

晨光文藝叢書

惶惑

第四世同堂
第一部

老舍創作



上册

四世同堂

——部 一 第——

感 惶

冊 上

老舍創作

序

假若諸事都能『照計而行』，則此書的組織將是：

1. 段——一百段。每段約有萬字，所以

2. 字——共百萬字。

3. 部——三部。第一部容納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

本來無須分部，因為故事是緊緊相連的一串，而不是可以分成三個獨立單位的『三部曲』。不過，爲了發表與出書的便利，就不能不在適當的地方畫上條紅線兒，以清眉目。因此，也就勉強的加上三個副標題，曰『懺惑』，『偷生』，與『飢荒』。將來，全部寫完，印成藍帶布套的綉像本的時候，這三個副標題，就會失蹤了的。

現在是隨寫隨出，寫到夠十五萬字左右，卽出一本，故三部各有兩本，全套共

六本。不過，到出第二本的時候，也許就把第一本也放在裏面，在『懺惡』之下，成爲四世同堂的第一部，而後，第二部，第三部，也許照方泡製，直到全套出來，再另行設計，看是用石印好還是刻木版好；此係後話。暫時且不必多去操心。

設計寫此書時，頗有雄心。可是執行起來，精神上，物質上，身體上，都有苦痛，我不敢保險能把他寫完。即使幸而能寫完，好不好還是另一問題。在這年月而要安心寫百萬字的長篇，簡直有點不知好歹。算了吧，不再說什麼了！

三十四年四月一日，在打擺子中。老舍北碚。

那老太爺什麼也不怕，只怕慶不了八十大壽。在他的壯年，他親眼看見八國聯軍怎樣攻進北京城。後來，他看見了清朝的皇帝怎樣退位，和接續不斷的內戰；一會兒九城的城門緊閉，槍聲與砲聲日夜不絕；一會兒城門開了，馬路上又飛馳着得勝的軍閥的高車大馬。戰爭沒有嚇倒他，和平也沒使他怎樣狂悖。逢節他要過節，過年他要祭祖，他只是個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過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趕上兵荒馬亂，他也自有辦法：最值得說的是他的家裏老存着全傢夠吃三個月的糧食與鹹菜。這樣，即使炮彈在空中飛，兵在街上亂跑，他會關上大門，再甲裝滿石頭的破缸頂上，便足以消災避難。

爲什麼那老太爺只預備三個月的糧食與鹹菜呢？這是因爲在他的心理上，他總以爲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麼災難，到三個月必定災消難滿，而後諸事大吉。北平的災難恰似一個人免不了有些頭疼腦熱，過幾天自然會好了。不言，你看吧，那老太爺會屈

指算計：直皖戰爭有幾個月？直奉戰爭又有好久？啊！聽我的，咱們北平的災難過不去三個月！

七七抗戰那一年，祁老太爺已經七十五歲。對家務，他早已不再操心。他現在的重要工作是澆澆院中的盆花，說說老年間的故事，給籠中的小黃鳥添食換水，和撫着重孫子孫女極慢極慢的去逛大街和護國寺。可是，廣德橋的砲聲一響，他老人家便沒法不稍微操點心了，誰教他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爺呢。

兒子已經是過了五十歲的人，而且他的身體又老那癩病病歪歪的，所以祁老太爺把長孫媳婦叫過來。老人家最喜歡長孫媳婦，因為第一，她已給祁家生了兒女；教他老人家有了重孫子孫女；第二，她既會持家，又懂得規矩，一點也不像二孫媳婦那樣把頭髮燙得爛雞窩似的，看着心裏就鬧得慌；第三，兒子不常往家裏，媳婦又多病，所以事實上是長孫與長孫媳婦當家，而長孫終日在外教書，晚上還要預備功課與改卷子，那麼一家十口的衣食茶水，與親友鄰居的慶弔交際，便差不多都由長孫媳婦一手操持了；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老人天公地道的得偏疼點她。還有，老人自幼長在北平，耳習目染的和旗籍人學了許多規矩禮

路；兒媳婦見了公公，當然要垂手而立。可是，兒媳婦既是五十多歲的人，身上又經常的屈着點病；老人若不教她垂手而立呢，便還壞了規矩；教她立規矩吧，又於心不忍。所以不如乾隆和長孫媳婦商議而設法中的大半。

四 世 同 堂 3

那老人的背雖然有些彎，可是全家最屬他的身量最高。童壯年時時候，他到處都叫作「那次個子」。高身量，長心，他本來當世有威嚴，可是他的眼睛太小，一笑便變成一條縫子，於是人們只看見他的高大個身量，而覺不得什麼特別可敬畏的地方來。到了老年，他倒變得好看了一些：黃暗的臉，雪白的鬚眉，眼角腮旁全堆出水窪含笑的笑窩；小眼深深的紋在笑紋與白眉中，看去總是笑吟吟的顯出和善；在他真發笑的時候，他的小眼放出一點點光，倒好像是有無限的智慧都一下子全放出來似的。

把長孫媳婦請來，老人用小語輕輕的挽着白鬚，半天沒有出聲。老人在幼年只讀過三本小書與六言雜字；少年與壯年也盡苦處，氣力置置了日子，成了家。他的兒子也只在私塾讀過三年書，就去學徒；直到了孫輩，才受了風氣的熏陶，而去入大學讀書。現在，他是老爺爺，可是他總覺得學問既不及兒子，又不及孫子；兒子到如今還罷，孫子才寫論，而且寫一紙被算命

先生推獎的好字——更不及孫子，而很怕他們看不起他。因此，他對晚輩說話的時候總是先撈一會兒，表示自己很會思想。對長孫媳婦，他本來無須這樣，因為她識字並不多，而且一天到晚嘴中不是叫孩子，便是談論油鹽醬醋。不過，日久天長，他已養成了這個習慣，也就只好教孫媳婦多站一會兒了。

四 長孫媳婦沒入過學校，所以沒有學名。出嫁以後，才由她的丈夫像贈送博士學位似的送給她一個名子——韻梅。韻梅兩個字彷彿不甚走運，始終沒能在鄰家通行得開。公婆和老太爺自然沒有喊她名子的習慣與必要，別人呢又覺得她只是個主婦，和「韻」與「梅」似乎都沒多少關係。況且，老太爺以為「韻梅」和「運煤」既然同音，也就應該同一個意思，「好嗎，她一天忙到晚，你們還忍心叫她去運煤嗎？」這樣一來，連她的丈夫也不好意思叫她了，于是她除了「大嫂」「媽媽」等應得的稱呼外，便成了「小順兒的媽」；小順兒是她的小男孩。

小順兒的媽長得不難看，中等身材，圓臉，兩隻又大又水靈的眼睛。她走路，說話，吃飯，作事，都是快的，可是快得並不發慌。她梳頭洗臉擦粉也全是快的，所以有時候碰巧了

把粉擦得很勻，她就好看一些；有時候沒有搽勻，她就不大順眼。當她沒有把粉擦好而被人家嘲笑的時候，她仍舊一點也不發急，而隨着人家笑自己。她是天生的好脾氣。

那老人把白鬚梳夠，又用手掌輕輕揉了兩把，才對小順兒的媽說：

「咱們的糧食還有多少啊？」

小順兒的媽的又大又水靈的眼很快的轉動了兩下，已經猜到老太爺的心意。很脆很快的，她回答：

「還夠吃三個月的呢！」

其實，家中的糧食並沒有那麼多。她不願因說了實話，而惹起老人的囉嗦。對老人和兒童，她很會運用善意的欺騙。

「鹹菜呢？」老人提出第二個重要事項來。

她回答的更快當：「也夠吃的！乾疙瘩，醃韭菜，老醃蘿蔔，全都有呢！」她知道，即使老人真的要親自點驗，她也能馬上去買些來。

「好！」老人滿意了。有了三個月的糧食與鹹菜，就是天塌下來，那家也會抵抗的。可

是老人並不想就這麼結束了關切，他必須給長孫媳婦說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日本鬼子又鬧事哪！哼！鬧去吧！庚子年，八國聯軍打進了北京城，連皇上都跑了，也沒把我的腦袋辦了去呀！八國都不行，單是幾個日本小鬼還能有什麼臨兒？咱們這是實地，多大的亂子也過不去三個月！咱們可也別太粗心大胆，起碼得有窩頭和鹹菜吃！」

老人說一句，小順兒的媽點一次頭，或說一聲「是」。老人的話，她已經聽過起碼有五十次，但是還當作新的聽。老人一見有人欣賞自己的話，不由的提高了一點嗓音，以便增高感動的力量：

「你公公，別看他五十多了，論摻持家務還差得多呢！你婆婆，簡直是個病包兒，你跟她商量點事兒，她光會哼哼！這一家，我告訴你，就仗着你跟我！咱們倆要是不摻心，一家子連褲子都穿不上！你信不信？」

小順兒的媽不好意思說「信」，也不好意思說「不信」，只好低着眼皮笑了一下。

「瑞宣還沒回來哪？」老人問。瑞宣是他的長孫。

「他今天有四五堂功課呢。」她回答。

「哼！開了炮，還不快快的回來！瑞豐和他的那個瘋娘們呢？」老人問的是二孫和二孫媳婦——那個把頭髮燙成鷄窩似的婦人。

「他們倆——」她不知道怎樣回答好。

「年輕輕的公母倆，老是蜜裏調油，一時一刻也離不開，真也不怕人家笑話！」

小順兒的媽笑了一下：「這早晚的年輕夫妻都是那個樣兒！」

「我就看不下去！」老人斬釘截鐵的說。「都是你鸞鸞寵得她！我沒看見過，一個年輕輕的婦道一天老長在北海，東安市場和——什麼電影園來着？」

「我也說不上來！」她真說不上來，因為她幾乎永遠沒有看電影去的機會。

「小三兒呢？」小三兒是瑞全，因為還沒有結婚，所以老人還叫他小三兒；事實上，他已快在大學畢業了。

「老三帶着妞子出去了。」妞子是小順兒的妹妹。

「他怎麼不上學呢？」

「老三剛才跟我講了好大半天，說咱們要再不打日本，連北平都保不住！」小順兒的媽

說得很快，可是也很清楚。「說的時候，他把臉都氣紅了，又是搓拳，又是磨掌的！我就直勸他。反正咱們姓祁的人沒得罪東洋人，他們一定不能欺侮到咱們頭上來！我是好意這麼跟他說，好教他消消氣；喲，哪知道他跟我瞪了眼，好像我和日本人串通一氣似的！我不敢再言語了，他氣呼呼的扯起裙子就出去了！您瞧，我招了誰啦？」

老人愣了一會兒，然後感慨着說：「我很不放心小三兒，怕他早晚要惹出禍來！」

正說到這裏，院裏小順兒帶嬌的喊着：

「爺爺！爺爺！你回來啦？給我買桃子來沒有？怎麼，沒有？連一個也沒有？爺爺你真沒出息！」

小順兒的媽在屋中答了言：「順兒！不准和爺爺善臉！再胡說，我就打你去！」

小順兒不再出聲，爺爺走了進來。小順兒的媽趕緊去倒茶。爺爺（祁天佑）是位五十多歲的黑鬍子小老頭兒。中等身材，相當的富泰，圓臉，重眉毛，大眼睛，頭髮和鬍子都很重，很黑，很配作個體面的鋪店的掌櫃的——事實上，他現在確是一家三間門面的布鋪掌櫃。他的脚步很重，每走一步，他的臉上的肉就顫動一下。作慣了生意，他的臉上永遠是一團和氣，

鼻子上幾乎老擰起一旋笑紋。今天，他的神氣可有些不對。他還要勉強的笑，可是眼睛裏並沒有笑時那點光，鼻子上的一旋笑紋也好像不能擰緊；笑的時候，他幾乎不敢大大方方的抬起頭來。

「怎樣？老大！」祁老太爺用手指輕輕的抓着白鬍子，就手兒看了看兒子的黑鬍子，心中不知怎的有點不安似的。

黑鬍子小老頭很不自然的坐下，好像白鬍子老頭給了他一些什麼精神上的壓迫。看了父親一眼，他低下頭去，低聲的說：

「時局不大好呢！」

「打得起來嗎？」小順兒的媽以長媳的資格大膽的問。

「人心很不安呢！」

祁老人慢慢的立起來：「小順兒的媽，把頂大門的破缸預備好！」

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護國寺附近的「小羊圈」，說不定，這個地方在當初或者真是個羊圈，因為牠不像一轉的北平前胡同那樣直直的或略微有一兩個灣兒，而是頗像一個葫蘆。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蘆的嘴和脖子，很細很長，而且很彎。葫蘆的嘴是那裏窄小，人們若不留心細找，或向鄰差打聽，便很容易忽略過去。過了葫蘆脖子，看見了牆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裏面走，像哥倫布看到海上有漂浮着的東西才敢更向前進那樣。走了幾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見了葫蘆的胸：一個東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長的圓圈，中間有兩棵大槐樹，四圍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個小巷——葫蘆的腰。穿過「腰」，又是一塊空地，比「胸」大着兩三倍，這便是葫蘆肚兒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這還待歷史家去考查一番，而後才能斷定。

祁家的房便是在葫蘆胸裏。街門朝西，斜對着一棵大槐樹。在當初，祁老人選購房子的

時候，房子的地位決定了他去取。他愛這個地方。胡同口是那麽狹窄不惹人注意，使他覺到安全；而胡廬胸裏有六七家人家，又使他覺到溫暖。門外呢，兩株大槐下可供孩子們玩耍，既無車馬，又有槐豆槐花與槐虫可以當作兒童的玩具。同時，地點雖是顯赫，東西通大街，背後是護國寺——每逢七八兩日有廟會——買東西不算不方便。所以，他決定買下那所房。

房子的本身可不很高明。第一，牠沒有格局。院子是東西長而南北短的一個長條，所以南北房不能相對；假若相對起來，院子便被擠成一條縫，而頗像輪船上房艙中間的走道了。南房兩間，因此，是緊靠着街門，而北房五間面對着南院牆。兩間東房是院子的東盡頭；東房北邊有塊小空地，是廁所。南院牆外是一家香燭店的曬佛香的場院，有幾株柳樹。幸而有這幾株樹，否則那家的南牆外便什麼也沒有，倒好像是火車站上的房子，出了門便是野地了。第二，房子蓋得不甚結實。除了北房的木料還說得過去，其餘的簡直沒有值得誇讚的地方。在那老人手裏，南房的山牆與東房的後牆便塌過兩次以上，而北牆的——都是碎磚頭砌的——癱倒是每年兩季所不能免的。院子是一塊土地，沒有甬路；每逢雨季，院中的存水就能有一尺多深，出入都須打赤腳。

祁老人可是十分喜愛這所房。主要的原因是，這是他自己置買的產業，不驗格局與建築怎樣不好，也值得自傲。其次，自從他有了這所房，他的人口便增無減，到今天已是四世同堂！這裏的風水一定是很好！在長孫瑞宣結婚的時候，全部房屋都徹底的翻蓋了一次。這次是祁天佑出的力——他想把父親置買的產業變成一處足以傳世的堡壘，好上足以對得起老人，下對得起兒孫。木料糟了的一概做換，碎磚都換上整磚，而且見木頭的地方全上了油漆。經這一修改，這所房子雖然在格局上仍然有欠體面，可是在實質上却成了小羊圈數一數二的好房子。祁老人看着新房，滿意的嘆了口氣。到他作過六十正壽，決定退休以後，他的勞作便都放在美化這所院子上。在甬牆根，他逐漸的給種上秋海棠，玉簪花，綉球，和虎耳草。院中間，他養着四大盆石榴，兩盆夾竹桃，和許多不須費力而能開花的小植物。在南房前面，他還種了兩株棗樹，一株結的是大白棗，一株結的是甜酸的「蓮蓬子兒」。

看着自己的房，自己的兒孫，和手植的花草，祁老人覺得自己的一世勞碌並沒有虛擲。北平城是不朽之城，他的房子也是永世不朽的房子。

現在，天佑老夫婦帶着小順兒住南屋。五間北房呢，中間作客廳；客廳裏東西各有一個

小門，通到瑞宣與瑞豐的臥室；櫥東頭的和盥西面的一間，都是開戶門，東頭是瑞全的，西頭是祁老太爺的，臥室。東屋作廚房，並堆存糧米，煤球，柴火；冬天，也收藏石榴樹和夾竹桃什麼的。當初，在他買過這所房子來的時候，他須把東屋和南屋都租出去，才能顯着院內不太空虛；今天，他自己的兒孫都快住不下了。屋子都住滿了自家的人，老者的心裏也就充滿了歡喜。他像一株老樹，在院裏生滿了枝條，每一條枝上的花，都是由他生出去的！

在胡同裏，他也感到得意。四五十年來，他老住在這裏，而鄰居們總是今天搬來，明天搬走，能一氣住到十年廿年的就少少的。他們生，他們死，他們興旺，他們衰落，只有祁老人獨自在這裏生了根。因家道興旺而離開這陋巷的，他不去巴結；因家道衰落而連這陋巷也住不下去的，他也無力去救濟；他只知道自己老在這裏不動，漸漸的變成全胡同的老太爺。新搬來的人家，必定先到他這裏來拜街坊；鄰居有婚喪事設宴，他必坐首席；他是這一帶的老人星，代表着人口昌旺，與家道興隆！

在得意裏，他可不敢妄想。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長條院子裏搭起喜棚，慶祝八十整壽。八十歲以後的事，他不願去想；假若老天教他活下去呢，很好；老天若收回他去呢，他閉眼

就走，教子孫們穿着白孝把他送出城門去！

在葫蘆胸裏，路西有一個門，已經堵死。路南有兩個門，都是清水脊門樓，房子相當的整齊。路北有兩個門，院子都不大，可都住着三四家人家。假若路南是貴人區，路北便是貧民區。路東有三個門，儘南頭的便是祁宅。與祁家一牆之隔的院子也是個長條兒，住着三家人。再過去，還有一家，裏外兩個院子，有廿多間房，住着至少有七八家子而且人品很不齊。這可以算作個大雜院。祁老太爺不大看得起這個院子，所以拿那院子的人並不當作街坊看待；爲掩飾真正的理由，他總說那個院子只有少一半在「胸」裏，而多一半在葫蘆腰裏，所以不能算作近鄰，倒好像「胸」與「腰」相隔有十幾里路似的。

把大雜院除外，祁老人對其餘的五個院子的看待也有等級。最被他重視的是由西數第一個——門牌一號——路南的門。這個門裏住着一家姓錢的，他們搬走過一次，可是不久又搬了回來，前後在這裏已住過十五六年。錢老夫婦和天佑同輩，他的兩個少爺都和瑞宣同過學。現在，大少爺已結了婚，二少爺也定了婚而還未娶。在一般人眼中，錢家的人都有點奇怪。他們對人，無論是誰，都極有禮貌，可是也都保持着個相當的距離，好像對誰都看得

起，又都看不起。他們一家人的服裝都永遠落後十年，或廿年；到如今，錢老先生到冬天還戴紅呢子大風帽。他家的婦女似乎永遠不出大門一步；遇必要的時候，她們必須在門口買點針線或青菜什麼的，也只把門開開一點縫子，彷彿怕走漏了門中什麼秘密似的。他們的男人雖然也和別家的一樣出來進去，可是他們的行動都像極留著神，好使別人莫測高深。錢老先生沒有作事，很少出門；只有在他臉上有點酒意的時候，才穿著古老的衣服在門口立一會兒，仰頭看著槐花，或向兒童們笑一笑。他們的家境如何？他們有什麼人生的樂趣？有什麼生活上的痛苦？都沒有人知道。他們的院子裏幾乎永遠沒有任何變動。遇上胡同裏有什麼娶親的，出殯的，或是來了跑旱船或耍猴子的，大家都出來看看熱鬧，只有錢家的門照舊關得嚴嚴的。他們不像是過日子，而倒像終年的懸位或遊離呢。

在全胡同裏，只有祁老人和瑞宣常到錢家來，知道一些錢家的「秘密」。其實，錢家並沒有什麼秘密。祁老人心中很明白這個，但是不願對別人說。這樣，他就彷彿有一種替錢家保守秘密的責任似的，而增高了自己的身分。

錢家的院子不大，而滿種著花。祁老人的花苗花種就有許多是由這裏得來的。錢老先生

的屋裏，除了鮮花，便是舊書與破字畫。他的每天的工作便是澆花，看書，畫畫，和吟詩。到特別高興的時候，他才喝兩盅自己泡的茵陳酒。錢先生是個詩人。他的詩不給別人看，而只供他自己吟味。他的生活是按照着他的理想安排的，並不管行得通行不通。他有時候挨餓，挨餓他也不出一聲。他的大少爺在中學教幾點鐘書，在趣味上也頗有父風。二少爺是這一家中最沒有詩意的，他開駛汽車。錢老先生不反對兒子去開汽車，而只不喜聞兒子身上的汽油味；因此，二少爺不大回家來，雖然並沒有因汽油味和父親犯了什麼意見。至於錢家的婦女，她們並不是因為男子專制而不出大門，而倒是爲了服裝太舊，自慚形穢。錢先生與兒子絕對不是百壓迫任何人的，可有他們的金錢能力與生活的趣味使他們毫不注意到服裝上來，於是家中的婦女也就只好深藏簡出的不去多暴露自己的缺陷。

在祁老人與錢先生的交往中，祁老人老來看錢先生，而錢先生絕對不到祁家去。假若祁老人帶來一瓶酒，遞給錢先生，錢先生必定馬上派兒子送來比一瓶酒貴着兩三倍的一些禮物；他永遠不自受人家的東西。他的手中永遠沒有寬裕過，因爲他永遠不算賬，不記賬。有錢他就花掉，沒錢他會拚着想講。他的大少爺也有這樣的脾氣。他甯可多在家中練習幾點鐘

的畫，而不肯去多教幾點鐘的書。增加一點收入。

論性格，論學識，論趣味，祁老人都沒有和錢先生成爲好友的可能。可是，他們居然成了好朋友。在祁老人呢，他第一需要個年老的朋友，好有個地方去播放他的陳穀子爛芝麻。第二，他佩服錢老人的學問和人品。在錢先生呢，他一輩子不肯去巴結任何人，但是有願與他來往的，他就不便拒絕。他非常的清高，可並沒有看不起人的惡習氣。假若有人願意來看他，他是個頂和藹可親的人。

雖然已有五十七八歲，錢默吟先生的頭髮還沒有多少白的。矮個子，相當的胖，一嘴油光水滑的烏牙，他長得那麼厚厚敦敦的可愛。圓臉，大眼睛，常好把眼閉上想事兒。他的語聲永遠很低，可是語氣老是那麼謙恭和氣，教人覺得舒服。他和祁老人談話，談字畫，祁老人不懂。祁老人對他講重孫子怎麼又出了麻疹，二孫媳怎麼又改潑了飛機頭，錢先生不感興趣。但是，兩個人好像有一種默契：你說，我就聽着；我說，你就聽着。錢默吟教祁老人看畫，祁老人便點頭誇好。祁老人報告家中的瑣事，默吟先生便隨時的答以「怎麼好？」「真的嗎？」「對呀！」等等簡單的句子。若實在無詞以答，他也會閉上眼，連連的點頭。到最

後，兩個人的談話必然的移轉到莖花草上來，而二人都可以滔滔不絕的說下去，也都感到難得的愉快。雖然祁老人對石榴樹的趣味是在多結幾個大石榴，而錢先生是在看花的紅豔與石榴的美麗，可是培植的方法到底是有相互磋磨的必要的。

暢談了花草以後，錢先生往往留祁老人吃頓簡單的飯，而錢家的婦女也就可以借着機會來和老人談談家長里短——這時節，連錢先生也不能不承認在生活中除了作詩作畫，也還有油鹽醬醋這些問題的。

瑞宣有時候陪着祖父來上錢家串門兒，有時候也獨自來。當他獨自來的時候，十之八九是和太太或別人鬧了脾氣。他是個能用理智控制自己的人，所以雖然偶爾的動了怒，他也不願大喊大叫的胡鬧。他會一聲不響的溜到錢家去，和錢家父子談一談與家事國事距離很遠的事情，便把胸中的惡氣散盡。

在錢家而外，祁老人也喜歡錢家對門，門牌二號的李家。在全胡同裏，只有李家的老人與祁老太爺同輩，而且身量只比祁老人矮着不到一寸——這並不是李四爺的身子比祁老人的短這麼些，而是他的背更彎了一點。他的職業的標誌是在他的脖子上，一個很大的肉包。在

二三十年前，北平有不少這種脖子上有肉包的人。他們自成一行，專給人們搬家。人家要有貴重的東西，像大磁瓶，座鐘，和楠木或花梨的木器，他們便把牠們捆紮好，用一塊窄木板墊在脖子上，而把牠們扛了走。他們走得很穩，脖子上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負重而保險不損失東西。人們管這一行的人叫作「窩膝兒的」。自從有板子車以後，這行的人就漸漸的把「窩」變成了「拉」，而年輕的雖然還吃這一行的飯，脖子上可沒有那個肉包了。李四爺在年輕的時候一定是很體面，儘管他脖子有肉包，而背也被壓得老早就有點彎。現在，他的年紀已與祁老人不相上下，可是長臉上還沒有多少皺紋，眼睛還不花；一笑的時候，他的眼與牙都放出光來，使人還能看出一點他年輕時的漂亮。

二號的院子裏住着三家人，房子可是李四爺的。祁老人的喜歡李四爺倒不是因為李四爺不是個無產無業的游民，而是因為李四爺的爲人好。在他的職業上，他永遠極盡心，而且錢特別克己；有時候他給窮鄰居搬家，便只要個飯錢，而不提工資。在職業以外，特別是在有了災難的時節，他永遠自動的給大家服務。例如：地方上有了兵變或兵災，他總是冒險的頂着鎗子兒去到大街上探聽消息，而後回來報告給大家應當怎樣準備。城門要關閉了，他便

在大槐樹下喊兩聲：「要關城了！趕緊預備點糧食呀！」及至災難過去，城門又開了，他便又去喊：「太平沒事啦，放心吧！」那老人雖然以這一帶的老人星自居，可是從給大家服務上來說，他自愧不如李四爺。所以，從年紀上和從品德上說，他沒法不尊敬李四爺，雖然李家的少爺也是「高腔兒的」，雖然李家院子是個又髒又亂的小雜院。兩個老人若在大槐樹下相遇而立定了，兩家的晚輩便必定趕快的拿田登子來，因為他們曉得兩個老人的談話多數是由五六十十年前說起，而至少須花費一兩鐘頭的。

李四爺的緊鄰四號，和那老人的緊鄰六號都是小雜院。四號住着剃頭匠孫七夫婦；馬老寡婦與她的外孫子，外孫以沿街去叫：「轉盤的話匣子」爲業，和拉洋車的小崔——除了拉車，還常打他的老婆。六號雖也是雜院，而人們的職業較比四號的略高一級：北房裏住着丁約翰，信基督教，在東交民巷的「英國府」作擺台的。北耳房住着剃頭匠劉師傅夫婦，劉師傅在給人家搭棚而外，還會練拳和耍「獅子」。東屋住着小文夫婦，都會唱戲，表面上是玩票，而暗中拿「黑杆」。

對四號與六號的人們：那老人永遠保持着不即不離的能度，有事就量力相助，無事便各

不相擾。李四爺可就不然了，他對誰都願意幫忙，不但四號與六號的人們都是他的朋友，就連七號——病 祁老人所不喜厭的大雜院——也常常的受到他的幫助。不過，連這樣，李四爺還時常遭受李四媽的指痛與責罵。李四媽，滿頭白髮，一對大近視眼，幾乎沒有一天不罵那個「老東西」的。她的責罵，多數是她以為李四爺對朋友們還沒有盡心盡力的幫忙，而這種責罵也便成爲李四爺的見義勇爲的一種督促。全胡同裏的孩子，不管長得多麼醜，身上有多麼髒臭，都是李四媽的「寶貝兒」。對於成年人，李四媽雖然不好意思叫出來，而心中以為他們和她們都應該是她的「大寶貝兒」。她的眼看不清楚醜醜醜，她的心也不辨貧富老幼，她以為一切的人都可憐可愛，都需要他們老夫婦的幫忙。因此，胡同裏的人有時候對祁老人不能不敬而遠之，而對李老夫婦便永遠熱誠的愛戴；他們有什麼委屈都去向李四媽陳訴，李四媽便馬上督促李四爺去幫忙，而且李四媽的同情的眼淚是既真誠而又豐富的。

夾在錢家與祁家中間的三號是祁老人的眼中釘。在祁家的房還沒有翻修以前，三號是小羊圈裏最體面的房。就是在祁家院子重修以後，論格局也還不及三號的款式像樣。第一，三號門外，在老槐下面有一堵影壁，粉刷得黑是黑，白是白，中間油好了三尺見方的大紅

隔字。祁家門外，就沒有影壁，全胡同裏的人家都沒有影壁！第二，論門樓，三號的是清水脊，而祁家的是花牆子。第三，三號是整整齊齊的四合房，院子裏方磚墁地。第四，三號每到夏天，院中必由六號的劉師傅給搭起新蓆子的涼棚，而祁家的陰涼兒只仗着兩株樹影兒不大的棗樹供給。祁老人沒法不忌妒！

論生活方式，祁老人更感到精神上的壓迫與反感。三號的主人，冠曉荷，有兩位太太，而二太太是唱奉天大鼓的，曾經紅過一時的，尤桐芳。冠先生已經五十多歲，和祁天佑的年紀仿上仿下，可是看起來還像三十多歲的人，而且比三十多歲的人還漂亮。冠先生每天必定刮臉，十天準理一次髮，白頭髮有一根拔一根。他的衣服，無論是中服還是西裝，都盡可能的用最好的料子；即使料子不頂好，也要做得最時樣最合適。小個子，小長臉，小手小腳，混身上下無一處不小，而都長得勻稱。勻稱的五官四肢。加上美妙的身段，和最款式的服裝，他頗像一個華麗光滑的玻璃珠兒。他的人雖小，而氣派很大，平日交結的都是名士與貴人。家裏用着一個廚子，一個頂懂得規矩的男僕，和一個老穿緞子鞋的小老媽。一來客，他總是派人到便宜坊去叫掛爐饅頭，到老寶豐去叫遠年竹葉青。打牌，講究起碼四十八圈，而

且飯前飯後要唱鼓書與二簧。對有點身分的街坊四鄰，他相當的客氣，可是除了照例的婚喪禮弔而外，並沒有密切的交往。至於對李四爺，劉師傅，劉頭的孫七，和小崔什麼的，他便只看到他們的職業，而絕不拿他們當作人看。「老劉，明天來拆天棚啊！」「四爺，下午天到東城給我取件東西來，別誤了！」「小崔，你要是跑得這麼慢，我就不坐你的車了！聽見沒有？」對他們，他永遠是這樣下簡短而有權威的命令。

冠太太是個大個子，已經快五十歲了還專愛穿大紅衣服，所以外號叫作大赤包兒。赤包兒是一種小瓜，紅了以後，北平的兒童拿着牠玩。這個外號起得相當的恰當，因為赤包兒經兒童揉弄以後，皮兒便皺起來，露出裏面的黑種子。冠太太的臉上也有不少皺紋，而且鼻子上有許多雀斑，儘管她還擦粉抹紅，也掩飾不了臉上的褶子與黑點。她比她丈夫的氣派更大，一舉一動都頗像西太后。她比冠先生更喜歡，也更會，交際；詔一氣打兩整天整夜的麻雀牌，而還保持着西太后的氣度與尊做。

冠太太只給冠先生生了兩個小姐，所以冠先生又娶了尤桐芳，爲是希望生個胖兒子。尤桐芳至今還沒有生兒子，可是和大太太吵起嘴來，她的聲勢倒彷彿有十個兒子作後援似的。

她長得不美，可是眉眼很媚；她的眉眼一天到晚在臉上亂跑。兩位小姐，高第與招弟，本質都不壞，可是在兩位母親的教導下，既會修飾，又會滿臉上跑眉毛。

祁老人既忌妬三號的房子，又看不上三號所有的男女。特別使他痛快的是二孫媳婦的服裝打扮老和冠家的婦女比賽，而小三兒瑞全又和招弟小姐時常有些來往。因此，當他發脾氣的時候，他總是手指西南，對兒孫說：「別跟他們學！那學不出好來！」這也就暗示出：假若小三兒再和招弟姑娘來往，他會把他趕出門去的。

那老人用破缸裝滿石頭，頂住了街門。

李四爺在大槐樹下的警告：「老街舊鄰，都快預備點糧食啊，城門關上了！」更使那老人覺得自己是諸葛亮。他不便隔着街門告訴李四爺；「我已都預備好了！」可是心中十分滿意自己的未雨綢繆，料事如神。

在得意之間，他下了過於樂觀的判斷：不出三天，事情便會平定。

兒子天佑是個負責任的人，越是城門緊閉，他越鑽在鋪子裏。

兒媳婦病病歪歪的，聽說日本鬼子鬧事，長嘔了一口氣，心中很怕萬一自己在這兩天病死，而棺材出不了城！一急，她的病又重了一些。

瑞宣把眉毛皺得很緊，而一聲不出；他是當家人，不能在有了危險的時候，長吁短嘆的。瑞豐和他的摩登太太一向不注意國事，也不關心家事；大門既被祖父封鎖，只好在屋裏

玩撲克牌解悶。老太爺在院中曬太陽，他倆相視，縮肩，吐一吐舌頭。

小順兒的媽雖然只有二十八歲，可是已經飽經患難。她同情老太爺的關切與顧慮；同時，她可也不怕不慌。她的心好像比她的身體老的多，她看得很清楚：患難是最實際的，無可倖免的；但是，一個人想活下去，就不能不去設法在患難中找縫子，逃了出去——盡人事，聽天命。總之生在這個年月，一個人須時時勇敢的去面對那危險的，而小心隄防那「最危險的事」。你須把細心放在大膽裏，去且戰且走。你須把受委屈當作生活，而從委屈中咂摸出一點甜味來，好使你還肯活下去。

她一答一和的跟老人說着話兒，從眼眶裏追憶過去的苦難，而希望這次的危險是會極快便過去的。聽到老人的判斷——不出三天，事情便會平定——她笑了一下：「那趕情好！」而後又發了點議論：「我就不明白日本鬼子要幹什麼！咱們管保誰也沒得罪過他們，大家夥平平安安的過日子，不比拿刀動杖的強？我猜呀，日本鬼子準是天生來的好找掙扭，您說是不是？」

老人想了一會兒才說：「自從我小時候，咱們就受小日本的欺侮，我簡直想不出道理來

！得啦，就盼着這一回別把事情鬧大了！日本人愛小便宜，說不定這回是看上了蘆溝橋。」

「幹嗎單看上了蘆溝橋呢？」小順兒的媽納悶。「一處大橋既吃不得，又不能搬走！」

「橋上有獅子呀！這件事要攔着我辦，我就把那些獅子送給他們，反正擺在那裏也沒什麼用！」

「哼！我就不明白他們要那些獅子幹嗎？」她仍是納悶。

「要不怎麼是小日本兒呢！看什麼都愛！」老人很得意自己能這麼明白日本人的心理。

「庚子年的時候，日本兵進城，挨着家兒搜東西，先是要首飾，要錢；後來，連銅鈕扣都拿走！」

「大概拿銅當作了金子，不開眼的東西！」小順兒的媽掛了點氣說。她自己是一棵草也不肯白白拿過來的人。

「大嫂！」瑞全好像自天而降的叫了聲。

「啲！」大嫂吓了一跳。「三爺呀！幹嗎？」

「你把嘴閉上一會兒行不行？你說得我心裏直鬧得慌！」

在全家裏，沒有人敢頂撞老太爺，除了瑞全和小順兒。現在他攔阻大嫂說話，當然也含着反抗老太爺的意思。

老太爺馬上聽出來那弦外之音。「怎麼？你不願意聽我們說話，把耳朵堵上就是了！」

「我是不愛聽！」瑞全的樣子很像祖父，又瘦又長，可是在思想上，他與祖父相隔了有幾百年。他的眼也很小，但很有神，眼珠像兩顆發光的黑豆子。在學校裏，他是籃球選手。打球的時候，他的兩顆黑豆子隨着球亂轉，到把球接到手裏，他的嘴便使勁一閉，像用力嚥一口東西似的。他的眼和嘴的表情，顯露出來他的性格——性子急，而且有決斷。現在，他的眼珠由祖父轉到大嫂，又由大嫂轉到祖父，倒好像在球場上監視對方的球手呢。「日本人要蘆溝橋的獅子？笑話！他們要北平，要天津，要華北，要整個的中國！」

「得了，得了！老三！少說一句。」大嫂怕老三把祖父惹惱。

其實，那老人對孫子永遠不動真氣——若是和重孫子在一處，則是重孫子動氣，而太爺爺陪笑了。

「大嫂，你老是這樣！不管誰是誰非，不管事情有多麼嚴重，你老是勸人少說一句！」

三爺雖然並不十分討厭大嫂，可是心中的確反對大嫂這種敷衍了事的辦法。現在，氣雖然是對大嫂發的，而他所厭惡的却是一般的——他不喜歡任何不論是非、而只求敷衍的人。

「不這樣，可教我怎樣呢？」小順兒的媽並不願意和老三拌嘴，而是為她多諛幾句，好使老太爺不直接的和老三開火。「你們餓了找我要吃，冷了向我要衣服，我還能管天下大事嗎？」

這，把老三問住了。像沒能把球投進籃去而抓抓頭那樣，他用瘦長而有力的手指抓了兩下頭。

祖父笑了，眼中發出點老而淘氣的光兒。「小三兒！在你嫂子面前。你買不出便宜去！沒有我和她，你們連飯都吃不上，還說什麼國家大事！」

「日本鬼子要是打破了北平，誰都不用吃飯！」瑞全咬了咬牙。他真恨日本鬼子。

「那！庚子年，八國聯軍……」老人想把拿手的故事再重述一遍。可是一抬頭，瑞全已經不見了。「這小子！說不過我就溜開！這小子！」

門外有人拍門。

「瑞宣，開門去！」祁老人叫。「多半是你爸爸回來了。」

瑞宣又請上弟弟瑞全，才把裝滿石頭的破缸挪開。門外，立着的不是他們的父親，而是錢默吟先生。他們弟兄倆全愣住了。錢先生來訪是件極稀奇的事。瑞宣馬上看到時局的緊急，心中越發不安。瑞全也看到危險，可是只感到興奮，而毫無不安與恐懼。

錢先生穿着件很肥大的舊藍布衫，袖口與領邊已全磨破。他還是很和藹，很鎮定，可是他自己知道今天破例到友人家來便是不鎮定的表示。含着笑，他低聲的問：「老人們，都在家吧？」

「請吧！錢伯父！」瑞宣閃開了路。

錢先生彷彿遲疑了一下，才往裏走。

瑞全先跑進去，告訴祖父：「錢先生來了。」

祁老人聽見了，全家也都聽到，大家全爲之一驚。祁老人迎了出來。又驚又喜，他幾乎說不上話來。

錢默吟很自然，微抱歉意的說着：「第一次來看你老人家，第一次！我太懶了，簡直不

顯出街門。」

到北屋客廳坐下，錢先生先對瑞宣聲明：「千萬別張羅茶水！」客氣，我下次就更不敢來了！」這也暗示出，他願意開門見山的把來意說明，而且不希望逐一的見祁家全家的老幼。

祁老人先提出實際的問題：「這兩天我很惦記着你！咱們是老鄰居，老朋友了，不准說客氣話，你有糧食沒有？沒有，告訴我一聲！糧食可不比別的東西，一天，一頓，也缺不得！」

默吟先生沒說有糧，也沒說沒糧，而只含混的一笑，倒好像即使已經絕糧，他也不屑於多去注意。

「我——」默吟先生笑着，閉了閉眼。「我請教瑞宣世兄，」他的眼也看了瑞宣一下，「時局要演變到什麼樣子呢？你看，我是不大問國事的人，可是我能自由的生活着，全是國家所賜。我這幾天什麼也幹不下去！我不怕窮，不怕苦，我只怕丟了咱們的北平城！一朵花，長在樹上，才有牠的美麗；拿到人的手裏就算完了。北平城也是這樣，牠頂美，可是

若被敵人佔據了，他便是被折下來的花了；是不是？」

見他們沒有回答。他又補上了兩句：「假若北平是樹，我便是花，儘管是一朵開花。貴平若不幸丟失了，我想我就不必再活下去！」

祁老人頗想說出他對北平的信仰，而勸告錢先生不必過於憂慮。可是，他不能完全了解錢先生的話；錢先生的話好像是當票子上的字，雖然也是字，而另有個寫法——你要是隨便的亂猜，贖錯了東西才麻煩呢！於是，他的嘴唇動了動，而沒說出話來。

瑞宣，這兩天心中極不安，本想說些悲觀的話，可是有老太爺在一旁，他不便隨便開口。瑞全沒有什麼顧忌。他早就想談話，而找不到合適的人。大哥的學問見識都不壞，可是大哥是那麼能故意的緘默，非用許多方法不能招出他的話來。二哥，嗚，跟二哥二嫂只能談談電影與玩樂。和二哥夫婦談話，還不如和祖父或大嫂談談油鹽醬醋呢——雖然無趣，可是至少也還和生活有關。現在，他抓住了錢先生。他知道錢先生是個有些思想的人——儘管他的思想不對他的路子。他立起來挺了挺腰，說：

「我看哪，不是戰，就是降！」

「至於那麼嚴重？」錢先生的笑紋僅在了臉上，右腮上有一小塊肉直抽動。

「有田中奏摺在那裏，日本軍閥不能不侵略中國；有九一八的便宜事在那裏，他們不能不馬上侵略中國。他們的侵略是沒有止境的，他們征服了全世界，大概還要征服火星！」

「火星？」祖父既不相信孫子的話，更不知道火星在哪條大街上。

瑞全沒有理會祖父的質問，理直氣壯的說下去：「日本的宗教，教育，氣量，地勢，軍備，工業，與海盜文化的基礎，軍閥們的野心，全都朝着侵略的這一條路子走。走私鬧事，騎着人家脖子拉屎，都是侵略者的必有的手段！蘆溝橋的炮火也是侵略的手段之一，這回能敷衍過去，過去不了十天半月準保又在別處——也許就是西苑或護國寺——鬧個更大的事。日本現在是騎在虎背上，非亂撞不可！」

瑞宣臉上笑着，眼中可已經微微的濕了。

祁老人聽到「護國寺」，心中顫了一下：護國寺離小羊圈太近了！

「三爺，」錢先生低聲的叫。「咱們自己怎麼辦呢？」

瑞全，因為氣憤，話雖然說的不很多，可是有點聲嘶力竭的樣子。心中也彷彿很亂，沒

法再說下去。在理智上，他知道中國不是日本的敵手，假若真打起來，我們必定吃很大的虧。但是，從感情上，他又願意馬上抵抗，因為多就誤一天，日本人便多佔一天的便宜；等到敵人完全佈置好，我們想還手也來不及了！他願意抵抗。假若中日真的開了仗，他自己的生命是可以獻給國家的。……他身上出了汗，抓了抓頭，他坐下了，臉上起了好幾個紅斑點。

「瑞宣？」錢先生的眼神與語氣請求瑞宣發表意見。

瑞宣先笑了一下，而後聲音很低的說：「還是打好！」

錢先生閉上了眼，詳細咀嚼瑞宣的話的滋味。

瑞全跳了起來，把雙手放在瑞宣的雙肩上：「大哥；大哥；」他的臉完全紅了，又叫了兩聲大哥，而說不出話來。

這時候，小順兒跑了進來，「爸！門口，門口，」

祁老人正找不着說話的機會與對象，急快的抓到重孩子：「你看！你看！剛開開門。你就往外跑，真不聽話，告訴你，鬧日本鬼子哪！」

小順兒的鼻子躲起來，撇着小嘴：「什麼小日本兒，我不怕！中華民國萬歲！」他得意

的伸起小拳頭來。

「順兒！門口怎麼啦？」瑞宣問。

小順兒手指着外面，神色相當謙密的說：「那個人來了，說要看看你！」

「哪個人？」

「三號的那個人！」小順兒知道那個人是誰，可是因為聽慣了大家對那個人的批評，所以不願意說出姓名來，

「冠先生？」

小順兒對爸爸點了點頭。

「誰？嘔，他！」錢先生要往起立。

「錢先生！坐着你的！」祁老人說。

「不坐了！」錢先生立起來。

「你不願意跟他談話，走，上我屋裏去！」祁老人誠意的相留。

「不啦！改天談，我再來！不送！」錢先生已很快的走到屋門口。

祁老人扶着小順兒往外送客。他走到屋門口，錢先生已走到南屋外的棗樹下。瑞宣，瑞全追着送出去。

四
冠曉荷在街門坎裏立着呢。他穿着在卅年前最時行，後來曾經一度極不時行，到如今又二翻時行起來的團龍藍紗大衫，極合身，極大氣。下面，白地細藍道的府綢褲子，散着褲角；脚上是青絲襪，白千層底青緞子鞋；更顯得連他的影子都極漂亮可愛。見錢先生出來，他一手輕輕拉了藍紗大衫的底襟一下，一手伸出來，滿面春風的想和錢先生拉手。

世
錢先生既沒失手態度的自然，也沒找任何的掩飾，就那麼大大方方的走出去，使冠先生的手落了空。

同
冠先生也來得厲害，若無其事的把手順便送給了瑞宣，很親熱的握了一會兒。然後，他又和瑞全拉手，而且把左手放在上面，輕輕的按了按。顯出加勁兒的親熱。

堂
祁老人不喜歡冠先生，帶着小順兒到自己屋裏去。瑞宣和瑞全陪着客人在客廳裏談話。

冠先生只到祁家來過兩次。第一次是祁老太太病故，他過來上香奠酒，並沒坐多大一會兒就走了。第二次是請傅瑞宣要作市立第一中學的校長，他過來是爲賀喜，坐了相當長的時間。

開。後來，謠言並未變成事實，他就沒有再來過。

今天，他是來會錢先生，而順手看看祁家的人。

冠曉荷在軍閥混戰的時期，頗作過幾任地位雖不甚高，而油水很厚的官。他作過稅局局長，頭等縣的縣長，和省政府的小官兒。近幾年來，他的官運不甚好，所以他厭惡南京政府，而每日與失意的名士，官僚，軍閥，鬼混。他總以為他的朋友中必定有一兩個會重整旗鼓，再掌大權的，那麼，他自己也就還有一步好的官運——也就是財運。和這些朋友交往，他的模樣服裝都很夠格兒；同時，他的幾句二簧，與八圈麻將，也都不甚寒儉。近來，他更學着念佛，研究些符咒與法術；於是，在遺老們所常到的恆善社，和其他的宗教團體與慈善機關，他也就有資格參加進去。他並不怎麼信佛與神，而只拿佛法與神道當作一種交際的需要，正如同他須會唱會賭那樣。

只有一樣他來不及，他作不上詩文，畫不上梅花或山水來。他所結交的名士們，自然用不着說，是會這些把戲的了；就連在天津作寓公的，有錢而失去勢力的軍閥與官僚，也往往會那麼一招一招的。連大字不識的丁老師，還會用大麻刷子寫一丈大的一筆虎呢。就是完全

不會寫不會畫的闊人，也還愛說道這些玩意；這種玩意兒是「闢」的一種裝飾，正像闊太太必有鑽石與珍珠那樣。

他早知道錢默吟先生能詩善畫，而家境又不甚寬綽。他久想湊湊個束修，到錢家去燻一燻。他不希望自己真能作詩或作畫，而只求知道一點術語和詩人畫家的姓名，與派別，好不至於在名人們面前丟醜。

他設盡方法想認識錢先生，而錢先生始終像一棵樹——你招呼他，他不理你。他又不敢直入公堂的去拜訪錢先生，因為若一度碰了拒絕，就不好再碰面了。今天，他看見錢先生到郝家去，所以也趕過來。在郝家相識之後，他就會馬上直接送兩盆花草，或幾瓶好酒去，而得到燻一燻的機會。還有，在他請測，別看錢默吟很吝，說不定家中會收藏著幾件名貴的字畫。自然壞，倘若肯出錢買古玩的話，有的是現成的「疏瀹廠」。不過，他不想把錢花在這種東西上。那麼，倘若與錢先生交熟了以後，他想他必會有方法弄過一兩件寶物來，豈不怪便宜的麼？有一兩件寶物擺在屋裏，他豈不就在陳年竹葉青酒，與漂亮的姨太太而外，便又多一些可以炫耀的東西，而更提高些自己的身分麼？

沒想到，他會碰了錢先生一個軟釘子！他的心中極不高興。他承認錢默吟是個名士，可是比錢默吟的名氣大着很多的名士也沒有這麼大的架子呀！『給臉不要臉，好，咱們走着瞧吧！』他想報復：『哼！只要我一得手，姓錢的，準保有你個樂子！』在表面上，他可是照常的鎮定，臉上含着笑與祁家弟兄敷衍。

『這兩天時局很不大好呢！有什麼消息沒有？』

『沒什麼消息，』瑞宣也不喜歡冠先生，可是沒法不和他敷衍。『荷老看怎樣？』

『這個——』冠先生把眼皮垂着，嘴張着一點，作出很有見解的樣子。『這個——很難說；總是當弓的不會應付。若是應付得好，我想事情絕不會弄到這麼嚴重！』

瑞全的臉又紅起來，語氣很不客氣的問：『冠先生，你看應當怎樣應付呢？』

『我？』冠先生含笑的擰了一小會兒。『這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了；我現在差不多是專心研究佛法。告訴二位，佛法中的滋味實在是其妙無窮！知道一點佛說佛法，心裏就像喝一點美酒似的，老那麼常常忽忽的好受！前天，在孫清老家裏，（丁老師，李將軍，方錫老，都在那兒，）我們把西王母請下來了，還給她照了個像。玄妙，妙不可言！想想看，西

王母，照得清楚極了，嘴上有兩條長鬚，就和鮎魚鬚一樣，很長很長，由這兒——」他的手指了指嘴，「一直——」，他的嘴等着他的手向肩上繞，「伸到這兒，玄妙！」

「這也是佛法？」瑞全很不客氣的問。

「當然！當然！」冠先生板着臉，十分嚴肅的說。「佛法廣大無邊，變化萬端，牠詭顯示在兩條鮎魚鬚上！」

他正要往下說佛法，他的院裏一陣喧嘩。他立起來，聽了聽。「嘖，大概是二小姐回來了！昨天她上北海去玩，大概是街上一亂，北海關了前後門，把她關在裏面了。內人很不放心，我倒沒怎麼慌張，修佛的人就有這樣好處，心裏老是量量忽忽的，不着急，不發慌；佛會替咱們安排一切！好，我看看去！咱們改天再暢談。」說罷，他臉上鎮定，而脚步相當快的往外走。

那家弟兄往外相送。瑞宣看了三弟一眼，三弟的臉紅了一小陣兒。

已到門口，冠先生很懇切的，低聲的向瑞宣說：「不要發慌！就是日本人真進了城，咱們也有辦法！有什麼過不去的事，我來，咱們是老鄰居，應當互助！」

四

天極熱，而全國的人心都涼了，北平陷落！

李四跪立在楓樹下，聲音淒慘的對大家說：「預備下一塊白布吧！萬一非掛旗不可，到時候用胭脂塗個紅球就行！庚子年，我們可是掛過！」他的身體雖還很強壯，可是今天他感到疲乏。說完話，他蹲在了地上，呆呆的看着一條綠槐蟲兒。

李四媽在這兩天裏迷迷糊糊的似乎知道有點什麼危險，可是始終也沒細打聽。今天，他聽明了是日本兵進了城，她的大近視眼連連的眨巴，臉上白了一些。她不再罵她的老頭子，而走出來與他蹲在一處。

拉車的小崔，赤着背出來進去的亂幌。今天沒法出車，而家裏沒有一粒米。幌了幾次，他湊到李老夫婦的跟前：「四奶奶！您還得行行好哇！」

李四並沒有抬頭，還看着地上的綠虫兒。李四媽，不像平日那麼哇啦哇啦的，用低微的

聲音回答：「待一會兒，我給你送二斤雜合麵兒去——」

「那趕情好！我這兒謝謝四奶奶啦！」小崔的聲音也不很高。

「告訴你，好小子，別再跟家裏的吵！日本鬼子進了城！」李四媽說完，嘆了口氣。

剃頭匠孫七並不在剃頭棚子裏耍手藝，而是在附近一帶的鋪戶作包月活。從老手藝的水準說，他對打眼，掏耳，捶背，和刮臉，都很出色。對新興出來花樣，像推分頭，沒髮什麼的，他都不會，也不屑於去學——反正他作買賣家的活是用不着這一套新手藝的。今天，鋪子都沒開市，他在家中喝了兩盅悶酒，臉紅撲撲的走出來。借着點酒力，他想發發牢騷：

「四大爺！您是好意，告訴大夥兒掛白旗，誰愛掛誰掛，我孫七可就不認掛！我恨日本鬼子！我等着，他們敢進咱們的小羊圈，我教他們知道知道我孫七的厲害！」

要攔在平日，小崔一定會跟孫七因辯論而吵起來；他們倆一向在辯論天下大事的時候是死對頭。現在，李四爺使了個眼神，小崔一聲沒出的躲開。孫七見小崔走開，頓覺失望，可是還希望李老者跟他閒扯幾句，幸四爺一聲也沒出。孫七有點不得勁兒。待了好大半天，李四爺抬起頭來，帶着厭煩與近乎憤怒的神氣說：「孫七！回家睡覺去！」孫七，雖然有點酒

意，也不敢反抗李四爺，笑了一下，走回家去。

六號沒有人出來。小文夫婦照例現在該吊嗓子，可是沒敢出聲。劉師傅在屋裏用力的擦自己的一把單刀。

頭上已沒有了飛塵，城外已沒有了砲聲，一切靜寂。只有響晴的天上似乎有一點什麼波動，隨人的脈搏輕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國的晴寂！

瑞宣，胖胖的長得很像父親。不論他穿着什麼衣服，他的樣子老是那麼自然，大雅。這
個文文雅雅的態度，在祁家是獨一份兒。祁老太爺和天佑是安分守己的買賣人，他們的舉止
言談都毫無掩飾的露出他們的本色。瑞豐受過教育，而且有點不大看得起祖父與父親，所
以他拚命往文雅，時髦裏學。可是，因為學的過火，他老顯出點買辦氣或市儈氣；沒得到文
雅，反失去家傳的純樸。老三瑞全是個愣小子，毫不關心哪是文雅，哪是粗野。只有瑞宣，
不知從何處學來的，或者學也不見就學得到，老是那麼溫雅自然。同他的祖父，父親一樣，
他作事非常的認真。但是，在認真中，——這就與他的老人們不同了——他還很自然，不露
出劍拔弩張的樣子。他很儉省，不虛花一個銅板，但是他也很大方——在適當的地方，他不

打算盤。在他心境不好的時候，他像一片春陰，教誰也滿心不會有什麼狂風暴雨。在他快活的時候，他也只有微笑，好像是笑他自己爲什麼要快活的樣子。

他很用功，對中國與歐西的文藝都有相當的認識。可惜他沒機會，或財力，去到外國求深造。在學校教書，他是頂好的國學與教師。可不是頂可愛的，因爲他對學生的功課一點也不馬虎，對同事們的酬應也是適宜而止。他對任何人都保持着個相當的距離。他不故意的冷談誰，也不肯繞着灣子去巴結人。他是處本事的飯、無須故意買好。

在思想上，他與老三很接近，而且或者比老三更深刻一點。所以，在全家中，他只與老三說得來。可是，與老三不同，他不願時常發表他的意見。這並不是因爲他驕傲。不屑於對牛彈琴，而是他心中老有虧自愧。他知道的是甲，而只能作到乙，或者甚至於只到丙或丁。他似乎有點女性，在行動上他認求全盤的體諒。舉個例說：在他到了該結婚的年紀，他早已知道什麼戀愛神聖，結婚自由那一套。可是他受了父親給他定下的「幽梅」。他知道不該把一輩子耗在個他所不愛的女人身上，但是他又不忍背祖父，父母的淚與愁容。他們想，也許他的未婚妻想。想過以後，他明白了大家的難處，而想得到全盤的體諒。他只好堅

了她。他笑自己這樣的軟弱。同時，趕到他一看祖父與父母的臉上由憂愁改爲快活，他又感到一點驕傲——自我犧牲的驕傲。

當下過雪後，他一定去上北海，爬到小白塔上，去看西山的雪景。在那裏，他能一氣立一個鐘頭。那白而遠的山峯把他的思想引到極遠極遠的地方去。他願意擺脫開一切俗事，到深遠的山中去讀書，或是乘着火船，在海中週遊世界一遭。趕到不得已的由塔上下來，他的心便由高山與野海收回來，而想到他對家庭與學校的責任。他沒法卸去自己個人世間的責任而跑到理想的世界裏去。於是，他順手兒在路上給祖父與小順兒買些點心，像個賢孫慈父那樣婆婆媽媽的！好吧，既不能遠走高飛，便回家招老小一笑吧！他的無可如何的笑紋又擺在他凍紅了的臉上。

他幾乎沒有任何嗜好。黃酒，他能喝一斤。可是非到過年過節的時候。決不動酒。他不吸烟。茶和水並沒有什麼分別。他的娛樂只有幫着祖父種種花，和每星期到「平安」去看一次或兩次電影。他的看電影有個實際的目的：他的英文很不錯，可是說話不甚流利，所以他願和有聲片子去學習。每逢他到「平安」去，他總去的很早，好買到前排的座位——既省

錢，又得聽。坐在那裏，他連頭也不同一次，因為他知道二爺瑞豐夫婦若也在場，就必定坐頭等座兒；他不以坐前排爲恥，但是倒怕老二夫婦心裏不舒服。

北平陷落了，瑞官像個熱鍋上的螞蟻，出來進去，不知道要作什麼好。他失去了平日的沉靜，也不想去掩飾。出了屋門，他仰頭看看天，天是那麽晴朗美麗，他知道自己還是在北平的青天底下。一低頭，彷彿是被強烈的陽光閃的，眼前黑了一小會兒——天還是那麽晴朗，而北平已不是中國人的了！他趕緊走回屋裏去。到屋裏，他從平日積蓄下來的知識中，去推斷中日的戰事與世界的關係。忽然聽到太太或小順兒的聲音，他吓了一跳似的，從世界大勢的陰雲中跳回來：他知道中日的戰爭必定會使世界的地理與歷史改觀，可是擺在他面前的却是這一家老少的安全與吃穿。祖父已經七十多歲，不能再去出力掙錢。父親掙錢有限，而且也是五十好幾的人。母親有病，禁不起驚慌。二爺的收入將將夠他們夫婦倆花的，而老三還正在讀書的時候。天下太平，他們都可以不愁吃穿，過一份無災無難的日子。今天，北平亡了，該怎麼辦？平日，他已是當家的；今天，他的責任與困難更要增加許多倍！在一方面，他是個公民，而且是個有些知識與能力的公民，理當去給國家作點什麼，在這國家有了極

大危難的時候。在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着他，現在便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嗎？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須在敵人腳底下作亡國奴，他不能受！不能受！出來進去，出來進去，他想不出好主意。他的知識告訴他那最高的責任，他的體諒又逼着他去顧慮那最迫切的問題。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許多許多的民族英雄，同時他想起杜甫在離亡中的詩歌。

老二還在屋中接收廣播——日本人的廣播。

老三在院中把腳跳起多高：「老二，你要不把牠關上，我就用石頭砸碎了牠！」

小順兒吓楞了，忙跑到祖母屋裏去。祖母微弱的聲音叫着「老三！老三！」

瑞宣一聲沒出的把老三拉到自己的屋中來。

哥兒倆對楞了好大半天，都想說話，而不知從何處說起。老三先打破了沉寂，叫了聲：「大哥！」瑞宣沒有答應出來，好像有個棗核堵住了他的嗓子。老三把想起來的話又忘了。

屋裏，院中，到處，都沒有聲響。天是那麼晴，陽光是那麼亮，可是整個的大城像噴光下的古墓！忽然的，遠處有些聲音，像從山上往下滾輪石頭。

「老三，聽！」瑞宣以爲是重轟炸機的聲音。

「敵人的坦克車，在街上示威！」老三的嘴角上有點爲阻攔嘴唇顫動的慘笑。

老大又聽了聽。「對！坦克車！輛數很多！哼！」他咬住了嘴唇。

坦克車的聲音更大了，空中與地上都在顫抖。最愛和平的中國的最愛和平的北平，帶着牠的由歷代的智慧與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宮殿，壇社，寺宇，宅園，樓閣與九條彩龍的影壁，帶着牠的合抱的古松，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橋梁，與四季的花草，帶着牠的最輕脆的語言，溫美的禮貌，誠實的交易，徐緩的脚步，與唱給宮庭聽的歌劇……不爲什麼，不爲什麼，突然的被飛機與坦克強姦着牠的天空與柏油路！

「大哥！」老三又叫了聲。

街上的坦克，像幾座鐵櫃崩炸了似的發狂的響着，瑞宣的耳與心彷彿全聾了。

「大哥！」

「啊？」瑞宣的頭偏起一些，用耳朵來找老三的聲音。「噓！說吧！」

「我得走！大哥！不能在這裏作亡國奴！」

「啊？」瑞宣心的還跟着坦克的聲音往前走。

「我得走！」瑞全重了一句。

「走？上哪兒？」

坦克的聲音稍微小了一點。

「上哪兒都好，就是不能在太陽旗下活着！」

「對！」瑞宣點了點頭，胖臉上起了一層小白疙瘩。「不過，也別太忙吧？誰知道事情準變成什麼樣子呢。萬一過幾天「和平」解決了，豈不是多此一舉？你還差一年才能畢業！」

「你想。日本人能叨住北平，再撒了嘴？」

「除非把華北的利益全給了他！」

「沒了華北，還有北平？」

瑞宣楞了一會兒，才說：「我是說，咱們允許他用經濟侵略，他也許收兵。武力侵略沒有經濟侵略那麼合算。」

坦克車的聲音已變成像遠處的輕雷。

瑞宣聽了聽，接着說：「我不攔你走，只是請你再稍等一等！」

「要等到走不了的時候，可怎麼辦？」

瑞宣嘆了口氣。「哼！你……我永遠走不了！」

「大哥，咱們一同走！」

瑞宣的淺而慘的笑又顯露在抑鬱的臉上：「我怎麼走？難道叫這一家老小都……」

「太可惜了！你看，大哥，數一數，咱們國內像你這樣受過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

「我沒辦法！」老大又嘆了口氣，「只好你去盡忠，我來盡孝了！」

這時候，李四爺已立起來，輕輕的和白巡長談話。白巡長已有四十多歲，臉上剃得光光的，看起來還很精神。他很會說話，遇到住戶們打架拌嘴，他能一面挖苦，一面憐憫，而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因此，小羊圈一帶的人們都怕他的利口，而敬重他的好心。

今天，白巡長可不十分精神。他深知自己的責任是怎樣的重大——沒有巡警就沒有治安可言。雖然他只是小羊圈這一帶的巡長，可是他總覺得整個的北平也多少是他的。他愛北

平，更自傲能作北平城內的管官。可是，今天北平被日本人佔據了；從此他就得給日本人維持治安了！論理說，北平既歸了外國人，就根本沒有什麼治安可講。但是，他還穿着那身制服，還是巡長！他不大明白自己是幹什麼呢！

「你看怎樣呀？巡長！」李四爺問：「他們能不能亂殺人呢？」

「我簡直不敢說什麼，四大爺！」白巡長的語聲很低。「我彷彿是教人家給扣在大鉗裏啦，看不見天地！」

「咱們的那麼多的兵呢？都哪兒去啦？」

「都打仗來着！打不過人家呀！這年月，打仗不能專憑胆子大，身子棒啦！人家的槍砲厲害，有飛機坦克！咱們……」

「那麼，北平城是丟鐵了？」

「大隊坦克車剛過去，你難道沒聽見？」

「鐵啦？」

「鐵啦！」

「怎麼辦呢？」李四爺叫聲放得極低：「告訴你，巡長，我恨日本鬼子！」

巡長向四外打了一眼：「誰不恨他們！得了，說點正經的：日大爺，你待會兒到祁家，錢家去告訴一聲，教他們把書什麼的燒一燒。日本人恨念書的人！家裏要是存着三民主義或是洋文書，就更了不得！我想這條胡同裏也就是他們兩家有書，你去一起吧！我不好去——」巡長看了看自己的制服。

李四爺點頭答應。白巡長無精打彩的向葫蘆腰裏走去。

四爺到錢家拍門，沒人答應。他知道錢先生有訂古怪脾氣，又加上在這兵慌馬亂的時候不便惹人注意，所以等了一會兒就上祁家來。

祁老人的誠意歡迎，使李四爺心中痛快了一點。爲怕因祁老人提起陳毅子爛之蕪而忘了正事，他隔門見山的說明了來意。祁老人對書籍沒有什麼好感，不過書籍都是錢買來的，燒了未免可惜。他打算教孫子們挑選一下，把該燒的賣給「打鼓兒的」好了。

「那不行！」李四爺對老鄰居的安全是誠心關切着的。「這兩天不會有打鼓兒的；就是育，他們也不敢買書！」說完，他把剛才沒能叫開錢家的門的事也告訴了祁老者。

祁老者在院中叫瑞全：「瑞全，好孩子，把洋書什麼的都燒了吧！都是好貴買來的，可是咱們能留着牠們惹禍嗎？」

老三對老大說：「看！焚書坑儒！你怎樣？」

「老三你說對了！你是得走！我既走不開，就認了命！你走！我在這兒焚書，掛白旗，當亡國奴！」老大無論如何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落了淚。

「聽見沒有啊，小三兒？」祁老者又問了聲。

「聽見了！馬上就動手！」瑞全不耐煩的回答了祖父，而後小聲的向瑞宣：「大哥！你要是這樣，教我怎好走開呢？」

瑞宣用手背把淚抹去。「你走你的，老三！要記住，永遠記住，你家的老大並不是個沒出息的人……」他的嗓子裏哼了聲下，不能說下去。

五

瑞全把選擇和焚燒書籍的事交給了大哥。他很喜欢愛書，但是現在他覺得自己與書的關係已不十分親密了。他應該放下書而去拿起槍刀。他愛書，愛家庭，愛學校，愛北平，可是這些已不再在他心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青年的熱血使他的想像飛馳。他這兩天，連作夢都夢到逃亡。他還沒有能決定怎樣走，和向哪裏走，可是他的心似乎已從身中飛出去；站在屋裏或院中，他看見了高山大川，鮮明的軍旗，漆壯的景色，血血紅的天地。他要到那有鮮血與砲火的地方去跳躍，爭鬥。在那裏，他應該把太陽旗一脚踢開，而把青天白日旗插上，迎着風飄蕩！

被壓迫百多年的中國產生了這批青年，他們要從家庭與社會的壓迫中衝出來，成個自由的人。他們也要打破民族國家的銹鍊，成個能活著腳在世界上站著的公民。他們沒法有滋味的活下去，除非他們能創造出新的中國史。他覺得心聲就是反抗。瑞全便是其中的一個。他把中國幾千年來視為神聖的家庭，只當作一種生活的關係。到國家有呼救的時候，務有任何

障礙能攔阻得住他應聲而至；像個羽毛已成的小鳥，他會毫無懸慮的離巢飛去。

那老人聽李四爺說叫不開錢家的門，很不放心。他知道錢家有許多書。他極愛瑞言去發告錢先生，可是瑞全自告奮勇的去了。

已是掌燈的時候，門外的兩株大槐像兩隻極大的母雞；張着慈善的黑翼，彷彿要把下面的五六人家都蓋覆起來似的。別的院裏都沒有燈光，只有三號——小羊圈唯一的安了電燈的一家——冠家的院裏燈光輝煌，像過年似的，把影壁上的一部分槐葉照得綠裏透白。瑞全在影壁前停了一會兒，才到一號去叫門。不敢高聲敲門，他輕輕的叩了兩下門環，又低聲假嗽一兩下，爲是雙管齊下，好惹起院內的注意。這樣作了好多次，裏面才低聲的問了聲：「誰呀？」他聽出來，那是錢伯伯的聲音。

「我，瑞全！」他把嘴放在門縫上面回答。

裏面很輕很快的開了門。

門洞裏深黑，教瑞全感到點不安。他一時決定不了是進去還是不進去好。他只好先將來意說明，看錢伯伯往裏請他不請：

「錢伯伯！咱們的書大概得燒！今天白巡長囑付李四爺告訴咱們！」

「進去說，老三！」錢先生一邊開門，一邊說。然後，他趕到前面來：「我領路吧，院裏太黑！」

到了屋門口，錢先生教瑞全等一等，他去點燈。瑞全說不必麻煩。錢先生語聲中帶着點凄慘的笑：「日本人還沒禁止點燈！」

屋裏點上了燈，瑞全才看到自己的四圍都是長長短短黑糊糊的花叢。

「老三進來！」錢先生在屋中叫。瑞全進去，還沒坐下，老者就問：「怎樣？得燒書？」瑞全的眼向屋中掃視了一圈。「這些線裝書大概可以不遭劫了吧？日本人恨咱們的讀書人，更恨讀新書的人；舊書或者還不至於惹禍！」

「嗚！」錢默吟的眼閉了那麼一下。「可是咱們的士兵有許多是不識字的，也用大刀砍日本人的頭！對不對？」

瑞全笑了一下。「侵略者要是肯承認別人也是人，也有人性，會發火，他就無法侵略了！日本人始終認為咱們都是狗，踢着打着都不哼一聲的狗！」

「那是個最大的錯誤！」錢先生的胖短手伸了一下，請客人坐下。他自己也坐下。「我是向來不問國家大事的人，因為我不願談我所不深懂的事。可是，有人來亡我的國，我就不能忍受。我可以任著本國的人去發號施令，而不能看着別國的人來作我的管理人！」他的聲音還像平日那麼低，可是不像平日那麼溫柔。揀了一會兒，他把聲音放得更低了些，說：「你知道嗎？我的老二今天回來啦！」

「二哥在哪兒呢？我看看他！」

「又走啦！又走啦！」錢先生的語聲裏似乎含着點什麼秘密。

「他說什麼來着？」

「他？」錢默吟的聲音放得極低，幾乎像對瑞全耳語呢。「他來跟我告別！」

「他上哪兒？」

「不上哪兒！他說，他不再回來了！敎我在報戶口的時候，不要寫上他；他不算我家的人了！」錢先生的語聲雖低，而眼中發着點平日所沒有的光；這點光裏含着急切，興奮，還有點驕傲。

「他要幹什麼去呢？」

老先生低聲的笑了一陣。「我的老二就是個不愛線裝書，也不愛洋裝書的人。可是他就不服日本人！你明白了吧？」

瑞全點了點頭。「二哥要跟他们幹？可是，這不便聲張吧？」

「怎麼不便聲張呢？」錢先生的聲音忽然提高，像發了怒似的。

院中，錢太太咳嗽了兩聲。

「沒事！我和祁家的老三說閒話呢！」錢先生向窗外說。而後，把聲音又放低，對瑞

全講：「這是值得驕傲的事！我——一個橫草不動，豎草不拿的人——會有這樣的一個兒子，我還怕什麼？我只會在文字中尋詩，我的兒子——一個開汽車的——可是會在國破家亡的時候用鮮血去作詩！我丟了一個兒子，而國家會得到一個英雄！什麼時候日本人開到我的頭上來：那個殺我們的是你的兒子？我就胸口湊近他們的槍刺，說：一點也不錯！我還要告訴他們：我們還有多少多少像我的兒子的人呢！你們的大隊人馬來，我們會一個個的吞併你們！你們在我們這裏坐的車，住的房，喝的水，吃的飯，都會教你們中毒！中毒！」錢先生

一氣說完，把眼閉上，嘴唇上顫顫。

瑞全聽愣了。愣着愣着，他忽然的立起來，撲過錢先生去，跪下磕了一個頭：「錢伯伯！我一向以為你只是個閒人，只會閒扯！現在……我給你道歉！」沒等錢先生有任何表示，他很快的立起來。「錢伯伯，我也打算走！」

「走？」錢先生細細的看了看瑞全。「好！你應當走，可以走，你的心熱，身體好！」
 「你沒有別的話說？」瑞全這時候覺得錢伯伯比任何人都可愛，比他的父母和大哥都更可愛。

「只有一句話！到什麼時候都不許灰心；人一次心便只看到別人的錯處，而不看自己的錯沉墮落！記住吧，老三！」

「我記住！我走後，只是不放心大哥！瑞官大哥是那麼有思想有本事，可是被家所累，沒法子逃出去！在家裏，對誰他也說不來，可是對誰他也要笑咪咪的像個當家人似的，我走後，希望伯伯你常常給他點安慰；他最佩服你！」

「那，你放心吧！咱們沒法子把北平的一百萬人都搬了走，總得有留下的。我們這走不

開的老弱兵也得有勇氣。差不多和你們能走開的一樣。你們是趕着約彈往前走，我們是帶着鎖鏈加到身上而不能失節，來吧，我跟你吃一杯酒！」

錢先生向桌底下摸了會兒，換出個酒壺來，淺綠，清亮，像翡翠似的——他自己泡的茵陳。不顧找酒杯，他隨手倒了兩半茶碗。一仰脖，他把半碗酒一口吃下，咽了幾下嘴。

瑞全沒有那麼大的酒量，可是不便示弱，也把酒一飲而盡。酒力登時由舌上熱到胸中。

「錢伯伯！」瑞全嚥了幾口熱氣才說：「我不一定再來辭行啦，多少要保守點秘密！」

「還辭行？老實說，這次別離後，我簡直不拘再看見你們的希望！風塵滿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錢先生手按着酒瓶，眼中微微發了濕。

瑞全腹中的酒漸漸發作開，他有點暈，想到空曠的地方去痛快的吸幾口氣。「我走啦！」他幾乎沒敢再看錢先生就往外走。

錢先生還手按酒瓶撐着。直到瑞全走出屋門，他才追了上來。他一聲沒出的給瑞全開了街門，看着瑞全出去；前後，把門輕輕關好，長嘆了一聲。

瑞全的半碗酒吃了點，一着涼風，他的血凍得很快，好像河水開了開似的。立在槐樹

的黑影下，他的腦中像走馬燈似的，許多許多似乎相關，又似乎不相關的景象，聯續不斷的疾馳。他看見這是晚飯後，燈火輝煌的時候，在煤市街，鮮魚口那一帶，人們帶着酒臭與熱臉，打着響亮滿意的「隔兒」，往慶園裏擠。慶園裏，在亮得使人頭疼的燈光下，正唱着小武戲。一閃，他又看見：從東安市場，從北河沿，一對對的青年男女，倚着肩，眼中吐露出愛的花朵，向真光，或光陸，或平安電影場去；電影園放着胡魯魯響的音樂，或情歌。他又看見北海水上的小艇，在燈影與荷葉中搖蕩；中山公園中的古柏下坐着，走着，摩登的士女。這時候，哪裏都應當正在熱鬧，人力車，馬車，電車，汽車，都在奔走響動。一陣涼風把他的幻影吹走。他傾耳細聽，街上沒有一點聲音。那最常聽到的電車鈴聲，與小販的呼聲，今天都一律停止。北平是在悲泣！

忽然的，槐樹尖上一亮，像在夢中似的，他猛孤行的看見了許多房脊。光亮忽然又閃開，眼前依舊烏黑，比以前更黑。遠處的天上，忽然又劃過一條光來，很快的來回閃動；而後，又是一條，與剛才的一條交叉到一處，停了一停；天上亮，下面黑，空中一個顫動的白的十字。星星失去了光彩，侵略者的怪眼掃射着北平的黑夜。全城靜寂，任着這怪眼——探照

燈——發威！

瑞全的酒意失去了一半，臉上不知何時已經被淚流濕。他不是個愛落淚的人。可是，酒意，靜寂，顫動的白光，與他的跳動的心，會合在一處，不知不覺的把淚逼出來。他顧不得去擦眼。有些淚在面上，他覺得心中舒服了一些。

三號的門開了。招弟小姐出來，立在階上，仰着頭向上找，大概是找那些白光呢。她是小個子，和他的爸爸一樣的小而俊俏。她的眼最好看，很深的雙眼皮，一對很亮很黑的眼珠，眼珠轉到眼中的任何部分都顯着靈動俏媚。倘若沒有這一對眼睛，她雖長得很勻稱秀氣，可就顯不出她有什麼特別引人注意的地方了。她的眼使她全身都靈動起來，她的眼把她所有的缺點都遮飾過去，他的眼能替她的口說出最難以表達的心意與情感，她的眼能替她的心與腦鬧出可愛的花來。儘管她沒有高深的知識，沒有什麼使人佩服的人格與行動，可是她的眼會使她征服一切；看見她的眼，人們便忘了考慮別的，而只覺得她可愛。她的眼中的光會走到人們的心裏，使人立刻發狂。

她現在穿着件很短的白綉袍，很短很寬，沒有領子。她的白脖頸全露在外面，小下巴向

上翻着；彷彿一個仙女往天上看有什麼動靜呢。院中的燈光照到大樑上，大樑的綠色又折到她的白綢袍上，給袍子輕染上一點灰暗，像用鉛筆輕輕擦上的陰影。這點陰影並沒有能遮住綢子的光澤，於是，光與影的混合使袍子老像微微的顫動，毛毛茸茸的像蜻蜓的翅翼在空中輕顫。

瑞全的心跳得更快了。他幾乎沒加思索，就走了過來。他走得極輕極快，像自天而降的立在她的面前。這，吓了她一跳，把手放在了胸口上。

「你呀？」她把手放下去，一雙因驚恐而更黑更亮的眼珠定在了他的臉上。

「走一會兒去？」瑞全輕輕的說。

她搖了搖頭，而眼中含着點歉意的說：「那天我就關在了北海一夜，不敢再冒險了！」

「咱們是不是還有逛北海的機會呢？」

「怎麼沒有？」她把右手扶在門框上，臉兒稍偏着點問。

瑞全沒有回答她。他心中很亂。

「爸爸說啦，事情並不怎麼嚴重！」

「嗚！」他的語氣中帶着驚異與反感。

「瞧你這個勁兒！進來吧，咱們湊幾圈小牌，好不好？多悶得慌啊！」她往前湊了一點。

「我不會！明天見吧！」像往前帶球似的，他三兩步跑到自己家門前。開開門，回頭看了一眼，她還在那裏立著呢。他想再回去和她多談幾句，可是像帶着怒似的，啣的一聲關上門。

他幾乎一夜沒能睡好。在理智上，他願堅決的斬斷一切情愛——男女，父母，兄弟，朋友的——而把自己投在戰爭的大浪中，去盡自己的一點對國家的責任。可是，情愛與愛情——特別是愛情——總設法擠入他的理智，教他去給自己在那條可通的地方開一條路子。他想：假若他能和招弟一同逃出北平去，一同與任起抗戰中的工作，夠多麼美好！他對自己起誓，他決定不能在戰爭未完的時候去講戀愛。他只希望有一個自己所喜愛的女友能同他一道走，一同工作。能這樣，他的工作就必定特別的出色！

招弟的語言，態度，教他極失望。他萬沒想到在城池陷落的日子，她還有心想到打牌！再一想，他就又原諒了招弟，而把一切罪過都加到她的父母身上去。他不能相信她的本

質就是不堪造就的。假若她真愛他的話，他以為必定詔詞用言語，行爲，和愛情，把她感化過來，教她成個有用的小女人。

嗚！即使她本質就不好吧，她還可愛！每逢一遇到她，他就感到他的身與心一齊被她的黑眼睛吸收了去；她是一切，他什麼也不是。他只感到快活，溫暖，與任何別人所不能給他的一種生命的波蕩。在她的面前，他覺得他是荷塘裏，伏在睡蓮的小圓葉上的一個翠綠的嫩蛙。他的周圍全是香，美，與溫柔！

去她的吧！日本人已入了城，還想這一套？沒出息！他閉緊了眼。

但是，他睡不着。山頭兒又想了一遍，還是想不清楚。

想過了一遍，兩遍，三遍，他自己都覺得不耐煩了，可是還睡不着。

他開始替她想：假若她留在北平，她將變成什麼樣子呢？說不定，她的父親還會因求官得祿而把她送給日本人呢！想到這裏，他猛的坐了起來。教她去伺候日本人？教她把美麗，溫柔，與一千種一萬種美妙的聲音，眼神，動作，都送給野獸？

不過，即使他的推則不幸而變爲事實，他又有什麼辦法呢？還是得先打出日本鬼子去

吧？他又把脊背放在了床上。

頭一遍鷄鳴！他默數着二三四……

六

四

有許多像那老者的老人，希望在太平中度過風燭殘年，而被侵略者的鎗炮打碎他們的希望。即使他們有一份愛國的誠心，可是身衰氣敗，無能爲力。他們只好忍受。忍受到幾時？是否能忍受得過去？他們已活了六七十年，可是剩下的幾年却毫不能自主；即使他們希望不久就入墓，而墓地已經屬於敵人！他們不知如何是好！

有許多像那天佑半老的人，事業已經固定，精力已凋了不多，他們把自己的才力已看得十分清楚，只求在身心還未完全衰老的時候再努力奔忙幾年，好給兒孫打下一點生活的基礎，而後再——假若可能——去享幾年清福。他們沒有多少野心，而只求在本分中憑着努力去掙得衣食與家業。可是，敵人進了他們的城；機關，學校，商店，公司……一切停閉。離開北平？他們沒有任何準備，而且家庭之累把他們牢牢的拴在屋柱上。不走？明天怎辦呢？他們至少也許還有一二十年的生命，難道這麼長的光陰都要像牛馬似的，在鞭撻下度過去？

67

堂

同

世

他們不曉得怎樣才好！

有許多像瑞瑞的壯年人，有職業，有家庭，有知識，有愛國心，假若他們有辦法，他們必定馬上去奔赴國難，決不後人。他們深恨日本人，也知道日本人特別恨他們。可是，以瑞瑞說吧，一家大小的累贅，像一塊巨石壓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頭來，眼老釘在地上；儘管他想飛騰，可是連動也動不得。現在，學校是停閉了，還有開學的希望沒有？不知道！即使開學，他有什麼辦法教學生呢？難道他上堂去告訴年輕的學生同好好的當亡國奴？假若學校永遠停閉，他便非另謀生路不可；可是，他能低首下心的向日本人或日本人的走狗討飯吃嗎？他不知怎樣才好！

有許多像瑞全的青年人，假若手中有武器，他們會馬上去殺敵。平日，他們一聽到國歌便肅然起敬，一看到國旗便感到興奮；他們的心一點也不狹小偏激，但是一提到他們的國家，他們便不出的，有一種近乎主觀的，牢不可破的，不容有第二種看法的，意見——他們以為他們自己的國家最好，而且希望她永遠完整，光明，興旺！他們很自傲能夠這樣，因為這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新國民的氣象。他們的自尊自傲，使他們沒法子不深恨日本人，因為日本

人幾十年天天在頹傷他們國家的尊嚴，破壞他們的國土的完整；他們打算光榮的活着，就非首先反抗日本不可！這是新國民的第一個責任！現在，日本攻破他們的北平！他們寧願去死，也不願受這個污辱！可是，他們手中是空的；空着手是無法抵抗敵人的飛機與坦克的。既不能馬上去廝殺，他們想立刻逃出北平，加入在城外作戰的軍隊。可是，他們怎麼走？向哪裏走？事前毫無準備。況且，事情是不是可以好轉呢？誰也不知道。他們都是學生，知道求學的重要；假若事情緩和下去，而他們還可以繼續求學，他們就必定願意把學業結束了，而後把身心獻給國家。他們着急，急於知道個究竟，可是誰也不能告訴他們預言。他們不知怎樣才好！

有許多小崔，因為北平陷落而登時沒有飯吃；有許多小文夫婦，閉上了他們的口，不能再歌舞昇平；有許多孫七，詬罵着日本人而沒有更好的方法發洩惡氣；有許多劉師傅想着他們的武藝和日本小鬼去拚一拚，可是敵人的坦克車在柏油路上擺開，有一里多地長；有許多……誰都有吃與喝那樣的迫切的問題，誰都感到冤屈與恥辱，他們都在猜測事情將要怎樣變化——誰都不知怎樣才好！

整個的北平變成了一隻失去舵的孤舟，在野水上飄蕩！舟上的人們，誰都想作一點有益的事情，而誰的力量也不夠拯救他自己的。八人的心中有一團苦悶的霧氣。

玉泉山的泉水還閒適的流着；積水灘，後湖，三海的綠荷還在吐放着清香；北面與西山的青山還在藍而發亮的天光下面雄偉的立着；天壇，公園中的蒼松翠柏還伴着紅牆金瓦構成最壯美的景色；可是北平的人已和北平失掉了往日的關係；北平已不是北平人的北平了。在蒼松與金瓦的上面，懸着的是日本旗！人們的眼，畫家的手，詩人的心，已經不敢看，不敢畫，不敢想北平的雄壯偉麗了！北平的一切已都塗上恥辱與污垢！人們的眼都在相互的問：「怎麼辦呢？」而得到的回答只是搖頭與羞愧！

只有冠曉荷先生的心裏並沒感覺到有什麼不舒服。他比李四爺，小崔，孫七，劉師傅；都更多知道一些什麼「國家」「民族」「社會」這類的名詞；遇到機會，他會運用這些名詞去登台講演一番。可是，小崔們雖然不會說這些名詞，心裏却有一股子氣兒，一股子不服人的，特別不服日本人的，氣兒。冠先生，儘管嘴裏花梢，心中卻沒有這一股子氣。他說什麼，與相信什麼，完全是兩回事。他口中說「國家民族」，他心中却只知道他自己。他自己是

一切。他自己是一顆光華燦爛的明星，大赤包與尤桐芳和他的女兒是他的衛星——小羊圈三號的四合房是他的宇宙。在這個宇宙裏，作飯，鬪酒，打牌，唱戲，穿好衣服，彼此吵嘴鬧脾氣，是季節與風雨。在這個宇宙裏，國家民族等等只是一些名詞；假若出賣國家可以使飯食更好，衣服更漂亮，這個宇宙的主宰——冠曉荷——連眼也不眨巴一下便去出賣國家。在他心裏，生命就是生活，而生活理當奢華舒服。爲達到他的理想生活水準，他沒有什麼不可以作的事。什麼都是假的，連國家民族都是假的，只有他的酒飯，女人，衣冠，與金錢，是真的。

從老早，他就恨惡南京，因爲國民政府始終沒有給他一個差事。由這點恨惡向前發展，他也就看不起中國。他覺得中國毫無希望，因爲中國政府沒有給他官兒作！再向前發展，他覺得英國法國都可愛，假若英國法國能給他個官職。現在，日本人攻進了北平；日本人是不是能起用他呢？想了半天，他的臉上浮起點笑意，像春風吹化了的冰似的，漸漸的由冰硬而露出點水旺旺的意思來。他想：日本人一時難辦派遣成千成萬的官吏來，而必然要用些不抗日的人們去辦事。那麼，他便最有資格去作事，因爲憑良心說，他向來沒存過絲毫的抗日的

心思。同時，他所結交的朋友中有不少是與日本人有相當的關係的，他們若是幫助日本人去辦事，難道還詭剩下他嗎？想到這裏，他對着鏡子看了看自己，覺得印堂確是發亮，眼睛也有光，他好像記得西河沿福來店的大相士神仙眼說過，他就在這二年裏有一步好運。對着鏡子，他喊了一聲：「桐芳！」他看到自己喊人的口式是頗有些氣派，也聽到自己的聲音是清亮而帶着水音兒，他的必詔是好運的信心當時增高了好幾倍。

「幹嗎呀？」桐芳嬌聲細氣的在院裏問。

因爲自己心裏高興，他覺得她的聲音特別的甜美好聽，而且彷彿看到了她的永遠抹得鮮紅而範圍擴大的嘴唇。他好像受了她的傳染，聲音也帶着幾分甜美與尖銳：

「那同神仙眼說我哪一年交好運來着？」問罷，他偏着點頭，微笑的等她回答。

「就是今年吧？」她剛說完，馬上又把那個「吧」字取締了：「就是今年！今年不是牛年嗎？」

「是牛年！他說我牛年交運啊？」

「一點不錯，我記得死死的！」

他沒有說什麼，而覺得心中有一股熱氣直往上衝騰。他不便說出來，而心裏決定好：日本人是可愛的，因為給他帶來好運！

在全城的人都惶恐不安的時節，冠曉荷開始去活動。在他第一次出門的時候，他的心中頗有些不安。街上重要的路口，像四牌樓，新街口，和護國寺街口，都有武裝的日本人站崗，槍上都上着明晃晃的刺刀。人們過這些街口，都必須向崗位深深的鞠躬。他很喜歡鞠躬，而且很會鞠日本式的躬；不過，他身上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證章或標幟，萬一日本兵因為不認識他而給他一些麻煩呢？人家日本有的是子彈，隨便鬧着玩也可以打死幾個人呀！還有，他應當怎樣出去呢？是步行呢？還是把小崔叫過來，作他的暫時的包車夫呢？假若步行到闊人的家裏去，豈不被人恥笑？難道冠曉荷因為城亡了就失去坐車的身分？假若坐車呢，萬一過十字路口，碰上日本兵可怎麼辦呢？坐在車上安然不動，恐怕不行吧？這倒是個問題！想了好久，他決定坐小崔的車出去。把小崔叫來，冠先生先和他講條件：

『小崔，這兩天怎麼樣？』

小崔，一個腦袋像七稜八瓣的倭瓜的年輕小伙子，沒有什麼好氣兒的回答：

「怎麼樣？還不是餓着！」不錯，冠先生確是小崔的主顧，可是小崔並不十分看得起冠先生。

「得啦，」冠先生降格相從的一笑，「今天不至於餓着了，拉我出去吧！」

「出去？城外頭還開着炮哪！」小崔並不十分怕大炮，他倒是心中因懷疑冠先生要幹什麼去而有些反感。他不準知道冠先生出去作什麼，但是他確能猜到：在這個炮火連天的時候要出去，必定是和日本人有什麼勾結。他恨在這時候與日本人有來往的人。他寧可殺一殺腰帶，多餓一兩頓，也不願拉着這樣的人去滿街飛跑！生活艱苦的人，像小崔，常常遇到人類和其他的一切動物最大的憂患——飢餓。可是，因為常常的碰上他，他們反到多了一些反抗的精神；積極的也好，消極的也好，他們總不肯輕易屈服。

冠先生，可是，不明白這點道理：帶着驕傲與輕蔑的神氣，他說：「我不教你白拉，給你錢！而且，」他輕快的一仰下巴頰，「多給你錢！平日，我給你八毛錢一天，今天我出一塊！一塊！」他停頓了一下，又找補上個「一塊！」這兩個字是裹着口水，像一塊糖果似的，在口中嚼着味兒說出來的。他以為這兩個字一定會教任何窮人去頂着槍彈往前飛跑的。

「車廠子都關着呢，我哪兒賃車去？再說，」小崔沒往下說，而在倭瓜臉上擺出些不屑的神氣來。

「算啦！算啦！」冠先生掛了氣。「不拉就說不拉，甯繞灣子！你們這種人，就欠餓死！」

大赤包兒這兩天既沒人來打牌，又不能出去遊逛，一腦門子都是官司。她已經和尤桐芳和兩個女兒都鬧過了氣，現在想抓到機會另闢戰場。仰着臉，挑着眉，脚步沉穩，面怒氣包身，她像座軌路的汽轆子似的走進來。並沒有看小崔，（因為不屑於），她手指着冠先生：

「你跟仙費什麼話呢？教他滾蛋不就結啦！」

小崔的倭瓜臉上發了紅。他想急忙走出去，可是他管不住了自己。平日他就討厭大赤包，今天在日本鬼子進城的時節，他就覺得她特別可厭：「說話可別帶髒字兒，我告訴你！好男不跟女鬥，我要是還口，你可受不了！」

「怎麼着？」大赤包的眼帶着殺氣對準了小崔的臉，像兩個機關槍口似的。她臉上的黑雀斑一個個都透出點血色，紫紅紅的像打了花臉。「怎麼着？」她穩而不愜善意的往前邁

了兩步。

「你說怎麼着？」小崔一點也不怕她，不過心中可有點不大好受，因為他知道假若大赤包真動手，他就免不了吃啞叭虧；她是個女的，他不能還手。

教小崔猜對了：大赤包冷不防的給了他一個氣魄很大的嘴巴。他發了火：「怎嗎？打人嗎？」可是，還不肯還手。北平是亡了，北平的禮教還存在小崔的身上。「要打，怎不去打日本人呢？」

「好啦！好啦！」冠先生覺得小崔挨了打，事情就該結束了，他過來把大赤包拉開。「小崔，你還不走？」

「走？新新！憑什麼打人呢？你們這一家子都是日本人嗎？」小崔立住不動。

二太太桐芳跑了進來。兩隻永遠含媚的眼睛一掃，她已經明白了個大概。她決定偏向着小崔。一來，她是唱鼓書出身，同情窮苦的人們；二來，爲反抗大赤包，她不能不袒護小崔。「得了，小崔，好男不跟女鬥。甭跟她生氣！」

小崔聽到這兩句好話，氣平了一點：「不是呀，二太太！你聽我說！」

「全甬說啦！我都明白！等過兩天，外面消停了，你還得拉我出去玩呢！走吧，家去做做吧！」桐芳知道從此以後，大赤包決不再坐小崔的車，所以故意這麼交待一番，以示反抗。小崔也知道自已得罪了兩個——冠先生和大赤包——照顧主兒；那麼，既得到桐芳的情與照顧，也該見台階就下。「好嘍，二太太，我都看在你的面上啦！」說完，手摸着熱辣辣的臉往外走。

約摸着小崔已走到門口，冠先生才高聲的聲明：「這小子，給臉不要臉！你看着，從此再不坐他的車！」說罷，他在屋中很快的來回走了兩趟，倒好像是自己剛剛打完人似的那樣發着餘威！

「算啦吧，你！」大赤包發着真正的餘威，「連個拉車的你都治不了，你沒長着手嗎？你家裏的小妖精幫着拉車的說話，你也不敢哼一聲，你看你，還像個男子漢大丈夫！多麼你的小婆子跟拉車的跑了，你大概也不敢出一聲，你個活王八！」

她的話裏本也罵到桐芳，可是桐芳已躲到自己屋裏去，像得了勝的蟋蟀似的在盆兒裏暗自得意。

冠曉荷微笑的享受着這絕對沒有樂音的叫罵，決定不還口。他怕因為吵鬧，說喪氣話，而沖壞了自己的好運。他又走到鏡子前，細細端詳自己的印堂與眉眼：印堂的確發亮，他得到不少的安慰。

冠太太休息了一會兒，老聲老氣的問：

「你雇車幹嗎？難道這時候還跟什麼臭女人拿約會嗎？」

冠先生轉過臉來，很俊美的一笑：「我出去幹點正經的，我的太太！」

「你還有什麼正經的？十來年了，你連屁大的官兒都沒作過！」

「這就快作了啊！」

「怎麼？」

「一朝天子一朝臣，你還不明白嗎？」

「噢！」大赤包由鼻孔裏透出點不大信任他的聲音與意思。可是，很快的她又「噢」了一下，具有恍然大悟的表示。她馬上把嘴唇併上，嘴角下垂，而在鼻樑那溜兒露出點笑意。

她的喜怒哀樂都是大起大落，整出整入的；只有這樣說個便惱，說笑就笑，才能表現出她的

魄力與氣派，而使她像西太后。

她的語聲忽然變得清楚了：『你爲什麼不早說！走，我跟你去！』

『咱們倆走着去？』

『不會叫汽車嗎？』

『鋪子都關着門哪！』

『就是鐵門，我也會把牠砸開！走！』

七

雖然孫七平日好和小崔鬧彗母，及至小崔受了委屈，他可是真誠的同情小崔。

「怎麼着？大赤包敢打人？」孫七——因為給人家剃過廿多年的頭，眼睛稍微有點近視！眯着點眼問。

「他媽的，他們還沒勾上日本鬼子呢，就這個樣；趕明兒他們給小鬼子啞上××，還有咱們汪的份兒嗎？」小崔的聲音故意放高，為是教三號的人們聽見。

「他們也得敢！」孫七的聲音也不低。「咱們走着瞧，光脚的還怕穿鞋的嗎？」

孫七和小崔的聯合攻擊，教全胡同的人都曉得了冠家的活動。大家全不曉得國家大事要怎樣演變，而一致的以為冠曉荷沒有人味兒。

這點「輿論」不久便傳到白巡長的耳中去。他把小崔調到個空僻的地方囑咐了一番：「你少說點話！這年月，誰也不準知道誰站在那兒呢，最好是別得罪人！聽見沒有？」

「聽見了！」小崔，一個洋車夫，對巡警是向來沒有什麼好感的。白巡長可是個例外。多少次，他因酒後發酒瘋，或因窮而發邪脾氣，人家白巡長總是嘴裏厲害，而心中敦厚，不肯把他帶走。因此，即使白巡長的話不能完全救他心平氣和，他也勉強的遵從。白巡長，難道日本兵就這麼永遠佔了北平嗎？」

「那，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壞鬼們都快要抬頭；」白巡長嘆了口氣。

「怎麼？」

「怎麼！你看哪，每打一次仗，小偷兒，私運煙土的，和嗎啡子無理由，就都抖起來一回。我知道的清楚，因為我是幹警察的。我們明明知道，可是不能管他們，你看，連我們自己還不知道明天是什麼樣兒呀！這次，就更不同了；來的是日本人，還有不包庇壞蛋琉璃球兒的？你看着吧，趕明兒大街上要不公然的吆喝煙土，你把咱的眼珠子挖了去！」

「那麼從今以後就沒有咱們好人走的路兒了？」

「好人？城全教人家給打下來了，好人又值幾個銅板一個？不過，話得往回說，壞人儘管搖頭擺尾的得意，好人還得作好人！咱們得忍着點，不必多得罪人，好鞋不蹠臭狗屎，你

「明白我的話吧？」

小崔點了點頭，而心中有點發胡塗。

事實上，連日本人也沒把事情弄清楚。日本並不像英美那樣以政治決定軍事，也不像德意那樣以軍事決定政治。她的民族的性格似乎替她決定了一切。她有天大的野心，而老自慚腿短身量矮，所以儘管她有吞吃了地球的慾望，而不敢公然的提出什麼主義，打個什麼旗號。她只能在軍人鬧出禍來以後，才去找合適的驚人的名詞與說法。她的政治是給軍事擦屁股用的。

在攻陷北平以前，在北平，在天津，在保定，日本都埋伏下一些地痞流氓，替她作那些絕對無恥，連她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認的事情。及至北平攻陷，這些地痞流氓自然沒有什麼登場的資格與本領，而日本也並未準備下多少官吏來馬上發號施令。所以，北平只是軍事的佔領，一切都莫名其妙地停頓下來。

小崔的腿，孫七的手，小文的嘴，都空閒起來。只有寇曉荷「馬不停蹄」。可是，他並沒奔走出什麼眉目來。和大赤包轉了兩天，他開始明白，政治與軍事的本營都在天津。北平

是世界的城國，文物的寶庫，而在政治與軍事上，却是天津的附屬。策動侵華的日本人在天津，最願意最肯幫助日本人的華人也在那裏。假若天津是唱着文武帶打的大戲，北平只是一齣空城計。

可是，冠曉荷並不灰心。他十分相信他將要交好運，而大赤包的鼓勵與協助，更教他欲罷不能。自從娶了尤桐芳以後，他總是與小太太串通一氣，夾攻大赤包。大赤包雖然氣派很大，敢說敢打敢鬧，可是她的心地却相當的直爽，只要得到幾句好話，她便信以為真的去原諒人。冠曉荷常常一方面暗中援助小太太，一方面給大赤包甜蜜的話聽，所以她深恨尤桐芳，而總找出理由原諒她的丈夫。同時，她也知道在姿色上，在年齡上，沒法與桐芳抗衡，所以原諒丈夫彷彿倒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敗中取勝的辦法。她交際，她熱心的幫助丈夫去活動，也是想與桐芳爭個各有千秋。這回在城亡國廢之際，除了湊不上手打牌，與不能出去看戲，她並沒感到有什麼可痛心的，也沒想到曉荷的好機會來到。及至聽到他的言論，她立刻興奮起來。她看到了官職，金錢，酒飯，與華美的衣服。她應當拚命去幫助他，好教這些好東西快快到她的手中。她的熱誠與努力，頗使曉荷感動，所以這兩天他對太太特別的和藹客氣，

甚至於善意的批評她的頭髮還少燙着幾個鬚兒！這，使她得到不少的溫暖，而暫時的與桐芳停了戰。

第三天，她決定和曉荷分頭出去。由前兩天的經驗，她曉得留在北平的朋友們都並沒有什麼很大的勢力，所以她一方面教曉荷去找他們，多有些聯絡反正是有益無損的；在另一方面，她自己去另闢門路，專去拜訪婦女們——那些在天津的闊人們的老太太，太太，姨太太，或小姐，因為愛聽戲或某種原因而留在北平的。她覺得這條路子比曉荷的有更多的把握，因為她既自信自己的本領，又知道運動官職地位是須走內線的。把曉荷打發走，她囑咐桐芳看家，而教兩個女兒也出去：

『你們也別老坐在家裏白吃飯！出去給你爸爸活動活動！自從政府遷到南京，你爸爸就教人家給刷下來了；雖然說咱們沒有挨過餓，可是坐吃山空，日子還長着呢，將來怎麼辦？乘着他還能蹦蹦跳跳的，乘着這個改朝換代的時機，咱們得衆星捧月，把他抬出去！聽明白沒有？』

高第和招弟並不像媽媽那麼熱心。雖然他們的家庭教育教她們喜歡熱鬧，奢侈，與玩

樂，可是她們究竟是年輕一代的人；她們多少也知道些亡國的可恥。

招弟先說了話。她是媽媽的「老」女兒，所以比姐姐得寵。今天，因為怕日本兵埃家來檢查，所以她只淡淡的敷了一點粉，而沒有抹口紅。「媽，聽說路上遇見日本兵，就要受搜查呢！他們專故意的摸女人的胸口！」

「教他們摸去吧！還罷摸掉你一塊肉！」大赤包一日決了心。是什麼也不怕的。「你呢？」她問高第。

高第比妹妹高着一頭，後影兒很好看，而面貌不甚美，——嘴唇太厚，鼻子太短，只有兩隻眼睛還有時候顯着振精神。她的身量與脾氣都像媽媽，所以不得媽媽的喜歡；兩個硬到一塊兒，誰也不肯退讓，就沒法不碰出來火光。在全家中，她可以算作最明白的人，有時候她敢說幾句他們最不愛聽的話。因此，大家都不敢招惹她，也就都有點討厭她。

「我要是你呀，媽，我就不能讓女兒在這種時候出去給爸爸找官兒作！丟人！」高第把短鼻子縱成一條小硬棒子似的說。

「好！你們都甯去！，趕明兒你爸爸掙來錢，你們可別伸手跟他要啊！」大赤包一手抓

起刺綉的手提包，一手抓起小檀香骨的摺扇，像戰士衝鋒似的走出去。

『媽！』招弟把娘叫住。『別生氣，我去！告訴我上哪兒？』

大赤包匆忙的由手提包裏拿出一張小紙，和幾塊錢的鈔票來。指着紙條，她說：『到這幾家去！別直入公堂的跟人家求事，明白吧。要順口答音的探聽有什麼路子可走！你打聽明白了，明天我好再親自去。我要是一個人跑得過來，決不勞動你們小姐們！真！我跑酸了腿，決不爲我自己一個人！』

交代完，大赤包口中還唧唧咕咕的叨嘮着走出去。招弟手中拿着那張小紙和幾張鈔票，向高第吐了吐舌頭。『得！先騙過幾塊錢來再說！姐姐，咱們倆出去玩會兒好不好？等媽媽回來，咱們就說把幾家都拜訪過了，可是都沒有人在，不就完啦？』

『上哪兒去玩。還有心情去玩？』高弟鐵着眉說。

『沒地方去玩倒是真的！都是臭日本鬼子鬧的！』招弟撇着小嘴說。『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太平？』

『誰知道！招弟，假若咱們打不退日本兵，爸爸真去給鬼子作事，咱們怎麼辦呢？』

「咱們？」招弟眨着眼想了一會兒。「我想不出來！你呢？」

「那，我就不再吃家裏的飯！」

「喲！」招弟把薄兒一縮，「你淨揀好聽的說！你有掙飯吃的本事嗎？」

「嗨」高第長嘆了一口氣。

「我看哪，你是又想仲石了，沒有別的！」

「我倒真願去問問他，到底這都是怎麼一回事！」

仲石是錢家那個以駛汽車爲業的二少爺。他長得相當的英俊，在駛着車子的時候，他的臉蛋紅紅的，頭髮蓬鬆着，顯出頂隨便，而又頂活潑的樣子；及至把藍布的工人服脫掉，換上便裝，頭髮也梳攏整齊，他便又像個乾淨利落的小機械師。雖然他與冠家是緊鄰，他可是向來沒注意過冠家的人們，因爲第一他不大常回家來，第二他很喜愛機械，一天到晚他不是要弄汽車上的機件，（他已學會修理汽車），便是拆開再安好一個破錶，或是一架收音機；他的心裏幾乎沒想過女人。他的未婚妻是他嫂子的叔伯妹妹，而由媽媽硬給他定下的。這看嫂子爲人老實規矩，所以就相信她的叔伯妹妹也必定錯不了。他沒反對家中給他定婚，也

沒怎樣熱心的要結婚。趕到他媽媽問他「多增這喜事嗎」的時候，他總是回答：「不忙！等我開了一座修理汽車行再說！」他的志願是開這麼一個小舖，自食自夥，能夠裝配一切零件。他願意躺在車底下去擺弄那些小東西；弄完，看着一部已經不動的車又能飛快的跑起來，他就感到最大的欣悅。

有一個時期，他給一家公司開車，專走湯山。高第有一次，參加了一個小團體，到湯山旅行，正坐的是仲石的車。她有點坐車，所以坐在了司機台上。她認識仲石，仲石可沒大理會她。及至說起話來，他才曉得她是冠家的姑娘，而對她相當的客氣。在他，這不過是情理中當然的舉動，絲毫沒有別的意思。可是，高第，因為他的模樣的可愛，却認爲這是一件羅曼司的開始。

高第有過不少的男友，但是每每他們一看到高第，便馬上像蜂兒看到另一朵更香蜜的花似的，而放棄了她。她爲這個姐妹談吐，妹妹硬硬直氣壯的反攻：「我並不要搶你的朋友，可是他們要和我相好，有什麼辦法呢？也許是你的鼻子不太討人喜歡吧？」這種無情的攻擊，已足教高第把眼哭腫，而媽媽又在一旁敲打着：「是呀，你要是體面點，有個人緣

兒，能早嫁個人，也教我省點心啊！」媽媽的本意，高第也知道，是假若她能像妹妹一樣漂亮，嫁個闊人，對冠家豈不有很大的好處麼？

因此，高第漸漸的學會以幻想作安慰。她老想有朝一日，她會忽然的遇到一個很漂亮青年男子，在最僻靜的地方一見傾心，直到結婚的時候才教家中看看他是多麼體面，使他們都大吃一驚。她需要愛；那麼，既得不到，她便在胸中給自己製造。

遇見了仲石，她以為心裏所想的果然可以成爲事實！她的耳朵幾乎是釘在了西牆上，西院裏的一咳一響，都使她心驚。她耐心的，不怕費事的，去設盡心機打聽錢家的一切，而錢家的事恰好又沒多少人曉得。她從電話簿子上找到公司的地址，而常常繞着道兒到公司門外走來走去，希望能夠看到仲石，可是始終也見不到。越是這樣無可捉摸，她越感到一種可愛的苦痛。她會用幻想去補充她所缺乏的事實，而把仲石的身世，性格，能力等等都填滿，把他製造成個最理想的青年。

她開始愛讀小說，而且自己偷偷的也寫一些故事。哪一個故事也沒能寫得齊全，只是她的白字與錯字却非常的豐富。故事中的男主角永遠是仲石，女主角可有時候是她自己，有時

候是招弟。講到以招弟為女主角的時候，那必定是個靈劇。

招弟偷看了這些不成器的故事。她是世界上第一個知道高第有這個秘密的。為報復姐姐使她作悲劇的主角，她時常以仲石為工具去嘲弄姐姐。在她看，錢家全家的人都有甚古怪；仲石雖然的確是個漂亮的青年，可是職業與身分又都太低；儘管姐姐醜態極不秀雅，可還犯不上嫌個汽車司機的。在高第心中呢，仲石必是個能作一切，知道一切的人，而當時的民間車為好玩，說不定哪一天他還會脫穎而出，變成個英雄，或什麼承領大遺產的財主，像小說中常見到的那樣的人物。每逢招弟嘲諷她，她就必定很嚴肅的回答：「我真願意和他談談，他一定什麼都知道！」

今天，招弟又提起仲石來，高第依然是那磨嚴肅的回答，而且又補充上：

「就算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汽車夫吧，也比跪下向日本人求官作的強，強得多！」

那瑞宜的心裏很爲難。八月中旬是祖父七十五歲的壽日。在往年，他必定叫三四桌有海參，整雞，整魚的三大件的席來，招待至親好友，熱鬧一天。今年怎辦呢？這個事不能去和老人商議，因爲一商議就有打算不招待親友的意思，而老人也許在表面上贊同，心裏却極不高興——老人的年歲正像歲末的月份牌，撕一張就短一張，而眼看着已經只剩下不多的幾張了；所以，老人們對自己的生日是特別注意的，因爲生日與喪日的距離已沒有好遠。

「我看哪，」小顯兒的媽很費了一番思索才向丈夫建議，「還是照往年那麼辦。你不知道，今年要是鴉雀無聲的過去，他老人家非病一場不可！你愛信不信！」

「至於那麼嚴重？」瑞宜慘笑了一下。

「你沒聽見老人直吹風兒嗎？」小顯兒的媽的北平話，遇到理直氣壯振振有詞的時候，是詞彙豐富，而語調輕脆，像清夜的小梆子似的。「這兩天不住的說，只要街上的鋪子一下

板子，就什麼事也沒有了。這不是說給咱們聽哪嗎？老人家放開枕兒（盡量的）活，還能再活幾年？再說，咱們要是不預備下點酒兒肉兒的，親戚朋友要是來了，咱們豈不抓瞎？」

「他們會不零去請，自動的來，在這個年月？」

「那可就難說！別管天下怎麼亂，咱們北平人絕不能忘了禮節！」

瑞宣沒有再言語。平日，他很自敏生在北平，能說全國遊爲國語的話，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壇社作爲公園，能看珍本的書籍，能聽到最有見解的言論，淨憑耳薰目染，也可以得到許多見識，連走卒小販全另有風度！今天，聽到韻梅的話，他有點討厭北平人了，別管天下怎麼亂……噯，作了亡國奴還要慶壽！

「你甭管，全交給我得啦！哪怕是吃炒麵呢，反正親友來了，不至於對着臉兒發愣！老人家呢要看的是人，你給他山珍海味吃，他也吃不了幾口！」小順兒的媽說完，覺得很滿意，用她的大眼睛掃射了一圈，彷彿天堂，人間，地獄，都在她的了解與管理中似的。

祁天佑回家來看看。他的臉瘦了一些，掛着點不大自然的笑容。「鋪戶差不多都開了門，咱們也挑出了幌子去。有生意沒生意的，開開門總覺得痛快點。」他含着歉意的向祁老

「開開門就行了！舖戶一開，就有了市面，也就顯着太平了！」那老人的臉上也有了笑容。

和老父親搭訕了幾句，天佑到自己屋裏看看老伴兒。她雖還是病病歪歪的，而心裏很精細，問了國事，再問舖子的情形。天佑對國事不十分清楚，而只信任商會，商會一勸大家歇捐，他就曉得是要打仗，商會一有人出頭維持治安。他便知道地面上快消停了。這次，除了商會中幾個重要人物作些私人的活動，商會本身並沒有什麼表示，而舖戶的開市是受了警察的通告的。因此，天佑還不能肯確的說大局究竟如何。

至於買賣的好壞，那要完全依着治亂而決定，天佑的難處就在因爲不明白時局究竟如何，而不敢決定是否馬上要收進點貨物來。

「日本鬼子進了城，一時不會有什麼生意。生意淡，貨價就得低，按理說我應當進點貨，等時局稍微一平靜，貨物看漲，咱們就有個賺頭！可是，我自己不敢作主，東家們又未必肯出錢，我只好擇着！我心裏不用提有多麼不痛快了！這回的亂子和哪一回都不同，這回是日本鬼子打咱們，不是咱們自己打自己，誰知道他們會拉什麼屎呢？」

「過一天算一天吧，你先別着急！」

「我別着急？鋪子賺錢，我才謔多分幾個！」

「天塌砸衆人哪，又有什麼法兒呢？」

說到這裏，瑞宣進來了，提起給祖父作壽的事。父親皺了皺眉。在他的心裏，給老父親作壽差不多和初二十六祭財神一樣，萬不能馬虎過去。但是，在這日本兵剛剛進了城的時候，他實在打不起精神來。想了半天，他低聲的說：「你看着辦吧，怎辦怎好！」瑞宣更沒了主意。

大家楞住了，沒有話說，雖然心裏都有千言萬語。這時候，隔壁小文拉起胡琴來，小文太太像在城根喊嗓子那樣，有音無字的咿——咿——了幾聲。

「還有心思幹這個！」瑞宣皺着眉說。

「人家指着這個吃飯呀！」天佑本來也討厭唱戲，可是沒法子不說這句實話。意在言外的，他抓到了人們的心情的根底——教誰嚴管着也得吃飯！

瑞宣溜了出來。他覺得在屋中透不過氣來。父親的這一句話教他看見了但丁的地獄，雖然是地獄，那些鬼魂們還能把他弄得十分熱鬧！他自己也料活下去，也就必須和鬼魂們擠來

擠去！

「瑞宣！」天佑叫了一聲，趕到屋門口來。「你到學校看看去吧！」

小順兒正用小磚頭打樹上的牛紅的棗子。瑞宣站住，先對小順兒說：「你打不下棗兒來，不留神把奶奶屋的玻璃打碎，就痛快了！」

「門口沒有，沒有賣糖的，還不教人家吃兩個棗兒？」小順兒怪委屈的說。

奶奶在屋裏接了話：「教他打去吧！孩子這幾天什麼也吃不着！」

小順兒很得意，放胆的把磚頭扔得更高了些。瑞宣問父親：「哪個學校？」

「教堂的那個。我剛才由那裏過，聽見打鈴的聲音。多半是已經開了課。」

「好！我去看看！」瑞宣正想出去走走，散一散胸中的悶氣。

「我也去！」小順兒打下不少的棗子，而沒打下一個棗兒，所以改變計劃，想同父親逛
逛街去。

奶奶又答了話：「你不能去呀！街上有日本鬼子！教爺爺給你打兩個棗兒！乖！」
瑞宣沒顧得戴帽子，匆匆的走出去。

他是在兩處教書。一處是市立中學，有十八個鐘點，都是英語。另一處是一個天主教堂立的補習學校，他只教四個鐘頭的中文。兼這四小時的課，他並不為那點很微薄的報酬，而是願和校內的意國與其他國籍的神父們學習一點拉丁文和法文。他是個不肯教腦子長起銹來的人。

大街上並沒有變樣子。他很希望街上有了驚心的改變，好使他咬一咬牙，管什麼父母子女，且去身赴國難。可是，街上還是那個老樣子，只是行人車馬很少，教他感到寂寞，空虛與不安。正如他父親所說的，舖戶已差不多都開了門，可是都沒有什麼生意。那些老實的，規矩的店夥，都靜靜的坐在櫃台內，有的打着盹兒，有的向門外呆視。胡同口上已有了洋車，車夫們都不像平日那麼嘻皮笑臉的開玩笑，有的靠着牆根靜立，有的在車簾篋上坐着。恥辱的外衣是靜寂。

他在護國寺街口，看見了兩個武裝的日本兵，像一對短而寬的熊似的立在街心。他的頭上出了汗。低下頭，他從便道上，緊擦着舖戶的門口走過去。他覺得兩腳像踩着棉花。走出老遠，他才敢抬起頭來。彷彿有人叫了他一聲，他又低下頭去；每覺得自己的姓名很可恥。

到了學校，果然已經上了課，學生可是並沒有到齊。今天沒有他的功課，他去看看意國的寶神父。平日，寶神父是位非常和善的人；今天，在那瑞宣眼中，他好像很冷淡，高傲。瑞宣不知道這是事實，還是因自己的心情不好而神經過敏。說過兩句話後，神父板着脸指出瑞宣的曠課。瑞宣忍着氣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想必定停課！』

「嗚」神父的神氣十分傲慢。「平常你們都很愛國，趕到砲火一響，你們就都逃跑去！」

瑞宣噙了口吐沫，楞了一會兒。他又忍住了氣。他覺得神父的指摘多少是近情理的，北平人確是缺乏西洋人的那種冒險的精神與雄氣概。神父，既是代表上帝的，理當說實話。想到這裏，他笑了一下，而後誠意的請教：

「寶神父！你看中日戰爭將要怎麼發展呢？」

神父本也想笑一下，可是被一點輕蔑的神經波浪把笑攔回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清朝換代是中國史上常有的事！」

瑞宣的臉上燒得很熱。他從神父的臉上看到人類的惡根性——崇拜勝利（不管是用什

惡劣的手段取得的勝利)，而對失敗者加以輕視及污蔑。他一聲沒出，走了出來。

已經走出半里多地，他又轉身回去，在教員休息室寫了一張紙條，叫人送給寶神父——他不再來教課。

再由學校走出來，他覺得心中輕鬆了一些。可是沒有多大一會兒，他又覺得這實在沒有什麼可得意的；一個被捉進籠中的小鳥，儘管立志不再啼唱，又有什麼用處呢？他有點頭疼。喪胆遊魂的，他走到小羊圈的口上，街上忽然亂響起來，拉車的都急忙把車拉入胡同裏去，鋪戶都忙着上板子，幾個巡警在驅逐行人：『別走了！回去！到胡同口裏去！』鋪戶上板子的聲響，無論在什麼時候，總給人以不快之感。瑞宣楞着了。一眼，他看見白巡長。趕過去，他問：『是不是空襲？』這本是他突然想起來的，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及至已經開出來，他的心中忽然一亮：『我們有空軍，來炸北平吧！和日本人一同炸死，也甘心！』他暗中禱告着。

白巡長的微笑是恥辱，無可奈何，與許多說不出的委屈的混合物：『什麼空襲？淨街！給——』他的眼極快的向四圍一掃，而後把聲音放低，『給日本老爺淨街！』

瑞宣的心中又黑了，低頭走過巷口。

在大槐樹底下，小崔的車歪斜橫狼的放着。小崔，倭瓜臉氣得一青一紅的，正和李四爺指手畫腳的說：「看見沒有？剛剛把車拉出去，又淨了街！教人怎麼往下混呢？一刀把我宰了，倒乾脆！這麼笨鋸鋸我，簡直受不了！」

李四爺今天得到消息較遲，含着歉意的向瑞宣打招呼：「街上怎樣啦？祁大爺！」

「吃過飯了？四爺爺？」瑞宣立住，勉强的笑着說：「大概是日本人從這裏過，淨街！」

「不是關城門？」在李四爺的心中，只要不關城門，事情就不至於十分嚴重。

「不至於吧！」

「快三十年沒見過這個陣式了！」李四爺慨嘆着說。「當初有皇上的時候，皇上出來才淨街！難道日本人要作咱們的皇上嗎？」

瑞宣沒話可答，慘笑了一下。

「祁先生！」小崔用烏黑的手扯了瑞宣一把，給大褂上印了兩個指頭印兒。「你看，到

底要怎樣呢？真要他媽的老這麼磨人，我可要當兵去啦！」

瑞宣喜歡李四爺與小崔這點情感，可是他沒法回答他們的問題。

四大媽拖着破鞋，眯着兩隻大近視眼，從門內出來。「誰說當兵去？又是小崔吧？你這小子，放下老婆不管，當兵去？真有你的！把老婆交給我看着嗎？趕緊回家睡個覺去，等鋪子開了門，再好好的去拉車！」

「四大媽，誰知道鋪子關到什麼時候呢！一落太陽，又該戒嚴了，我拉誰去？」

「不用管借鹽，還是借醋，我不准你在這兒瞎胡扯！」

小瑞知道反抗四大媽是沒有便宜的，氣哼哼的把車子拉進院子去。

「看你這老東西！」四大媽轉移了攻擊的目標。「鋪子都上了門，你怎麼不喊一聲，教大家夥知道知道哇？」說到了這裏，她才看見瑞宣：「喲！祁大爺呀，你看我這瞎摸合眼的！祁大爺，這麼一會兒關城，一會兒淨街的，到底都是怎麼回事呀？」

瑞宣沒話可說。他恨那些華北執政的人們，平日把百姓都裝在罐子裏，一旦遇到危難，他們用手一走，把那封得嚴嚴的罐子留給敵人！憑着幾千年的文化與歷史，民氣是絕對可用

的，可是……

「我也說不清！盼着過幾天就好點了吧！」他只能這麼敷衍一下，好搭訕着走開。

進了家門，他看見郝老人，天佑，瑞豐夫婦，都圍着棗樹閒談呢。瑞豐手裏捧着好幾個半紅的棗子，一邊吃，一邊說：「這就行了！不用管日本人也罷，中國人也罷，只要有人負責，諸事就都有了辦法。日本人和咱們的心理就都消停了！」說着，把棗核兒用舌頭一頂，吐在地上；又很靈巧的把另一個棗子往高處一扔，用嘴接住。

瑞豐長得乾頭乾腦的，什麼地方都彷彿沒有油水。因此，他特別注意修飾，凡能以人工補救天然的，他都不惜工本，虔誠修治。他的頭髮永遠從當中分縫，生髮油與生髮臘上得到要往下流的程度，他的乾臉永遠刮得極乾淨，像個剛剛削去皮的梨，臉蛋上抹着玉容油。他的小乾手上的指甲永遠打磨得十分整齊，而且擦上油。他的衣服都作得頂款式，鮮明着在大橋兒閒溜，人家總以為他是給哪個紅姑娘彈弦子的。

或者因為他的頭小，所以腦子也不大，他所注意的永遠是最實際的東西與問題，所走的路永遠是最省脚步的捷徑。他沒有絲毫的理想。

現在，他是一家中學的庶務主任。

瑞宜與瑞全都看不上老二。可是那老人，天佑，和天佑太太都相當的喜歡他，因為他的現實主義使老人們覺得他安全可靠，不至於在外而招災惹禍。假若不是他由戀愛而娶了那位摩登太太，老人們必定會派他當家過日子：他是那麼會買東西，會交際；會那麼婆婆媽媽的和七姑八老姨都說得來。不幸，他娶了那麼位太太。他實際，他自私；二者歸一，老人們看出不妥之處來，而老二就失去了家庭中最重要地位。爲報復這個失敗，他故意的不過問家事，而等到哥嫂買貴了東西，或處置錯了事情，他才頭頭是道的去批評，甚至於攻擊。

「大哥！」瑞豐叫得很親切，顯出心中的痛快：「我們學校決定了用存款維持目前，每個人——不論校長，教員，和職員——都暫時每個月拿二十塊錢維持費。大概你們那裏也這麼辦。二十塊錢還不夠我坐車呼烟的呢！可是，這究竟算是有了一個辦法；是不是？聽說日本的軍政的要人今天在日本使館開會，大概不久就能夠發表中日兩方面的負責人。一有人負責，我想，經費就會有了着落，維持費或者不至於發好久。得啦，這總算都有了頭緒；管他誰組織政府呢，反正咱們能掙錢吃飯就行！」

瑞宜很大方的一笑，沒敢發表自己的意見。在父子兄弟之間，他知道，沉默有時候是最保險的。

祁老人連連的點頭，完全同意於二孫子的話。他可是沒開口說什麼，因為二孫媳婦也在一旁，他不便當眾誇獎孫子，而增長他們少夫婦的驕氣。

「到教堂去啦？怎麼樣？」天佑問瑞宜。

瑞宜極忙把嘴插進來：「大哥，那個學校可是你的根據地！公立學校——或者應當說，中國人辦的學校——的前途怎樣，誰還也不敢說。外國人辦的就是錢學兒莊稼！你馬上應當運動，多得幾個錢點！洋人決不能教你拿維持費！」

瑞宜本來想暫時不對家中說他剛才在學校中的舉動，等以後自己找到別的事，補償上損失，再告厥大家。經老二這麼一通，他冒了火。還笑着，可是笑得不好看，他聲音很低，清楚的說：「我已經把那四個鐘頭辭掉了！」

「什——」老二連「什」下的「麼」還沒說出來，就又閉上了嘴。平日，他和老三常常吵嘴；老三不怕他，他也不怕老三；爭吵總是無結果而散。對老大，他只敢暗中攻擊，而不

致公鬧的吵鬧；他有點怕老人。今天，看瑞宣的神色不大對，他很快的閉上了嘴。

祁老人心裏很不滿意長孫這個餛飩往外推的辦法，可是不便說什麼，於是假裝沒有聽見。

天佑知道長子的一舉一動都有分寸，也知道一個人在社會上作事是必定有進有退的，而且進退決定於一眨眼的工夫，不願意別人追問爲什麼原因。所以他很怕別人追問瑞宣，而趕緊的說：「反正只是四點鐘，沒關係！老大你做做去！」

小順兒的媽正在東屋裏作事，兩手又濕又紅，用手背摩着腦門上的汗，在屋門裏往外探了探頭。院中大家的談話，她沒有聽清楚，可是直覺的感到有點不對。見丈夫往北屋走，她問了聲：「有瞭涼了的綠豆湯，喝不喝？」她的語氣滿含歉意，倒好像是她自己作了什麼使大家不快的事。

瑞宣搖了搖頭，走進老三屋裏去。老三正在床上躺着，看一本線裝書——洋書都被大哥給燒掉，他一來因爲無聊，二來因要看到底爲什麼線裝書可以保險，所以順手拿起一本來。看了半天，他才明白那是一本大學衍義。他絕着氣兒慢慢的看那些大字。字都印得很清楚

，可是彷彿都像些舞台上的老配角，穿戴着發舊的衣冠在那兒裝模作樣的扭着方步，一點也不精神。當他讀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學書籍的時候，書上那些緊湊的小字就像跳蚤似的又黑又亮。他皺緊了眉頭，用眼去捉牠們，一個個捉入腦中他須花費很大的心力與眼力，可是讀到一個段落，他便整個的得到一段知識，使他心中高興，而腦子也彷彿越來越有力益。那些細小的字，清楚的圖表，在他了解以後，不但只使他心裏寬暢，而且教他的想像活動——由那些小字與圖解，他想到宇宙的秩序，偉大，精微，與美麗。假若在打籃球的時候，他覺得滿身都是力量與筋肉，而心裏空空的；趕到讀書的時候，他便忘了身體，而只感到宇宙一切的地方都是精微的知識。現在，這本大字的舊書，教他摸不清頭腦，不曉得到底是什麼。他開始明白爲什麼敵人不怕線裝書。

「大哥！你出去啦？」他把書扔在一邊，一下子坐起來。

瑞宣把與鑾神父見面的經過，告訴了弟弟，然後補上：「無聊！不過，心裏多少痛快點！」

「我喜歡大哥你還有這麼點勁兒！」瑞全很興奮的說。

「誰知道這點勁兒有什麼用處呢？能維持多麼久呢？」

「當然有用處，人娶沒有這點勁兒，跟整天低着頭揀食的雞有什麼分別呢？至於能維持多麼久，倒難說了；大哥你就吃了這一家子的虧；連我也算上，都是你的累贅！」

「一想要神父的神氣，我真想躁腳一走，去給中國人爭點氣！連神父都這樣看不起咱們，別人更可想見了，我們再低着頭裝窩囊肺，世界上恐怕沒一個人同情咱們，看得起咱們了！」

「大哥你儘管這麼說，可是老攔着我走！」

「不，我不攔你走！多嘴我看走的時候到了，我必定放了你！」

「可要保守祕密呀，連大嫂也別告訴，」老三聲音很低的說。

「當然！」

「我就不放心媽媽！她的身子骨那麼壞，我要偷偷的走了，她還不哭個死去活來的？」瑞宣捱了一會兒才說：「那有什麼法子呢！國破，家就必亡啊！」

要是依着日本軍閥的心意，當然最如意與簡明的打算，是攻陷一處便成立個軍政府，以軍人作首領，而把政治用槍刺排着。但是，這樣去作，須一下手便有通盤的軍事計劃與雄厚

的兵力。事實上，他們有極大的侵略野心，而沒有整個的用兵計劃與龐大得足以一鼓而攻下

華北的兵力。他們的野心受了欺詐的誘惑，他們想只要東響邊警報，西放一把火，就能使中

華的政府與人民喪胆求和，而他們得以最小的損失換取最大的利益。欺詐是最危險的事，因

爲牠會翻過頭來騙你自己。日本軍人攻下了北平與天津，而戰事並沒有完結。他們須將錯就

錯的繼續打下去，而不能不把槍刺穿住的肥肉分給政客們與資本家們一些。他們討厭政客與

大腹賈，可是沒法子不准他們分肥。他們更討厭中國的漢奸，而漢奸又恰好能幫助他們以很

小的兵力鎮服一座城或一個縣分。他們須擦一擦手上的血，預備和他們所討厭的政客與漢奸

握手。握手之後，那些政客與漢奸會給他們想出許多好聽的字眼，去欺騙中國人與他們自。

己他們最不願要和平，而那些小鼻小眼的人却提出『和平』；他們本只忠於自己——爲升官，爲搶錢，而發動戰爭——而政客們偏說他們是忠於天宗。武士道的精神，因此，一變而爲欺人與自欺，而應當叱咤風雲的武士都變成了小丑。

假若他們不是這樣，而坦率的自比於匈奴或韓尼布爾，以燒紅的鐵鞭去擊碎了大地，他們在歷史上必定會留下個永遠被詛咒的名聲，像魔鬼永遠與天使對立似的。但是，他們既要殺人放火，而又把血迹與火場用紙掩蓋上。歷史上將無以名之，而只能很勉強的把他們比作黃鼬或老鼠。

北平爲老鼠們淨了街。老鼠是詭譎而怕人的。

他們的聚議，假若不是因戰爭催迫着，將永無結果。他們非教政客與漢奸們來幫忙不可，可是幫忙即須染指。他們應教別人分潤多少？分潤什麼？自己搶來的，而硬看着別人伸手來拿，不是什麼好受的事，特別是在鼠眼的東洋武士們。假若照著他們的本意，他們只須架上機關槍，一刻鐘的工夫便把北平改成個很大的屠場，而後把故宮裏的寶物，圖書館的書籍，連古寺名園裏的奇花與珍貴的陳設，統統的搬了走，用不着什麼粉飾犄角的作文章。可是，還有許多西洋人在北平，東洋的武士須戴上一張面具，遮蓋上猙獰的面孔。政客們又說，

這是政治問題，不應當多耗費子彈。資本家們也笑容可掬的聲明，屠殺有背於經濟的原理。最後，漢奸們打躬作揖的陳述，北平人是最老實的，決不抗日，應求「皇軍」高抬貴手。於是，最簡單的事變成很複雜，而屠殺却捨變成了組織政府與施行「王道」。

這樣的從軍事佔領迂迴到組織政府，使藏在天津的失意軍閥與官僚大為失望。他們的作官與樓閣的慾望，已經隨着日寇的侵入而由期待變為馬上可以如願以償。他們以為只要一向日本軍人磕頭便可以富貴雙臨。沒料到，日本軍人是要詳加選擇，而並不摸摸腦袋就算一個。同時，日本軍人中既有派別，而政客與資本家又各有黨系；日本人須和日本入鬥爭，華人也就必須隨着亂轉，而不知道主要的勢力是在哪裏。他們的簡單的認日本軍閥為義父的辦法須改爲見人就叫爸爸。他們慌亂、奔走、探聽、勾結、競爭、唯恐怕落選——這回能登台，才能取得「開國元勳」的資格與享受，他們像蒼天蠶食的蛆那麼活躍。

更可憐的是冠曉荷一類的人。他們所巴結的人已經是慌亂而不知究竟如何，他們自己便更摸不清頭腦。他們只恨父母沒多給了他們兩條腿！他們已奔走得筋疲力盡，而事情還是渺茫不定。

冠曉荷的俊美的眼已陷下兩個坑兒，臉色也黑了一些。他可是一點也不灰心，他既堅信要轉好運，又絕不疎忽了人事。他到處還是侃侃而談，談得嗓子都有點發啞，口中有時候發臭。他買了華達丸含在口中，即使是不說話的時候，口中好還有些事作。他的事情雖然還沒有眉目，他可是已經因到各處奔走而學來不少名詞與理論；由甲處販來的，他拿到乙處去賣；然後，由乙處又學來的一半句，再到丙處去說。而且，這樣的傳習與宣傳，還可以掩飾自己的失敗，常常的在一語未完而打個哈欠什麼的，表示自己因努力而感到疲乏。

假若他的事情已經成功，他一定不會有什麼閒心去關切，或稍稍的注意，老街舊鄰們。現在，事情還沒有任何把握，他就注意到鄰居們：爲什麼像祁瑞宣那樣的人們會一聲不響，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呢？他們究竟有什麼打算把握呢？對與錢默吟先生，他特別的注意。他以爲，像錢先生那樣的年紀，學問，典爲人，必定會因日本人來到而走一步好運。在他這幾天的奔走中，他看到不少的名士們，有預備以詩文結交日本朋友，打算創立個詩社什麼的。

從這些詩人騷客口中，冠曉荷學會了一套：

『日本人是喜歡作詩的，而且都作中國舊詩！要不怎麼說白話詩沒價值呢！』

有的預備着以繪畫和書法爲媒，與日本人接近，冠曉荷又學會一套：

「藝術是沒有國籍的，中國人作畫，正和日本人一樣，都要美。我們以美易美，也就沒什麼誰勝誰敗之分了！」

有的預備着以種花草爲保身之計，他們說：「日本人最愛花草。在東洋，連插花瓶都極有講究！大家在一塊兒玩玩花草，也就無須乎分什麼中國人與日本人了！」這一套也被冠先生學會。

這些準備與言論，使冠曉荷想到錢默吟。錢先生既會詩文，又會繪畫，還愛種花；全才！他心中一動：「喲！假若打着錢先生的旗號，成立個詩社或開個小鮮花店，而由自己去經營，豈不就直接的把日本人吸引了來，何必天天求爺爺告奶奶的謀事去呢？」

想到這裏，他也恍然大悟，喲！怨不得錢先生那麼又臭又硬呢，人家心裏有數兒呀！他很想去看看錢先生，但是又怕碰壁。想起上次在祁家門口與錢先生相遇的光景，他不再去吃釘子。他想還是先到祁家打聽一下好。假若祁瑞宣有什麼關於錢默吟的消息，他再決定怎樣到錢宅訪問——只要有希望，碰釘子也不在乎。同時，他也納悶祁瑞宣有什麼高深莫測的

辦法，何以一點也不慌不忙的在家裏蹲着。合上一顆華達丸，梳了梳頭髮，他到郝家來看一眼。

「瑞宣！」他在門口握好了手，非常親切的叫：「沒事吧？我來看看你們！」

同瑞宣來到屋中，落了坐，他先誇獎了小順兒一番，然後引入正題：「有甚麼消息沒有？」

「沒有呢；」

太沉悶了！冠曉荷以為瑞宣是故意有話不說，所以想用自己的資料換取情報：「我這幾天不短出去，真實的消息雖然很少，可是大致的我已經清楚了大勢所趨。一般的說，大家都以為中日必須合作。」

「哪麼大家？」瑞宣本不想得罪人，但是一遇到冠先生這路人，他就不由的話中帶着刺兒。

「冠先生覺到了那個刺兒，轉了轉眼珠，說：『自然，我們都希望中國能用武力阻止住外患，不過咱們打得過日本與否，倒是個問題。北平呢，無礙的是要暫時由日本人佔領，那麼，我想像咱們這樣有點用處的人，倒實在應當出來作點事，好少救我們的人民吃點虧。在這條胡同裏，我就看得起你老哥和錢默翁，也就特別的關切你們。這幾天，默翁怎樣？』

「這兩天，我沒去看他。」

「他是不是有什麼活動呢？」

「不知道！他恐怕不會動吧，他是詩人！」

「詩人不見得就不活動呀！聽說詩人杜秀陵就很有出任要職的可能！」

瑞宣不願再談下去。

「咱們一同看看默翁去，好不好？」

「改天吧！」

「哪一天？你定個時間！」

瑞宣被擠在死角落裏，只好改敷衍爲進攻。「找他幹什麼呢？」

「是呀，」曉荷的眼放出光來，「這就是我要和你商量商量的呀！我知道錢先生能詩善畫，而且愛養花草。日本人呢，也喜歡這些玩藝兒。咱們——你、我、錢先生——要是組織個什麼詩畫社，消極的能保身，積極的還許能交往上日本人，有點什麼發展！我們一定得這麼作，這確乎是條平安的路子！」

「那麼，冠先生，你以爲日本人就永遠佔據住咱們的北平了？」

「他們估據一個月也好，一百年也好，咱們得有個準備。說真的，你老哥別太消極！在這個年月，咱們就得充分的活動，好弄飯吃，是不是？」

「我想錢先生決不肯作這樣的事！」

「咱們還沒見着他呢，怎麼斷定？誰的心裏怎麼樣，很難不詳談就知道！」

瑞宜的胖臉微微紅起來。「我自己就不幹！」他以為這一句話一定開罪於冠先生，而可以不再多囉嗦了。

冠先生並沒惱，反到倒笑了一下：「你不作詩、畫畫、也沒關係！我也不會！我是說默翁作文章，咱們倆主持事務。早一點下手，把牌子創開，日本人必刮風而至，咱們的小羊圈就成了文化中心！」

瑞宜再不能控制自己，冷笑得出了聲。

「你再想想看！」冠先生立起來。「我覺得這件事值得作！作好了，於我們有益；作不好也無損！」一邊說，他一邊往院中走。「要不這樣好不好？我來請客，把錢先生請過來，大家談談？他要是意願上我那裏去呢，我就把酒菜送到這邊來！你看怎樣？」

瑞宣答不出話來。

走到大門口，冠先生又問了聲：「怎樣？」

瑞宣自己也不知道哼了一句什麼，便轉身進來。他想起那位賣神父的話。把神父的話與冠曉荷的話加在一處，他打了個寒戰。

冠曉荷回到家中，正趕上冠太太回來不久。她一面換衣服，一面喊洗臉水和酸梅湯。她的赤包兒式的臉上已起了粉，口與鼻大吞大吐的呼吸着，聲勢非常的大，彷彿是剛剛搶過敵人的兩三架機關槍來似的，

大赤包對丈夫的財祿是絕對樂觀的。這並不是她信任丈夫的能力，而是相信自己的手有通天。在這幾天內，她已經和五位國姨太太結為乾姊妹，而且順手兒贏了兩千多塊錢。她預言：不久她就和日本太太們結為姊妹，而教日本軍政要人們也來打牌。

因為滿意自己，所以她對別人不能不挑剔。「招弟！你幹了什麼？高第你呢？怎麼？該加勁兒的時候，你們反倒歇了工呢？」然後，指槐罵柳的，仍對兩位小姐發言，而目標另眼所在：「怎麼，出去走走：還晒黑了臉嗎？我的臉皮老，不怕晒！我知道幫助丈夫興家立

藥，不能專仗着臉子白，裝他媽的小妖精！」

說完，她伸着耳朵聽；假若尤桐芳有什麼反抗的表示，她準備大舉進攻。

尤桐芳，可是，沒有出聲。

大赤包把槍口轉向丈夫來：

「你今天怎麼啦？也不出去？把事情全交給我一個人了？你也不害羞！走，天還早晚，你給我乖乖的再跑一趟去！你又不是裹脚的小姐兒。還怕走大了腳？」

「我走！我走！」冠先生拿腔作調的說。「請太太不要發脾氣！」說罷，戴了帽子，懶央央的走出去。

他走後，尤桐芳對大赤包開了火，她頗會調動開火的時間：冠先生在家，她能忍就忍，爲是避免禍首的罪名；等他一出門，她的槍彈便擊射出來。大赤包的嘴已很夠野的，桐芳還要野上好幾倍。罵到連她自己都覺難以入耳的時候，她會坦率的聲明：「我是唱玩藝兒出身，滿不在乎！」

尤桐芳不記得她父母是誰，「尤」是她養母的姓。四歲的時候，她被人拐賣出來。八歲

她開始鼓書，她相當的聰明，十歲便登台掙錢。十三歲，被她的師傅給強姦了，影響到身體的發育，所以身量很矮。小扁臉，皮膚相當的細潤，兩隻眼特別的媚。她的嗓子不錯，只是底氣不足，往往唱着唱着便聲嘶力竭。她的眼補救了嗓子的不足。爲生活，她不能不利用她的眼幫助歌唱。她一出台，便正眼從右至左打個圓圈；使台下的人都以爲她是看自己呢。因此，她曾經紅過一個時期。她到北平來獻技的時候，已經是二十二歲。一來是，北平的名角太多；二來是她會打過兩次胎，中氣更不足了；所以，她在北平不甚得意。就是在她這樣失意的時候，冠先生給她贖了身。大赤包的身量——先不用多說別的——太高，所以他久想娶個矮子。

假若桐芳能好好的讀幾年同書，以她的身世，以她的聰明，她必能成爲一個很有用的女人。退一步說，即使她不讀書，而能堂堂正正的嫁人，以她的社會經驗，和所受的痛苦，她必能一撲納心的作個好主婦。她深知滄華美的衣服，悅耳的言笑，豐腴的酒席，都是使她把身心腐爛掉，而被拋棄在爛死樹子的毒藥。在表面上，她使媚眼，她歌唱，她開玩笑，而暗地裏她却以淚洗面。沒有父母，沒有兄弟姊妹親戚，睜開眼，世界是個空的。在空的世界

中，她須向任何人都微笑，都飛眼，爲是賺兩頓飯吃。在二十歲的時候，她已明白了一切都是空虛，她切盼遇到個老實的男人，給她一點生活的真實。可是，她只能作姨太太，除了她的媚眼無法一時改正——假如她遇上一個好男人——她願立刻改掉一切的惡習。但是，姨太太是「真有的」玩物；她須把媚惑衆人的手段用來取悅一個人。再加上大赤包的嫉妬與壓迫，她就更須向丈夫討好，好不至於把到了口的飯食又丟掉，一方面，她須用舊有的誘惑技巧拴住丈夫的心，另一方面，她決定不甘受欺侮，以免變成墊在桌腿下的青蛙。況且，在心裏，她不比任何人壞；或者，因爲在江湖上走慣了，她倒比一般的人更義氣些。以一個女人來說，她也不比任何女人更不貞節。雖然她十三歲就破了身，二十二歲就已墮過兩次胎，可是那並不是她自己的罪惡。因此，大赤包越攻擊她，她便越要抗辯，她覺得大赤包沒有罵她的資格。不幸，她的抗辯，本來是爲得到了解，可是因爲用了詬罵的形式來表達，便招來更多的攻擊與仇恨。她也就只好將錯就錯的繼續反攻。

今天，她的責罵不僅是爲她自己，而且爲了她的老家——遼寧。她不準知道自己是關外人不是，但是她記得在瀋陽的小河沿賣過蔥，而且她的言語也是那裏的。既無父母，她願安

定的有個老家，好教自己覺得不是無根的浮萍。她知道日本人騙了她的老家，也曉得日本人是怎樣虐待着她的鄉親，所以她深恨大赤包的設盡方法想接近日本人。

在全家裏，她只和高第說得來。冠曉荷對她相當的好，但是他的愛她純粹是寵愛玩弄，而毫無尊重的意思。高第呢：既不得父母的歡心，當然願意有個朋友，所以對桐芳能平等相待，而桐芳也就對高第以誠相見。

桐芳叫罵了一大陣以後，高第過來勸住了她。雷雨以後，多數是晴天；桐芳把怨氣放盡，對高第特別的親熱。兩個人談起心來。一來二去的，高第把自己的一點小祕密告訴了桐芳，引起桐芳許多的感慨。

「託生個女人，唉，就什麼也不用說了！我告訴你，大小姐，一個女人就像一個風箏。別看他花紅柳綠的，在半天空中搖搖擺擺，怪美的，其實那根線兒是在人家手裏呢！不服氣，你要揮斷那根線兒，好，你就頭朝下，不是落在樹上，就是掛在電線上，連尾巴帶翅膀，全扯得稀爛，比什麼都難看！」牢騷了一陣，她把話拉回來：「我沒見過西院裏的二爺。不過。要嫁人的話，就嫁個老老實實的人：不怕窮點，只要小兩口兒能消消停停的過日子就好

！你不用忙。我去幫你打聽：我這一盤算完了，睜開眼，天底下沒有一個親人！不錯，我有一個丈夫；可是，又不算個丈夫！也就是我的心路寬，臉皮厚；要不然，我早就扎在尿窩子裏死啦！得啦，我就盼着你有一門子好親事，也不枉咱們倆相好一程子！」

高第的短鼻子上縱起不少根的笑紋。

十

北平的天又高起來！八一三！上海的砲聲把久壓在北平人的頭上的黑雲給掀開了！

郝瑞宣的眉頭解開，胖臉上堆起一浪一浪的笑紋，不知不覺的低聲哼着岳武穆的滿江紅。

瑞全扯着小順兒，在院中跳了一個圈，而後把小妮子舉起來，扔出去，再接住，弄得妮子驚顫的尖聲笑着，而吓壞了小順兒的媽。

「老三！你要是把她的嫩胳膊嫩腿摔壞了，可怎麼辦！」小順兒的媽高聲的抗議。

郝老人只曉得上海是個地名，對上海抗戰一點也不感興趣，只慨嘆着說：「劫數！劫數！這又得死多少人呀！」

天佑在感情上很高興中國敢與日本決一死戰，而在理智上却擔憂自己的生意；「這一下子更完了，貨都由上海來啊！」

「爸爸，你老想着那點貨，就不爲國家想想！」瑞全笑着責備他老人家。

「我並沒說打日本不好哇！」天佑抱歉的聲辯。

小順兒的媽莫名其妙，也不便打聽，看到大家都快活，她便工作，並且加倍的力建的用吃一頓茴香餡的餃子。歪打正着，瑞全以爲大嫂是要以吃餃子紀念這個永遠在歷史上發光耀日子，而大加誇讚。

「大嫂我幫着你包！」

「你呀？歇着吧！打慣了球的手，會包餃子？別往臉上貼金啦！」

天佑太太聽到大家吵嚷，也出了聲：

「怎麼啦？」

瑞全跑到南屋，先把窗子都打開，而後告訴媽媽；「媽！上海也開了仗！」

「好！蔣委員長作大元帥吧？」

「是呀！媽你看咱們能打勝不能？」瑞全喜歡得忘了媽媽不懂軍事。

「那誰知道呀！反正先打死幾萬小日本再說！」

「對！媽你真有見識！」

「你們要吃餃子是不是？」

「大嫂的主意！她真有兩下子，什麼都知道！」

「攪我起來，我幫她拌餡子去；她拌餡子老太鹹！」

「媽你別動，我們有的是人！連我還下手呢！」

「你？」媽媽笑了一下。她慢慢的自己坐起來。

瑞全忙過去攙扶，而不知把手放在哪兒好。

「算了吧！別管我，我會下地！這兩天我好多了！」事實上，她的病是像夏天的雨，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當她精神好的時候，她幾乎和好人差不多；可是，忽然的一陣不舒服，她便須趕快去睡倒。

慢慢的，她穿上了鞋，立了起來。立起來，她是那麼矮，那麼瘦，瑞全彷彿向來沒注意過似的；他很驚訝。他很愛媽媽，可是向來沒想到過媽媽就是這樣的一個小老太太。再看，媽媽與祖父，父親，都長得不同。她不是祁家的人，可又是他的母親，他覺得奇怪，而不知

怎麼的就更愛她。再看，她的臉色，那麼黃，耳朵薄得幾乎是透明的，他忽然感到一陣難過。上海開了仗，早晚他須由家裏跑出去；上海在呼喚他！他走了以後，誰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媽媽呢。是不是能再見到她呢？

「媽！」他叫出來，想把心中的秘密告訴她。

「啊？」

「啊——沒什麼！」他跑到院中，仰頭看着那又高又藍的天，吐了口氣。

他到東屋看了看，見大嫂沒有容納他幫忙包餃子的表示，沒出聲，找了大媽去。

「大哥！我該走了吧？想想看，上海一開仗，得用多少人，我不能光坐在家裏等好消息！」

「到上海去？」

「是呀！以前，想走我找不到目的地；現在有了去處，還不走？再不走，我就要爆炸了！」

「怎麼走呢？天津有日本人把住，你又年輕力壯，又像學生的樣子，日本人能輕易放你

過去？我不放心！」

「你老這麼婆婆媽媽的，大哥！這根本是冒險的事，沒法子想得週到！溜出北平去再說，走一步再打算第二步！」

「咱們再仔細想一想！」瑞宣含着歉意的說。「怎樣走？怎樣化裝？帶什麼東西？都須想一想！」

「要是那樣，就別走啦！」瑞全並沒發氣，可是不耐煩的走出去。

瑞豐有點見風駛舵。見大多數的都喜歡上海開仗的消息，他覺得也應當隨聲附和。在他心裏，他並沒細細的想過到底打好，還是不打好。他只求自己的態度不使別人討厭。

瑞豐剛要讚美抗戰，又很快的改了主意，因為太太的口氣「與衆不同」。

瑞豐太太，往好裏說，是長得很富泰；往壞裏說呢，乾脆是一塊肉。身量本就不高，又沒有脖子，猛一看，她很像一個啤酒桶。臉上呢，本就長得蠢，又盡量的往上塗抹顏色，頭髮漫得像鷄窩，便更顯得蠢而可怕。瑞豐乾枯，太太豐滿，所以瑞全急了的時候就管他們叫「剛柔相濟」。她不只是那麼一塊肉，而且是一塊極自私的肉。她的腦子或者是一塊肥膩

，她的心再好也不過是一塊像蹄膀一類的東西。

「打上上海有什麼可樂的？」她的厚嘴唇懶懶的動彈，聲音不大，似乎喉眼都糊滿脂肪。
「我還沒上過上海呢！餉轟平了牠，怎麼辦？」

「轟不平！」瑞豐滿臉陪笑的說：「打仗是在中國地，大洋房都在租界呢，怎能轟平？就是不幸轟平了，也沒關係；趕到咱們有錢去逛的時候，早就又修起來了；外國人多麼闊，說修就修，說拆就拆，快得很！」

「不論怎麼說，我不愛聽在上海打仗！等我逛過一回再打仗不行嗎？」

瑞豐很為難，他沒有阻止打仗的勢力，又不願得罪太太，只好不敢再說上海打仗的事。

「有錢去逛上海，」太太並不因瑞豐的沉默而消了氣：「你多端才能有錢呢？除了你才算倒了霉！看這一家子，老少男女都是苛刻鬼，連看回電影都好像犯有麼罪似的！一天到晚，沒有說，沒有笑，沒有玩樂，老是擺着嘴像出喪的！」

「你別忙啊！」瑞豐的小乾臉上笑得要裂縫子似的，極懇切的說：「你等我事情稍好一點，夠咱們花的，再分家搬出去呀！」

「等！等！等！老是等！等到那一天？」瑞豐太太的胖臉漲紅，鼻樑上冒出油來。

中國的飛機出動！北平人的心都跳起多高！小崔的耳邊老像有飛機嚮似的，抬着頭往天上找。他看見一隻敵機，但是他硬說是中國的，紅着倭瓜臉和孫七辯論。

「要誇剃頭刮臉，我沒的可說；你拜過師，學過徒；說到眼神，就該你閉上嘴了；尊家的一對眼有點近視呀；我看得清楚極了，飛機的翅膀上畫着青天白日；一點錯沒有！咱們的飛機既能炸上海，就能炸北平！」

孫七心中本來也喜歡咱們的飛機能來到北平，可是經小崔一說，他就不能不借題拾幾口槓。及至小崔攻擊到他的近視眼，他認了輸，夾着小白布包，笑嘻嘻的到鋪戶去作活。到了鋪戶中，他把小崔的話擴大了一些，告訴給小商人們。他一手按着人家的臉，一手用刀在臉上和下巴底下刮剃，低聲而懇切的說：「我剛才看見七架咱們的轟炸機，好大個兒，翅兒上畫着青天白日，清楚極了！」人家在他的剃刀威脅之下，誰也不敢分辯。

小崔哼唧着小曲，把車拉出去。到車口，他依然廣播着他看見了中國飛機。在路上，看到日本兵，他揚着點臉飛跑，跑出相當的遠，他高聲的宣佈：「全殺死你們忘八入的！」而

後，把咱們的飛機飛過天空的事，告訴給坐車的人。

李四許久也沒應下活來——城外時時有砲聲，有幾天連巡警都罷了崗，誰還敢辦家呢。今天，他應下一當兒活來，不是潑家，而是出殯。他的本行是「窩牌兒」，到了脫年，他也應喪事；他既會穩當的綑紮與挪移匣箱桌椅，當然也能沒有失閃的調動棺材。在護國寺街口上，棺材上了殯。一把紙錢像大白蝴蝶似的飛到空中，李四爺的尖銳清脆的聲音喊出：「本家兒賞錢八十吊啊！」抬殯的人們一齊喊了聲「啊！」李四爺，穿着孝袍，精神百倍的，手裏打着響尺，好像把滿懷的顧慮與牢騷都忘了。

李四大媽在小羊圈口上，站得緊靠馬路邊，爲是看看丈夫領殯——責任很重的事——的威風。擦了好幾把眼，看見了李四爺，她含笑的說了聲：「看這個老東西！」

棚匠劉師傅也有了事作。警察們通知有天棚的人家，趕快把棚簾拆掉。警察們沒有告訴大家拆棚的理由，可是大家都猜到這是日本鬼子怕中央的飛機來轟炸；簾棚是容易起火的。劉師傅忙着出去拆棚。高高的站在房上，而希望能看見咱們的飛機。

小文夫婦今天居然到院中來調鑿子，好像已經不必再含羞帶愧的作了。

連四號的馬老寡婦也到門口來看。她最胆小，自從盧溝橋響了炮，她就沒邁過街門的門坎。她也不許她的外孫——十九歲的程長順——去作生意，唯恐他有什麼失閃。她的頭髮已完全白了，而身上上下下都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手指上還戴着四十年前的式樣的，又重又大的，銀戒指。她的相貌比李四媽還更和善；心理也非常的慈祥，和李四媽差不多。可是，她在行動上，並不像李四媽那樣積極，活躍，因為自從三十五歲她就守寡，不能不嚴重謹慎一些。

她手中有一點點積蓄，可是老不露出來。過日子，她極儉省，並且教她的外孫去作小生意。外孫程長順在八歲的時候父母雙亡，就跟着外婆。他的頭很大，說話有點噴鼻，像患着長期傷風似的。因為頭大，而說話又吧嚶吧嚶的，所以帶着點傻相；其實他並不傻。外婆對她很好，每飯都必給他弄點油水，她自己可永遠吃素。在給他選擇個職業的時候，外婆很費了一番思索；結果是給他買了一架舊留聲機和一兩打舊唱片子，教他到後半天出去轉一轉街。長順非常喜歡這個營業，因為他自己喜歡唱戲。他的營業也就是消遣。他把自己所有的唱片上的戲詞與腔調都能唱上來。遇到片子殘破，中間斷了一點的時候，他會自己用嘴哼唧着

給補充上。有時候，在給人家唱完半打或一打片子之後，人家還特煩他大聲的唱幾句。他說話時雖嗚嗚噓噓的，唱起來可並不這樣；反之，正因為他的鼻子的關係，他的歌唱的尾音往往收入鼻腔，聽起來很深厚有力。他的生意很不錯，有幾條街的人們專等着他，而不照顧別人。他的嚶鼻成了他的商標。他的志願是將來能登台去唱黑頭，因他的腦袋既大，而又富于鼻音。

這一程子，長順悶得慌極了！外婆既不許他出去轉街，又不准他在家里開留聲機。每逢他剛要把機器打開，外婆就說：「別出聲兒呀，長順，教小日本鬼，聽見還了得！」

今天，長順告訴外婆：「不要緊了，我可以出去作買賣啦！上海也打上了，咱們的飛機，一千架，出去炸日本鬼子！咱們準得打勝，上海一打勝，咱們北平就平安了！」

外婆不大信長順的話，所以大着胆子親自到門外調查一下；倒彷彿由門外就能看到上海似的。

老太太的白髮，在陽光下，發着一圈兒銀光。大槐樹的綠色照在她的臉上，給皮膚上的黃亮光兒減去一些，有縐紋的地方都畫上一些暗淡的細道兒。胡同裏沒有行人，沒有動靜，她獨自立了一會兒，慢慢的走向屋中去。

「怎樣？外婆！」長順急切的問。

「倒沒有什麼，也許真是平安了！」

「上海一開仗，咱們準打勝！外婆你信我的話，準保沒錯兒！」長順開始收拾工具，準備下午出去作生意。

全胡同中，大家都高興，都準備着迎接勝利，只有冠曉荷心中不大痛快。他的事情還沒
有眉目。假若事情已定，他大可以馬上去混水摸魚，管什麼上海開仗不開仗。但是，事情既
沒決定，而上海已經在抗戰，萬一中國打勝，他豈不是沒打到狐狸面弄來一屁股臊？他很不
痛快的決定這兩天暫時停止活動，看看風色再說。

大赤包可深不以爲然：「你怎麼啦？事情剛剛開頭兒，你怎麼懈了勁兒呢？上海打仗？關
咱們什麼屁事？憑南京那點兵就打得過日本？笑話！再有六個南京也不行！」大赤包差不多
像中了邪。她以爲後半世的產業與享受都憑此一舉，絕對不能半途而廢。

湊巧，六號住的丁約翰回來了。丁約翰的父親是個基督教徒，在庚子年被義和團給殺了。
父親知道，兒子就得到洋人的保護；約翰從十三歲就入了「英國府」作打雜兒的。漸漸的，

他升爲擺合的，現在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了。雖然擺合的不算什麼很貴的職業，可是由小羊圈的人們看來，丁約頓是與衆不同的。他自己呢已很會吹噓，一題到身家，他便告訴人家他是世襲基督徒；一題到職業，他便聲稱自己是在英國府作洋事——他永遠管使館叫作「府」，因爲「府」只比「宮」次等兒。他在小羊圈六號住三間正房，並不像孫七和小崔們只住一間小屋。他的三間房都收拾得很乾淨，而且頗有些洋擺設：案頭上許多內容一樣而封面不同的洋書——四福音書和聖詩；櫥子裏有許多殘破而能將就使用的啤酒杯，香檳杯，和各式樣的玻璃瓶與咖啡盒子。論服裝，他也有特異之處，他往往把舊西服上身套在大衫上當作馬褂——當然是洋馬褂。

在全胡同裏，他只與冠家有來往。這因爲：第一，他看不起別的人家，而大家也並不怎麼特別尊敬他，所以彼此兩便，不必往來；第二，他看得起冠家，而冠家也能欣賞他的洋氣，這已經打下友誼的基礎，再加上，他由「府」裏拿出來的一點黃油，咖啡，或真正的牛津橙子醬什麼的，只有冠家喜歡要，懂得牠們是多麼地道，所以雙方就更多了一些關係——他永遠把這類的洋貨公道的賣給冠家。

這次，他只帶來半瓶蘇格蘭的灰色奇酒，打算白送給冠先生。

假若丁約翰是在隨便的一家西餐館擺台，大赤包必定不會理會他，即使他天天送來黃油與罐頭。丁約翰是在英國府擺台，這就大有文章了。假若宮裏的太監本來是殘廢的奴役，而出在皇宮裏的關係被人另眼看待，那麼，大赤包理當另眼看待丁約翰。她覺得丁約翰本人與丁約翰所拿來的東西，都不是為奇，值得注意的倒是「英國府」那三個有聲勢的字。丁約翰來自英國府，那些東西來自英政府，這致大赤包感到冠家與英國使館有了聯繫，一點可驕傲的聯繫！每逢她給客人拿出咖啡或果醬的時候，她必要再三的說明：「這是由英國府拿出來的！」「英國府」三個字彷彿粘在了她的口中，像口香糖似的那麼甜美。

見了約翰提着酒瓶進來，她立刻停止了中斥丈夫，而把當時所能帶到臉上的笑意全搬運上來：「哈，丁約翰！」她也非常喜歡「約翰」這兩個字。雖然牠們不像「英國府」那麼堂皇雄偉，可是至少也可以與「沙丁魚」、「灰色奇酒」並駕齊驅的含有洋味。

丁約翰，四十多歲，臉刮得很光，背挺得很直，眼睛永遠不敢平視，而老向人家的手部留意，好像人們的手裏老拿着刀叉俱的。聽見大赤包親熱的叫他，他只從眼神上表示了笑意

——在英國府住慣了，他永不敢大聲的說笑。

「拿什麼？」大赤包問。

「灰色奇！送給你的，冠太太！」

「送？」她的心裏顫動了一下。她面喜賦小便宜。接過去，像抱吃奶的嬰孩似的，她把酒瓶擡在胸前。「謝謝你呀，約翰！你喝什麼茶？還是香片吧？你在英國府常喝紅茶，該換換口味！」

「坐下，約翰！」冠先生也相當的客氣。「有什麼消息沒有？上海的戰事，英國府方面怎樣看？」

「中國還能打得過日本嗎？外國人都說，大概有三個月，至多半年，事情就完了；」丁約翰很客觀的說，倒彷彿他不是中國人，而是外國的駐華外交官。

「怎麼完？」

「中國軍隊教人家打垮！」

大赤包聽到此處，一頭奮，幾乎把酒瓶掉在地上。「冠曉荷！你聽見沒有？雖然我是個

老娘們，我的見識可不比你們男人低！把胆子壯起點來，別錯過了機會！」

冠曉荷撻了一小會兒，然後微笑了一下：「你說的對！你簡直是會思想的坦克車！」

十一

生在某一種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個文化是什麼，像水中的魚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麼水。假若他自己不能完全客觀的去了解自己的文化，那能夠客觀的來觀察的旁人，又因為生活在這種文化以外，就極難嗅到牠的滋味，而往往因一點鱗屑，斷定他美，或幾個瑕疵而斷定他醜。不幸，假若這個觀察者是要急於蒐集一些資料，以便證明他心中的一點成見，他也許就只找有麻子的看，而對擦麻油的閉上眼。

日本人是相當的細心的。對中國的一切，他們從好早就有很詳密的觀察與調查，而自居為最能了解中國人的人。對中國的工藝農商與軍事的情形，他們也許比中國人還更清楚。但是，他們要拿那些數目字作為了解中國文化的基礎，就正好像拿着一本旅行指南而想作出欣賞山水的詩來。同時，他們為了施行詭詐與愚弄，他們所接觸的中國人多數的是中華民族的渣滓。這些渣滓，不幸，給了他們一些便利，他們便以為認識了這些人就是認識了全體中

政國人，因而斷定了中國文化裏並沒有禮義廉恥，而只有男盜女娼。國際間的友誼才是了解文化的真正基礎，彼此了解並尊重彼此的文化，世界上才會有和平。日本人的辦法，反之，却像一個賊到一所大宅子中去行竊，因賄賂了一兩條狗而偷到了一些值錢的東西；從此，他便認爲宅子中的東西都應該是他的，而以爲宅子中只有那麼一兩條狗可以用錢贖收買的狗。這，教日本人吃了大虧。他們的細心，精明，勤苦，勇敢，都因爲那兩條狗而變成心勞日拙，他們變成了償賊，而賊盜是要受全人類的審判的！

他們沒有想到在平津陷落以後，中國會有全面的抗戰。在他們的軍人心裏，以爲用密約劫奪了平津，便可以用軍事佔領的方式，一方面假裝靜候政治的解決，一方面實行劫掠，先把他們的衣袋裝滿了金銀。這樣，他們自己既可達到發財的目的，又可以使軍人總覺覺在他們國內繼續增高。因此，上海的抗戰，使在平津的敵寇顯出慌張。他們須一方面去迎擊，一方面穩定平津；他們沒法把平津的財寶都帶在身上去作戰。怎樣穩定平津？他們在事前並沒有多少準備。肆意的屠殺固然是最簡截明快的辦法，但是，有了南京政府的全面抗戰，他們開始覺到屠殺也許是危險的事，還不如把他們所發覺的中國狗拉出幾條來，給他們看守着，

平津。假若在這時候，他們能看清楚，中國既敢抗戰，必定是因為在軍事的估量而外，還有可用的民氣，在物質的損失中，具有忍無可忍的決心，他們就會及時的收兵，免得使他們自己墮入無底的深淵。可是，他們不相信中國是有深厚文化的國家，而只以鎗砲的數目估計了一切。人類最大的慘劇便是彼此以武力估計價值，像熊或狗似的老想試試自己的力氣，而忽略了知慧才是最有價值的，與真有價值的。

醞釀了許久的平津政治組織，在那半死不活的政務委員會外，只出來了沒有什麼用處的維持會，與替日本人維持地面的市政府；日本軍人們心裏很不痛快；因為這樣的簡陋的場面頗有損于『帝國』的尊嚴。漢奸們不高興，因為出頭的人是那麼少，自己只空喜歡了一場，而並不能馬上竊蜂似的全作了官。好諷刺的人管這叫作傀儡戲，其實傀儡戲也要行頭鮮明，鑼鼓齊備，而且要生末淨旦俱全；這不能算是傀儡戲，而只是一鏢，一羊一獅的獅子戲而已。用金戲，心血，人命，而只換來一場獅子把戲，是多滑稽而可憐呢！

冠曉荷聽了丁約翰的一番話，決定去加入獅子戲，而把上海的抗戰放在一邊，絕對不再加以考慮。市長和警察局長既然發表了，他便決定向市政府與警察局去活動。對市政府與警

他完全不懂，但是總以為作官是一種特別的技巧，而不在于有什麼專門的學識沒有。

他和大赤包又奔走了三四天，依然沒有什麼結果。曉荷無可如何之中，找出點原諒自己的道理：「我看哪，說不定上海的作戰只是給大家看看，而骨子裏還是講和。講和之後，北平的官員還是由南京任命，所以現在北平也大更動人。要不然，就憑咱們這點本事，經驗，和活動的詭力，怎麼會虧撲個空呢？」

「放你的狗屁。」大赤包心中也不高興，但是還咬着牙不自認失敗。「你的本事在哪兒？我問問你；真有本事的話，出去一伸手就拿個官來，看看你！不說你自己是窩囊肺，倒胡猜亂想的洩自己的氣！日子還長着呢，現在就洩了氣還行嗎？挺挺你的脊梁骨，去幹哪！」

冠先生很難過的笑了笑。不便和太太吵嘴，他暗中決定：無論用什麼方法，也得弄個官兒，教她見識見識！

這時候，真的消息與類似謠言的消息，像一陣陣方向不同，冷暖不同的風似的刮入北平。北平，在世界人的心中是已經死去，而北平却還和中華民國一齊活着，他們的心還和中華一切地方的英勇抵抗而跳動。東北的義勇軍又活動了，南口的敵人，傷亡了三千，青島我軍

打退了登陸的敵人，石家莊被炸……這些真的假的消息，一個緊跟着一個。一會兒便傳遍了全城。特別使小羊圈的人們興奮的是青年汽車夫，在南宮附近，把一部卡車開到山澗裏去，青年和車上的三十多名日本兵，都碎成了肉醬。青年是誰？沒有人知道。但是，人們猜測，那必是錢家的二少爺。他年輕，他在京北開車，他老不回家……這些事實都給他們的猜測以有力的佐證，一定是他；可是，錢宅的街門還是關得嚴嚴的，他們無從去打聽消息。他們只能多望一望那兩扇沒有門神，也沒有多少油漆的門，表示尊敬與欽佩！

瑞宣聽到人們的嘀咕，心中又驚又喜。他常聽祖母說，在庚子年八國聯軍入城的時候，許多有地位的人全家自盡殉難。不管他們殉難的心理是什麼，他總以為敢死是氣節的表現。這回日本人攻進北平，人們彷彿比庚子年更聰明了，除了陣亡的將士，並沒有什麼殉難的官員與人民。這是不是真正的聰明呢？他不敢斷定。現在，聽到錢二少爺的比自殺殉難更壯烈，更有意義的舉動，他覺得北平人並不盡像他自己那麼因循苟安，而是也有英雄。他相信這件事是真的，因為錢老人曾經對瑞全講過二少爺的決定不再回家。同時，他深怕這件事會連累到錢家的全家，假若大家因為欽佩錢仲石而隨便題名道姓的傳播。他找了李四爺去。

李四爺答應了暗地裏囑咐大家，不要再聲張，而且讚嘆着：「咱們要是都像人家錢二少，別說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們刺毛啊！」

瑞宣本想去看看錢老先生，可是沒有去，一來他怕惹起街坊們的注意，二來怕錢先生還不曉得這回事，說出來倒教老人不放心。

李四爺去囑咐大家，大家都覺得應該留這點神。可是，在他遇到小崔以前，小崔已對尤桐芳說了。小崔雖得罪了冠先生和大赤包，尤桐芳高第可是還坐他的車；桐芳對苦人是有同情心的，所以故意的雇他的車，而且多給點錢，好教小崔沒白挨了大赤包那一個嘴巴；高第呢是成心反抗母親，母親越討厭小崔，她就越多坐他的車子。

坐着小崔的車，桐芳總喜歡和他說些閒話。在家裏，一切家務都歸大赤包處理，桐芳不能過問。她雖嫁了人，而不能作主婦，她覺得自己好像是住在旅館中的娼妓！因此，她愛問小崔一些家長里短，並且羨慕小崔的老婆——雖然窮苦，雖然常被打，可究竟是個管家的王婦。小崔呢，不僅向桐芳報告家政，也談到街坊四鄰的情形。照著往常的例子，他把他引以為榮的事也告訴了她。

裏出了奇事！」

「冠太太！」不當着冠家的人，他永遠稱呼她太太，爲是表明以好換好。「咱們的胡同

「什麼奇事？」她問，以便叫她多喘喘氣。

「聽說錢家的二爺，摔死了一車日本兵！」

「是嗎？聽誰說的？」

「大家夥兒都那麼說！」

「喝：他可真行！」

「北平人也不都是窩囊肺！」

「那麼他自己呢？」

「自然也死嘍，拼命的事嗎！」

桐芳回到家中，把這些話有枝添葉的告訴給高第，而被招弟偷偷聽了去。招弟又「本社專電」似的告訴了冠先生。

曉荷聽完了招弟的報告，心中並沒有什麼感動。他只覺得錢二少爺有點愚蠢：一個人只

有一條命，爲捺死別人，而也把自己饒上，才不算！餘了這點批判而外，他並沒怎樣看重這條專電。順口答許的，他告誡了大赤包。

大赤包要是決定作什麼，便連作夢也夢見那回事。她的心思，現在，安全縈繞在給祝曉荷運動官上，所以刮一陣風，或房簷上來了一雙喜鵲，她都以爲與冠先生的官運有關。聽到錢二少的消息，她馬上有了新的決定。

「曉荷！」她的眼一眨一眨的，臉兒上籠罩着一股既莊嚴又神祕的神氣，頗似西太后與內閣大臣商議國家大事似的。「去報告！這是你的一條遺身之路！」

曉荷楞住了。教他去貪贓受賄，他敢幹；他可是沒有挺着胸去直接殺人的胆氣。

「怎麼啦？你！」大赤包審問着。

「去報告？那得抄家呀！」曉荷覺得若是錢家被抄了家，都死在刀下，錢先生一定會來鬧鬼！

「你這個鬚頭賊腦的傢伙！你要管你自己的前途，管別人抄家不抄家幹嗎！再說，你不是吃過錢老爺子的釘子，想報復嗎？這是機會！」

聽到「報復」，他動了點心。他以為該默吟大不該那麼拒人千里之外；那麼，假若該家真被抄了家，也是咎由自取，——大概也就不會在死後還鬧鬼！他也琢磨出來：數情錢默吟的又臭又硬並不是與日本人有關係，而是與南京通音氣；那麼，假若南京真打勝了，默吟得了勢，還有他——冠曉荷——的好處嗎？

「這個消息真不真呢？」他問。

「桐芳聽來的，問她！」大赤包下了懿旨。

審問桐芳的結果，並不能使曉荷相信那個消息是千真萬確的。他不願拿着個可信可疑的消息去討賞。大赤包可是另有看法：

「真也罷，假也罷，告他一狀再說！即使消息是假的，那又有什麼關係，我們的消息假，而心不假；教上面知道咱們是真心實意的向着日本人，不也有點好處嗎？你要是胆子小，我去！」

曉荷心中還不十分安帖，可是又不敢勞動皇后御駕親征，只好答應下來。

桐芳又很快的告訴了高第。高第在屋裏轉開了磨。仲石，她的幻想中的英雄，真的成了

英雄。她覺得這個英雄應當是屬於她的。可是，他已經死去。她的愛，預言，美好的幻夢一齊落了空！假若她不必入尼姑庵，而世界上還有她的事作的話，她應當首先去搭救錢家的人。但是，她怎麼去見錢先生呢？錢先生既不常出來，而街門又永遠關得嚴嚴的；她若去叫門，必被自己家裏的人聽到。寫信，從門縫塞進去？也不妥當。她必須親自見到錢先生，才能把話說得詳盡而懇切。

她去請桐芳幫忙。桐芳建議從牆頭上爬過去。她說：「咱們的南房西邊不是有一棵小槐樹？上了槐樹，你就可以夠着牆頭！」

高第願意這樣去冒險。她的心裏，因仲石的犧牲，裝滿了奇幻的思想的。她以為仲石的死是受了她的精神的感召，那麼，在他死後，她也應當作些非凡的事情。她決定去爬牆，並且囑咐桐芳給她觀風。

大概有九點鐘吧。冠先生還沒有回來。大赤包有點頭痛，已早早的上了床。招第在屋中讀着一本愛情小說。高第決定乘這時機，到西院去。她囑咐桐芳聽着門，因為她回來的時候是不必爬牆的。

她的短鼻子上出着細小的汗珠，手與唇都微顫着。爬牆的危險與舉動的奇突，使她興奮，勇敢，而又有點懼怕。爬到牆那邊，她就可以看見英雄的家；雖然英雄已死，她可是還能看到些英雄的遺物；她應當要過一兩件來，作為紀念；想到那裏，她的心跳得更快了；假若不是桐芳托她兩把，她必定上不去那棵小樹。上了樹，她的心中清醒了好多，危險把幻想都趕了走。她的眼睛得很大，用顫抖的手牢牢的抓住牆頭。

費了很大的事，她才轉過身去。轉了身，手扒着牆頭，腳在半空，她只顧了喘氣，把一切的別的事都忘掉。她不敢往下看，又不敢鬆手，只閉着眼睛掙扎着掛在那裏。好久，她心裏一迷忽，手因無力而鬆開，她落在了地上。她的身量高，西院的地又因種花的關係而頗鬆軟，所以她只覺得心中震動了一下，腿腳倒都沒碰疼。這時候，她清醒了好多，心跳得很快。

再轉過身來，她看明白：其餘的屋子都黑忽忽的，只有北房的西間兒有一點燈光。燈光被窗簾遮住，只透出一點點。院中，高矮不齊，一叢叢的都是花草；在微弱的燈光中：像一些蹲伏着的人。高第的心跳得更快了！她大着胆，手捂着胸口，慢慢的用腳試探着往前挪動，底襟時時掛在刺柵一類的枝上。好容易，她挪移到北屋外，屋裏有兩個人輕輕的談話。她閉着

氣，蹲在窗下。屋裏的話聲是一老一少，老的（她想）一定是錢老先生，少的或者是錢大爺。聽了一會兒，她辨清那年少的不是北平口音，而是像膠東的人。這，引起她的好奇心，想立起來看看窗簾有沒有縫隙。急於立起來，她忘了窗台，把頭碰在上面。她把個「哎喲」只吐出半截，可是已被屋中聽到，燈立刻滅了。隔了一小會兒，錢先生的聲音在問：「誰？」

她慌成了一團，一手搗着胸口，一手按着頭，半蹲半立的木在那裏。

錢先生輕輕的出來，又低聲的問了聲「誰？」

「我！」她低聲的回答。

錢先生吓了一跳：「你是誰？」

高第留着神立起來：「小點聲！我是隔壁的大小姐，有話對你說。」

「進來！」錢先生先進去，點上燈。

高第的右手還在頭上摸弄那個包，慢慢的走進去。

錢先生本來穿着短衣，急忙找到大衫穿上，把鈕扣扣錯了一個。「冠小姐？你打哪兒進來的？」

高第一脚的露水，衣服被花枝掛破了好幾個小口子，頭上一個包，頭髮也碰亂，看了看自己，看了看錢先生，覺得非常的好笑。她微笑了一下。

錢先生的態度還鎮靜，可是心裏有點莫名其妙之感，眨巴呆眼看着她。

「我由牆上跳過來的，錢伯伯！」她找了個小凳，坐下。

「跳牆？」詩人向外打了一眼。「幹嗎跳牆？」

「有要緊的事！」她覺得先生是那麼敦厚可愛，不應當列再質問着他。「仲石的事！」

「仲石怎樣？」

「伯伯，你還不知道？」

「不知道！他老沒有回來！」

「大家都說，都說……」她低下頭去，擰着。

「都說什麼？」

「都說他摔死一車日本兵！」

「真的？」老人的油汪水滑的烏牙露出來，張着點嘴，等她回答。

「大家都那麼說！」

「啊！他呢？」

「也……」

老人的頭慢慢往下低，眼珠往旁邊挪，不敢再看她。高第急忙的立起來，以為老人要哭。老人忽然又抬起頭來，並沒有哭，只是眼中溫潤了些。縱了一下鼻子，他伸手把桌下的酒瓶摸上來。「小姐，你……」他的話說得不甚真切，而且把下半句——你不喝酒吧？——嚥了回去。厚頓頓的手微有點顫，他倒了大半茶杯茵陳酒，一揚脖喝了一大口。用袖口抹了抹嘴，眼亮起來，他看着高處，低聲的說：「死得好！好！」打了個酒隔，他用烏牙咬上了下唇。

「錢伯伯，你得走！」

「走？」

「走！大家現在都吵嚷這件事，萬一鬧到日本人耳朵裏去，不是要有滅門的罪過嗎？」

「啊！」錢先生反倒忽然笑了一下，又端起酒來。「我沒地方去！這是我的家，也是我

的坟墓！况且，刀放脖子上的時候，我要是躲閃，就太無勇了吧！小姐，我謝謝你！請回去
吧！怎麼走？」

高第心裏很不好受。她不能把她父母的毒計告訴錢先生，而錢先生又是這麼真誠，正氣
可愛。她把許多日子構成的幻想全都忘掉，忘了對仲石的虛構的愛情，忘了她是要來看看
「英雄之家」，她是面對着一位可愛而將要遭受苦難的老人；她應當設法救他。可是，她一
時想不出主意。她用一點笑意掩飾了她心中的不安，面說了聲：

「我不用再跳牆了吧？」

「當然！當然！我給你開門去！」他先把杯中的餘酒喝盡，而後身子微幌了兩幌，彷彿
頭發暈似的。

高第扶住了他。他定了定神，說：「不要緊！我開門去！」他開始往外走。一邊走一邊
嘟囔：「死得好！死得好！我的……」他沒敢叫出兒子的名子來，把手扶在屋門的門框上，
立了一會兒。院中的葦葉蒨與夜來香放着濃烈的香味，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高第不能明白老詩人心中的複雜的感情，而只覺得錢先生的一切都與父親不同。她所感

到的不同並不是在服裝面貌上，而是在一種什麼無以名之的氣息上，錢先生就好像一本古書似的，寬大，雅靜，尊嚴。到了大門內，她說了句由心裏發出來的話：「錢伯伯別傷心吧！」

錢老人嚶嚶的答應了兩聲，沒說出話來。

出了大門，高第飛也似的跑了幾步。她跳牆的動盪是出於好玩，冒險，與詭祕的戀愛；搭救錢先生只是一部分。現在，她感到了充實與崇高，忘了仲石，而只記住錢先生；她願立刻的一股腦兒都說給桐芳聽。桐芳在門內等着她呢，沒等叫門，便把門開開了。

默吟先生立在大門外，仰頭看着大塊樹的密叢叢的黑葉子，長嘆了一聲。忽然，靈機一動，他很快的跑到祁家門口，正趕上瑞宣來關街門，他把瑞宣叫了出來。

「有工夫沒有？我有兩句話跟你談談！」他低聲的問。

「有！要不是你來，我就關門睡覺去了！完全無事可作，連書也看不下去！」瑞宣低聲的答對。

「好！上我那裏去！」

「我進去說一聲。」

默吟先生先回去，在門洞裏等着瑞宣。瑞宣緊跟着就來到，雖然一共沒有幾步路，可是他趕得微微有點喘；他知道錢先生夜間來訪，必定有要緊的事。

到屋裏，錢先生握住瑞宣的手，叫了聲：「瑞宣！」他想和瑞宣談仲石的事。不但要談仲石殉國，也還要把兒子的一切——他幼時是什麼樣子，怎樣上學，愛吃什麼……——都說給瑞宣聽。可是，他嘆了一口氣，鬆開手，嘴唇輕輕的動了幾動，彷彿是對自己說：「談那些幹什麼呢！」

比了個手式，請瑞宣坐下，錢先生把雙肘都放在桌兒上，面緊對着瑞宣的，低聲而懇切的說：「我要請你幫個忙！」

瑞宣點了點頭，沒問什麼事，他覺得只要錢伯伯教他幫忙，他就應當馬上答應。

錢先生拉過一個小凳來，坐下，臉仍舊緊對着瑞宣，閉了會兒眼。睜開眼，他安詳了好多，臉上的肉鬆下來一些。

「前天夜裏，」他低聲的安詳的說：「我睡不着。這一程子了，我夜夜失眠！我想

，亡了國的人，大概至少應當失眠吧！睡不着，我到門外去散散步。輕輕的開開門，我看見一個人緊靠着槐樹立着呢！我趕緊退了回來。你知道，我是不大愛和鄰居們打招呼的。遞回來，我想了想：這個人不大像附近的鄰居。雖然我沒看清楚他的臉，可是以他的通身的輪廓來說，他不像我認識的任何人。這引起我的好奇心。我本不是好管閒事的人，可是失眠的人的腦子特別精細，我不由的想看清他到底是誰，和在樹底下幹什麼。」說到這裏，他又閉了閉眼，然後把杯中的餘滴到在口中，啞摸着滋味。「我並沒往他是小偷或土匪上想，因為我根本沒有值錢的東西怕偷。我也沒以為他是乞丐。我倒是以為他必定有比無衣無食還大的困難。留了很小的一點門縫，我用一隻眼往外看。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有很大的困難。他在槐樹下面極慢極慢的來回繞，一會兒立住，仰着頭看看：一會兒又低着頭慢慢的走。走了很久，忽然他極快的走向路西的堵死的門去了。他開始解腰帶！我等著，狠心的等著！等他把帶子拴好了才出去；我怕出去早了會把他吓跑！」

「對的！」瑞官本不想打斷老人的話，可是看老人的嘴角已有了白沫兒，所以插進一兩個字，好教老人喘口氣。

「我極快的跑出去！」默吟先生的眼發了光。「一下子攔住他的腰！他發了怒，回手打了我不準。我輕輕的叫了聲「朋友！」他不再掙扎，而全身都顫起來。假若他一個勁兒跟我掙扎，我是非鬆手不可的，他年輕力壯！「來吧！」我放開手，說了這麼一句。他像一個小羊似的跟我進來！」

「現在還在這裏？」

錢先生點了點頭。

「他是作什麼的？」

「詩人！」

「詩人？」

錢先生笑了一下：「我說他的氣質像詩人，他實在是個軍人。他姓王，王排長。在城內作戰，液能退出去。沒有錢，只有一身破褂褂，逃走不易，蒙起來又怕連累人，而且怕被敵人給擒住，所以他想自盡。他甯可死，而不作俘虜！我說他是詩人，他並不會作詩；我管窩於懣感，心地爽朗的人都叫作詩人；我和他很說得來。我請你來，就是為這個人酌事。咱們

得設法教他逃出城去。我想不出辦法來，而且，而且，」老先生又愣住了。

「而且，怎樣？錢伯伯！」

老人的聲音低得幾乎不易聽見了：「而且，我怕他在我這裏吃連累！你知道，仲石，」錢先生的喉中噁了一下：「仲石，也許已經死啦！說不定我的命也得陪上！據說，他捧死一車日本兵，日本人的氣量是那麽小，哪能白白饒了我！不幸，他們找上我的門來，豈不也就發現了王排長？」

「聽誰說的，仲石死了？」

「不用管吧！」

「伯伯，你是不是應當躲一躲呢？」

「我不考慮那個！我手無縛雞之力，不能去殺敵雪恥，我只能臨危不苟，兒子怎死，我怎麼陪着。我想日本人會打聽出他是我的兒子，我也就不能否認他是我的兒子！是的，只要他們捕了我去，我會高聲的告訴他們，殺你們的是錢仲石，我的兒子！好，我們先不必再談這個，而要趕快決定怎樣教王排長馬上逃出城去。他是軍人，他曾殺敵，我們不能教他死在

這裏！」

瑞宣的手摸着臉，細細的思索。

錢先生倒了半杯酒，慢慢的喝着。

想了半天，瑞宣忽然立起來。「我先回家一會兒，和老三商議商議；馬上就回來。」

「好！我等着你！」

四

老三因心中煩悶，已上了床。瑞宣把他叫起來。極簡單扼要的，瑞宣把王排長的事說給老三聽。老三的黑豆子眼珠像夜間的貓似的，睜得極黑極大，而且發着帶着威嚴的光。他的額骨上紅起兩朵花。聽完，他說了聲：「我們非救他不可！」

瑞宣也很興奮，可是還保持着安詳，不願因興奮而鹵莽，因鹵莽而敗事。慢條斯禮的，他說：「我已經想了個辦法，不知道你以為如何？」

老三慌手忙腳的登上被子，下了床，匆匆彷彿馬上他就可以把王排長背出城似的。「什麼辦法？大哥！」

「先別慌！我們須詳細的商量一下，這不是鬧着玩的事！」

瑞全忍耐的坐在床沿上。

「老三！我想啊，你可以同他一路走。」

157

堂

同

世

老三又立了起來：「那好極了！」

「這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王排長既是軍人，只要一逃出城去，他就必有辦法；他不會教你吃虧。壞處呢，他手上的掌子，和說話舉止的態度神氣，都必教人家一看就看出他是幹什麼的。日本兵把着城門，他不容易出去；他要是幸而出了岔子，你也跟着遭殃！」

「我不怕！」老三的牙咬得很緊，連脖子上的筋都挺了起來。

「我知道你不怕，」瑞宣要笑，而沒有笑出來。「有勇無謀可辦不了事！我們死，得死在晴天大日頭底下，不能窩窩囊囊的送了命！我想去找李四大爺去。」

「他是好人，可是對這種事他有沒有辦法，我就不敢說！」

「我——教給他辦法！只要他願意，我想我的辦法還不算很壞！」

「什麼辦法？什麼辦法？」

「李四大爺要是最近給人家領槓出殯，你們倆都身穿重孝，混出城去，大概不會受到檢查！」

「大哥！你真有兩下子！」瑞全跳了起來。

「老實點！別教大家聽見！出了城，那就聽王排長的了。他是軍人，必能找到軍隊！」

「就這麼辦了，大哥！」

「你願意？不後悔？」

「大哥你怎麼啦？我自己要走的，能後悔嗎？況且，別的事可以後悔，這種事——逃出去，不作亡國奴——還有什麼可後悔的呢？」

瑞宣沉靜了一會兒才說：「我是說，逃出去以後，不就是由地獄入了天堂，以後的困難還多的很呢。前些日子我留你，不准你走，也就是這個意思。五分鐘的熱氣能使任何人登時成爲英雄，真正的英雄却是無論受多麼久，又多麼大的困苦，而仍舊毫無悔意或灰心的人！記着我這幾句話，老三！记住了，在國旗下吃糞，也比在太陽旗下吃肉強！你要老不灰心喪氣，老像今天晚上這個勁兒，我才放心！好，我找李四爺去。」

瑞宣去找李四爺。老人已經睡覺了，瑞宣現把他叫起來。李四媽也跟着起來，夾七夾八的一勁兒問：是不是祁大奶奶要添娃娃？還是誰得了暴病，要請醫生？經瑞宣解釋了一番，她才明白他是來與四爺商議事體，而馬上決定非去給客人燒一盞水喝不可，瑞宣攔不住她，

而且覺得她離開屋裏也省得再打金，只好答應下來。她掩着杯，瞎摸合眼的走出去，現找劈柴升火燒水。乘着她在外邊瞎忙，瑞宣把來意簡單的告訴了老人。老人橫打鼻樑，願意幫忙。

「老大，你到底還是讀書人，想得週到！」老人低聲的說：「城門上，車站上，檢查得極嚴，實在不容易出去。當過兵的人，手上脚上身上彷彿全有記號。日本人一看就認出來；捉住，準殺頭！出殯的，連棺材都要在城門口教巡警拍一拍，可是穿孝的人倒還沒受過多少麻煩。這件事交給我了，明天就有一檔子喪事，你教他們倆一清早就跟我走，槓房有孝袍子，我給他們賃兩身。然後，是教他倆裝作孝子，還是打執事的。我到時候看，怎麼合適怎麼辦！」

四大媽的水沒燒開，瑞宣已經告辭，她十分的抱歉，硬說柴火被雨打濕了：「都是這個老東西，什麼事也不管；下雨的時候，連劈柴也不搬進去！」

「閉上你的嘴！半夜三更的你嚷什麼！」老人低聲的責罵。

瑞宣又去找錢老者。

這時候，瑞全在屋裏興奮得不住的打膈，彷彿被食物噎住了似的。想想這個，想想那個，他的思想像走馬燈似的，隨來隨去，沒法集中。他恨不能一步跳出城去，加入軍隊去作戰。剛想到這裏，他又看見自己跟招弟姑娘在北海的蓮花中蕩船。他很願意馬上看見她，告訴她要逃出城去，作個抗戰的英雄！不，不，不，他又改了主意，她沒出息，絕對不會欣賞他的勇敢與熱烈。這樣亂想了半天，他開始感到疲乏，還有一點煩悶。期待是最使人心焦的事，他的心已飛到想像的境界，而身子還在自己的屋裏，他不知如何處置自己。

媽媽咳嗽了兩聲。他的心立時靜下來。可憐的媽媽！只要我一出這個門，恐怕就永遠不能相見了！他輕輕的走到院中。一天的明星，天河特別的白。他只穿着個背心，被露氣一侵，他感到一點涼意，胳膊上起了許多小冷疙瘩。他急忙走進南屋，看一看媽媽，跟她說兩句極溫柔的話。極極極快的，他走到南屋的窗外。他立定，沒有進去的勇氣。在平日，他並沒沒想到母子的關係能夠這麼深切。他常常對同學們說：「一個現代青年就像一隻雛雞，生下來就可以離開母親，用自己的小爪掘食兒吃！」現在，他木在那裏。他決不後悔自己的決定，他一定要逃走，去盡他對國家應盡的責任；但是，他至少也須承認他並不像一隻雛雞，

而是永遠，永遠與母親在感情上有一種無可分離的聯繫。立了好大半天他聽見小願兒哼唧。媽媽出了聲：「這孩子！有臭虫，又不許拿，活像你三叔的小時候，一拿臭虫就把燈盞兒打翻！」他的腿有點軟，手扶住了窗台。他還不認後悔逃亡的決定，可也不以自己的腿軟為可恥。在分析不清自己到底是勇敢，還是軟弱，是富于感情，還是神經衰弱之際。他想起日本人的另一罪惡——有多少母與子，夫與妻，將受到無情的離異，與永久的分別！想到這裏，他的脖子一使勁，離開了南屋的窗前。

○

在院裏，他繞了一個圈兒。大嫂的屋裏還點着燈。他覺得大嫂也不像往日那麼俗氣與瑣碎了。他想進去安慰她幾句，表明自己平日對她的頂撞無非是叔嫂之間的小小的開玩笑，在心裏他是喜歡大嫂感激大嫂的。可是，他沒敢進去，青年人的嘴不是為道歉預備着的！

瑞宣從外面輕輕的走進來，直奔了三弟屋中去。老三輕手蹣腳的緊跟來，他問：「怎樣？大哥！」

「明天早晨走！」瑞宣好像已經筋疲力盡了似的，一下子坐在床沿上。

「明——」老三的心跳得很快，說不上話來。以前，瑞宣不許他走，他非常的着急；現

在，他又覺得事情來的太奇突了似的。用手摸了摸他的胳膊，他覺得東西都沒有預備，自己只穿着件背心，實在不像將有遠行的樣子。半天，他才問出來：「帶什麼東西呢？」

「啊？」瑞宣彷彿把剛才的一切都忘記了，眼睛直鈎鈎的望着弟弟，答不出話來。

「我說，我帶什麼東西？」

「嘔！」瑞宣聽明白了，想了一想：「就拿着點錢吧，帶着，還帶着，你的純潔的心，永遠帶着！」他還有千言萬語，要囑告弟弟，可是他已經不能再說出什麼來。摸出錢袋，他的手微顫着拿出三十塊錢的票子來，輕輕的放在床上。然後，他立起來，把手搭在老三的肩膀上，細細的看他。『明天早上我叫你！別等祖父起來，咱們就溜出去！老三！』他還要往下說，可是閉上了嘴。一扭頭，他輕快的走出去。老三跟到門外，也沒說出什麼來。

弟兄倆誰也睡不着。在北平陷落的那一天，他們也一夜未曾合眼。但是，那一夜，他們只覺得渺茫，並抓不住一點什麼切身的東西去思索或談論。現在，他們才真感到國家，戰爭，與自己的關係，他們須把一切父子兄弟朋友的親熱與感情都放在一旁，而只有擺脫了這些最難捨的關係，他們才能肩起更大的責任。他們——既不學知道明天是怎樣——把過去的

一切都想起來，因為他們是要分離；也許還是永久的分離。瑞宣等太太睡熟，又穿上衣服，找了老三去。他們直談到天明。

聽到祁老人咳嗽，他們溜了出去。李四爺是慣于早起的人，已經在門口等着他們，把弟弟交給了李四爺，瑞宣的頭，因為一夜失眠和心中難過，疼得似乎要裂開。他說不出什麼來，只緊跟在弟弟的身後東轉西轉。

「大哥！你回去吧！」老三低着頭說。見哥哥不動，他又補了一句：「大哥，你在這裏我心慌！」

「老三！」瑞宣握住弟弟的手。「到處留神哪！」說完，他極快的跑回家去。

到屋中，他想睡一會兒。可是，他睡不着。他極疲乏。但是剛一閉眼，他就忽然驚醒，好像聽見什麼對老三不利的消息。他愛老三；因為愛他，所以才放走他。他並不後悔教老三走，只是不能放心老三究竟走得脫走不脫。一會兒，他想到老三的參加抗戰的光榮，一會兒又想到老三被敵人擒住，與王排長一同去受最慘的刑罰。他的臉上和身上一陣陣的出着討厭的涼汗。

同時，他得想出言詞去敷衍家裏的人。他不能馬上痛痛快快的告訴大家實話，那會引起全家的不安，或者還會使老人們因關切而鬧點病。他得等合適的機會再說，而且有證據使大家放心老三的安全。

多麼長的天啊！太陽影兒彷彿隨時的停止前進，鐘上的針兒也像不會再動。好容易，好容易，到了四點鐘，他在棗樹下聽見四大媽高聲向李四爺說話。他急忙跑出去。李四爺低聲的說：

「他們出了城！」

十三

瑞全走後，祁老人問了瑞宣好幾次：「小三兒哪裏去啦？」瑞宣編了個謊，硬說日本兵要用瑞全的學校作營房，所以學生都搬到學校裏去住，好教日本兵去另找地方。其實呢，瑞宣很明白：假若日本兵真要佔用學校，一個電話便夠了，誰也不敢反抗。他知道自己的謊言編製的並不高明，可是老人竟自相信了，也就不必再改編。

瑞豐看出點稜縫來，心中很不高興，向大哥提出質問。瑞宣雖然平日不大喜歡老二，可是他覺得在這種危患中，兄弟的情誼必然的增高加厚，似乎不應當欺哄老二，所以他說了實話。

「怎麼？大哥你教他走的？」瑞豐的小乾臉脹得像鼓鼓皮似的。

「他決心要走，我不好阻止；一個熱情的青年，理當出去走！」

「大哥你可說得好！你就不想想，他不久就畢業，畢業後抓倆錢兒，也够幫着家裏過日

子呀！真，你怎麼把隻快要下蛋的雞放了走呢？再說，趕胡兒一調查戶口，我們有人在外邊抗戰，還不是磨菇？」

假若老二是因爲不放心老三的安全而責備老大，瑞宣一定不會生氣，因爲人的胆量是不會一樣大的。胆量小而情感厚是可以原諒的。現在，老二的挑剔，是完全把手足之情拋開，而專從實利上講，瑞宣簡直沒法不動氣了。

可是，他嘆了好幾口氣，到底控制住了自己。他是當家的，應當忍氣；況且，在城亡國危之際，家庭裏還鬧什麼饑荒呢。他極勉强的笑了一笑。「老二，你想得對，我沒想到！」

「現在最要緊的是千萬別聲張出去！」老二相當的驕傲的囑告哥哥。「一傳說出去，咱們全家都沒命，我早就說過，大哥你不要太寵着老三，你老不聽！我看哪，咱們還是分居的好！好嗎，這玩藝兒，老三鬧出禍來，把咱老二的頭要下去，才糟糕一馬司！」

瑞宣不能再忍。他的眼只剩了一條縫兒，胖臉上的肉都縮緊。還是低聲的，可是每個字都像小石子落在淵淵裏，聲小而結實，他說：「老二！你滾出去！」

老二沒想到老大詔有這麼一招，他的小乾臉完全紅了，像個用手絹兒擦亮了的小山裏紅

似的。他要發作。可是一看大舅的臉色，他忍住了氣：「好，我滾就是了！」

老大攔住了他：「等等！我還有話說呢！」他的臉白得可怕。「平日，我老敷衍你，因為這裏既由我當家，我就不好意思跟你吵嘴。這可是個錯誤！你以為我不跟你駁辯，就是你說對了，久而久之，就養成了你的壞毛病，——你總以為讓住便宜就好，犧牲一點就讓。我很抱歉，我沒能早早的矯正你！今天，我告訴你點實話吧！老三走得對，走得好！假若你也自居為青年，你也應當走，作點比吃喝打扮更大一點的事去！兩重老人都在這裏，我自己沒法子走開，但是我也並不以此就原諒自己！你想想看：日本人的刀已放在咱們脖子上，你還能單看家中的芝麻粒大的事，而不往更大點的事上瞧一眼嗎？我並不逼著你走，我是教你先去多想一想，往遠處大處想一想！」他的氣消了一點，臉上漸漸的有了紅色。「請你原諒我的發脾氣，老二！但是，你也應當知道，好話都是不大受聽的，好，你去吧！」他拿出老大哥的氣派來，命令弟弟出去，省得再繼續爭吵。

老二吃了這個釘子，心中不平，暗中把老三偷走的事去報告祖父與母親，爲了討點好。

媽媽得到消息，並沒抱怨老大，也沒敢吵嚷，只含着一天沒有吃什麼。

那老人表示出對老大不滿意：「單單快到我的生日，你教老三走！你等他給我磕完頭再走也好哇！」

小順兒的媽聽到這話，眼珠一轉，對丈夫說：「這就更壽給他老人家作壽不可啦！將功折罪，別教二罪歸一呀！」

瑞宣決定給老人慶壽，只是酒菜要比往年儉省一點。

這時候，學校當局們看上海的戰事既打得很好，而日本人又沒派出教育負責人來，都想馬上開學，好使教員與學生都不至于精神渙散。瑞宣得到通知，到學校去開會。教員們沒有到齊，因為已經有幾位逃出北平。談到別人的逃亡，大家的臉上都帶出愧色。誰都有不能逃走的理由，但是越說道那些理由越覺得慚愧。

校長來到。他是個五十多歲，極忠誠，極謹慎的一位辦中等教育的老手。大家坐好，開會。校長立起來，眼看著對面的牆壁，是有三分鐘沒有說出話來。瑞宣低着頭，說了聲：「校長請坐吧！」校長他犯了過錯的小學生似的，慢慢的坐下。

一位年紀最輕的教員，說出大家都要問而不好意思問的話來：

「校長！我們還在這兒作事，算不算漢奸呢？」

大家都用眼釘住校長。校長又顫着身子立起來，用手擺弄着一管鉛筆。他輕嗽了好幾下，才說出話來：

「諸位老師們！據兄弟看，戰事不會在短期間裏結束。按理說，我們都應當離開北平。可是，中學和大學不同。大學會直接向教育部請示，我們呢只能聽教育局的命令。城陷之後，教育局沒有人負責，我們須自打主張。大學若接到命令，遷開北平，大學的學生以年齡說，有跋涉長途的體力，以蕪貫說，各省的人都有，可以聽到消息便到指定的地方集合。咱們的學生，年紀既小，又百分之——」他又嗽了兩下，「之——」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是在城裏住家。我們帶着他們走，走大道，有日本兵截堵，走小道，學生們的體力不夠。再說，學生的家長們許他們走不許，也是問題。因此。我明知道，留在這裏是自找麻煩，自討無趣——怎麼呢。日本人佔定了北平，必首先注意到學生們，也許大肆屠殺青年，也許收容他們作亡國奴，這兩個辦法都不是咱們所能忍受的——可是，我還想暫時維持學校的生命，在日本人沒有明定辦法之前，我們不教青年們失學；在他們有了辦法之後，我們忍辱求全的設法不教

青年們受到最大的損失——肉體上的，精神上的。老師們，能走的請走，我決不攔阻，國家在各方面都正需要人才。不能走的，我請求大家假被姦污了的寡婦似的，爲她的小孩子忍辱活下去。我們是不是漢奸？我想不久政府就會派人來告訴咱們；政府不會忘了咱們，也一定知道咱們逃不出去的困難！」他又嗽了兩聲，手扶住桌子，「兄弟還有許多的話，但是說不上來了。諸位同意呢，咱們下星期一開學。」他眼中含着點淚，極慢極慢的坐下去。

沉靜了好久，有人低聲的說：「贊成開學！」

「有沒有異議？」校長想往起立，而沒能立起來。沒有人出聲。他等了一會兒，說：「好吧，我們開學看一看吧！以後的變化還大的很，我們能盡心且盡心吧！」

由學校出來，瑞宜像要害熱病似的那麼鬱悶。他想安下心去，清清楚楚的看出一條道路來。可是，他心中極亂，抓不住任何一件事爲思索的起點。他嘴中開始嘟囔。聽見自己的嘟囔，心中更加煩悶。平日，他總可憐那此有點神經不健全，而一邊走路一邊自己嘟囔嘟囔的人。今天，他自己也這樣了；莫非自己要發瘋？他想起來屈原的披髮行吟。但是，他有什麼可比屈原的呢：「屈原至少有自殺的勇氣，你有嗎？」他質問自己。他不敢回答。他想到北

海或中山公園去散散悶，可是又阻止住自己：「公園是給享受太平的人們預備着的，你沒有資格去！」他往家中走。「打敗了的狗只有夾着尾巴往家中跑，別無辦法！」他低聲的告訴自己。

走到胡同口，巡警把他截住。「我在這裏住，」他很客氣的說。

「等一會兒吧！」巡警也很客氣。「裏邊拿人吧！」

「拿人？」瑞宣吃了一驚。「誰？什麼案子？」

「我也不知道！」巡警抱歉的回答。「我只知道來把守這兒，不准行人來往。」

「日本憲兵？」瑞宣低聲的問。

巡警點了點頭。然後，看左右沒有人，他低聲的說：「這月的餉還沒信兒呢，先幫着他們拿咱們的人！真叫窩囊！誰知道咱們北平要變成什麼樣子呢！先生，你繞個圈兒再回來吧，這裏站不住！」

瑞宣本打算在巷口等一會兒，聽巡警一說，他只好走開。他竊想得到，日本人從人必定搜檢一切，工夫一定小不了，他決定去走一兩個鐘頭再回來。

「拿誰呢？」他一邊走一邊猜測。第一個，他想到錢默吟；「假若真是錢先生，」他對自己說，「那——」他想不出別的話了，而只覺得腿有點發軟。第二個，他想到自己的家，是不是老三被敵人捉住了呢？他身上出了汗。他站住，想馬上回去。但是，回去又有什麼用呢？巡警是不會准他進巷口的，再說，即使他眼看著逮捕錢詩人或他自己家裏的人，他又有什麼辦法呢？沒辦法，這就叫亡國慘，沒了任何的保障，沒有任何的安全，亡國的人是生活在生與死的隙縫間的。楞了半天，他才看出來，他是立在護國寺街上的一家鮮花廠的門口，次日便是廟會，在往常，這正是一挑子一挑子由城外往廠子裏運花的時候；到下午，廠子的門洞便已堆滿了不帶盆子的花棵，預備在明日閉廟出售。今天，廠子裏外都沒有一點動靜。門洞裏冷清清的只有些敗葉殘花。在平日，瑞宮不喜歡逛廟，而愛到花廠裏看看，買花不買的，看到那些水靈的花草，他便感到一點生意。現在，他呆呆的看著那些敗葉殘花，覺得彷彿丟失了一點什麼重要的東西。「亡了國就沒有了美！」他對自己說。說完，他馬上嬌美！」

這時候，日本憲兵在捉捕錢詩人，即除了懶散，別無任何罪名的詩人。胡同兩頭都臨時設了崗，斷絕交通。冠曉荷領路。他本不願出頭露面，但是日本人一定教他領路，似乎含有既是由他報告的，若拿不住人，就拿他是問的意思。事前，他並沒想到能有這麼一招；現在，他只好硬着頭皮去幹。他的心跳得很快，臉上還勉強的顯出鎮定，而眼睛像被獵犬包圍了的狐狸似的，往四外看，唯恐教鄰居們看出他來。他把帽子用力往前扯，好使別人不易認出他來。胡同裏的人家全閉了大門，除了槐樹上懸着的綠虫兒外，沒有其他的生物。他心中稍爲平靜了些，以爲人們都已藏起來。其實，棚匠劉師傅，還有幾個別的人，都扒着門縫往外看呢，而且很清楚的認出他來。

白巡長，臉上沒有一點血色，像失了魂似的，跟在冠曉荷的身後。全胡同的人幾乎都是他的朋友，假若他平日不肯把任何人帶到區裏去，他就更不能不動感情的看着朋友們被日本人捕去。對於錢默吟先生，他不甚熟識，因爲錢先生不大出來，而且永遠無求於巡警。但是，白巡長知道錢先生是一百二十成的老好人；假若人們都像錢先生，巡警們必可以無爲而治。到了錢家門口，他才曉得是捉捕錢先生，恨不能一口將冠曉荷咬死！可是，身後還有四

個鐵棒子似的獸兵，他只好把怒氣壓抑住。自從城一陷落，他就預想到，他須給敵人作爪牙，去欺侮自己的人。除非他馬上脫去制服，他便沒法躲避這種最難堪的差事。他沒法脫去制服，自己的本領，資格，與全家大小的衣食，都替他決定下他須作那些沒有人味的事！今天果然他是帶着獸兵來捉捕最老實的，連個蒼蠅都不肯得罪的，錢先生！

敲了半天的門，沒有人應聲。一個鐵棒子剛要用腳踢門，門輕輕的開了。開門的是錢先生。像剛睡醒的樣子，他的臉上有些紅的指紋，腳上拖着布鞋，左手在扣着火衫的鈕子。頭一眼，他看見了冠曉荷，他忙把眼皮垂下去。第二眼，他看到白巡長；白巡長把頭扭過去。第三眼，他看見冠曉荷向身後的獸兵輕輕點了點頭，像猶大出賣耶穌時那樣。極快的，他想到兩件事：不是王排長出了毛病，便是仲石的事洩漏了。極快的，他看清楚是後者，因為眼前是冠曉荷——他想起高第姑娘的警告。

很高傲自然的，他問了聲：「幹什麼？」

這三個字像是燒紅了的煙似的。冠曉荷一低頭，彷彿是閃躲那紅熱的火花，向後退了一步。白巡長也跟着躲開。兩個獸兵像迎戰似的，要往前衝。錢先生的手扶在門樞上，擋住他

們倆，一問了聲：「幹什麼？」一個敵兵的手掌打在錢先生的手腕上，一翻，給老詩人一個反嘴吧。詩人的口中流出血來。敵兵往裏走。詩人撈了一會兒，用手扯住那個敵兵的領子，高聲的喊喝：「你幹什麼！」敵兵用全身的力量掙扭，錢先生的手，像快溺死的人抓住一條木棍似的，還了扣。白巡長怕老人再吃虧，急快的過來用手一托老先生的肘；錢先生的手放開，白巡長的身子擠進來一點，隔開了老先生與敵兵；敵兵一脚正踢在白巡長的腿上。白巡長忍着疼，把錢先生拉住，假意威嚇着。錢先生沒再出聲兒。

一個兵守住大門，其餘的全進入院中；白巡長拉着錢先生也走進來。白巡長低聲的說：「不必故意的賭氣，老先生！好漢不吃眼前虧！」

冠曉荷的野心大而胆量小，不敢進來，也不敢在門外拉着。他走進了門洞，掏出閩漆嵌銀的香煙盒，想吸支煙。打開煙盒，他想起門外的那個兵，趕緊把盒子遞過去，賣個和氣。敵兵看了看他，看了看烟盒，把盒子接過去，關上，放在了衣袋裏。冠先生慘笑了一下，學着日本人說中國話的腔調：「好的！好的！大大的好！」

錢大少爺——孟石——這兩天正鬧痢疾。本來就瘦弱，病了兩天，他就更不像樣子了。

長頭髮蓬散着，臉色發青。他正雙手捧着襖子往屋中走，一邊走一邊哼哼。看見父親被白巡長拉着，口中流着血，又看三個敵兵像三條武裝的熊似的在院中視，他忘了疾痛，搖搖幌幌的撲過父親來。白巡長極快的想到：假若敵人本來只要捉錢老人，就犯不上再白饒上一個。假若錢少爺和日本人衝突，那就非也被捕不可。想到這兒，他咬一咬牙，狠了心。一手他還拉着錢先生，一手他握好了拳。等錢少爺走近了，他劈面給了孟石一個窩心花。孟石倒在地。白巡長大聲的呼喝着：「大煙鬼！大煙鬼！」說完，他指了指孟石，又把大指與小指翹起，放在嘴上，嘴中吱吱的響，作給日本人看。他知道日本人對煙鬼是向來「優待」的。

敵兵沒管孟石，都進了北屋去檢查。白巡長乘這個機會解釋給錢先生聽：「老先生年紀也不小了，跟他們拼就拚了吧；大少爺可不能也教他們捉了去！」

錢先生點了點頭。孟石倒在地上，半天沒動；他已昏了過去。錢先生低頭看着兒子，心中雖然難過，可是難過得很痛快。二兒子的死——現在已完全證實——長子受委屈，與自己的苦難，他以為都是事所必至，沒有什麼可稀奇的。太平之世，他有花草，有詩歌，有茶酒；亡國之際，他有犧牲與死亡；他很滿意自己的遭遇。他看清他的前面是監牢，毒刑，與死

亡，而毫無恐懼與不安。他只盼着長子不被捕，那麼他的老妻與媳婦便有了依靠，不至於馬上受最大的恥辱與困苦。他不想和老妻訣別，他想她應該了解他，她受苦一世，並無怨言；他殉難，想必她也能明白他的死的價值。對冠曉荷，他不願去怨恨。他覺得每個人在世界上都像廟中的五百羅漢似的，各有各的一定的地位；他自己的應當死，正如冠曉荷的應當賣人求榮。這樣的一一想罷，他的心中很平靜坦然。在平日，他有什麼感觸，便想吟詩。現在，他似乎與詩告別了，因為他覺得二子仲石的犧牲，王排長的甯自殺不投降，和他自己的命運，都是『亡國篇』中的美好的節段——這些事實，即使用散文紀錄下來，依然是詩的；他不必再向音節詞律中找詩了。

這時候，錢太太被獸兵從屋裏推了出來，幾乎跌倒。他不想和她說什麼，可是她慌忙的走過來：『他們拿咱們的東西呢！你去看看！』

錢先生哈哈的笑起來。白巡長拉了錢先生好幾下，低聲的勸告：『別笑！別笑！』錢太太這才看清，丈夫的口外有血。她開始用袖子給他擦。『怎麼啦？』老妻的袖口擦在他的口旁，他像忽然要發痧似的，心中疼了一陣，身上都出了汗。手扶着地，眼閉上，他鎮定了一

會兒。睜開眼，他低聲的對她說：「我還沒告訴你，咱們的老二已經不在了，現在他們又來抓我！不用傷心！不用傷心！」他還有許多話要囑咐她，可是再也說不出來。

錢太太覺得她是作夢呢。她看到的，聽到的，全接不上樁子來。自從盧溝橋開火起，她沒有一天不叨念小兒子的，可是丈夫和大兒子總告訴她，仲石就快回來了。那天，夜裏忽然來了位客人，像是種地的莊稼漢兒，又像個軍人。她不敢多嘴，他們也不告訴她那是誰。忽然，那個人又不見了。她盤問丈夫，他只那麼笑笑，什麼也不說。還有一晚上，她分明聽見院中有動靜，又聽到一個女子的聲音噉噉的；第二天，她問，也沒得到回答。這些都是什麼事呢？今天，丈夫口中流着血，日本兵在家中亂搜亂搶，而且丈夫說二兒子已經不在了，她想哭，可是驚異與惶惑截住了她的眼淚。她拉住丈夫的臂，想一樣一樣的細問。她還沒開口，敵兵已由屋中出來，把一根皮帶子扔給白巡長。錢先生說了話：「不必綁！我跟着你們走！」白巡長拿起皮繩，低聲的說：「鬆攏上一點，省得他們又動打！」老太太急了，喊了聲：「你們幹什麼？要把老頭弄了到哪兒去？放開！」她緊緊的握住丈夫的臂。白巡長很着急，唯恐敵兵打她。正在這時候，孟石甦醒過來，叫了聲：「媽！」錢先生在老妻的耳

邊說：「看老大去！我去；就來，放心！」一扭身，他掙開了她的手，眼中含着兩顆怒，憤，傲，烈，種種感情混合成的淚，挺着胸往外走。走了兩步，他回頭看了看他手植的花草，一株秋葵正放着大朵的鵝黃色的花。

瑞宣從護國寺衝出來，正碰上錢先生被四個敵兵押着往南走。他們沒有預備車子，大概爲是故意的教大家看看。錢先生光着頭，左腳拖着布鞋，右腳光着，眼睛平視似笑非笑的抿着嘴。他的手是被綑在身後。瑞宣要哭出來。錢先生並沒有看見他。瑞宣呆呆的立在那裏，看着，看着，漸漸的他只能看到幾個黑影在馬路邊上慢慢的動，在晴美的陽光下，錢先生的頭上閃動着一些白光。

迷迷糊糊的他走進小羊圈，除了李四爺的門開着牛扇，各院的門還全閉着。他想到錢家看看，安慰安慰孟石和老太太。剛在錢家的門口一撈，李四爺——在門內坐着往外偷看呢！——叫了他一聲。他找了李四太老。

「先別到錢家去！」李四爺把瑞宣拉到門裏說：「這年月，親不能顧親，友不能顧友，小心點！」

瑞宣沒有回答出什麼來，捱了一會兒，走出來。到家中，他的頭痛得要裂。誰也不招呼，他躺在床上，有時候有聲，有時候無聲的，自己唧噥着。

全胡同裏的人，在北平淪陷的時候，都感到惶惑與苦悶，及至聽到上海作戰的消息，又都感到興奮與欣悅。到現在為止，他們始終沒有看見敵人是什麼樣的面貌，也想不出到底他們自己要受什麼樣的苦處。今天，他們才嗅到了血腥，看見了隨時可以加在他們身上的損害。他們都跟錢先生不大熟識，可是都知道他是連條野狗都不得罪的人。錢先生的被打與被捕，使他們知道了敵人的厲害。他們心中的『小日本』已改了樣子；小日本兒們不僅是來佔領一座城，而是來要大家的命！同時，他們斜眼掃着冠家的街門，知道了他們須要極小心，連『小日本』也不可再多說；他們的鄰居裏有了甘心作日本狗的人！他們恨冠曉荷比恨日本人還更深，可是他們不會組織起來與他為難；既沒有團體的保障，他們個人也只好敢怒而不敢言。

冠曉荷把門閉得緊緊的，心中七上八下的不安。太陽落下去以後，他更怕了，唯恐西院裏有人來報仇。不敢明言，他暗示出，夜間須有人守夜。

大赤包可是非常的得意，對大家宣佈：

「得啦，這總算是立了頭一功！咱們想退也退不出來了，就賣着力氣往前幹吧！」交代清楚了這個，她每五分鐘裏至少下十幾條命令，把三個僕人支使得腳不挨地的亂轉。一會兒，她主張喝點酒，給丈夫慶功；一會兒，他要請乾姊妹們來打牌，一會兒，她要換衣裳出去打聽打聽，錢先生的消息；一會兒，她把剛換好的衣服又脫下來，而教廚子趕快熬點西米粥。

及至她看清寇曉荷有點害怕，她不免動了氣：

「你這小子簡直不知好歹，要吃，又怕燙，你算哪道玩藝兒呢？這不是好容易找着條道路，立了點功，你怎反倒害了怕呢？姓錢的是你的老子，你怕教人家把他一個嘴巴打死？」

曉荷勉強的打着精神說：「大丈夫敢作敢當，我才不怕！」

「還不結啦！」大赤包的語氣溫柔了些。「你是願意打八圈，還是喝兩盅兒？」沒等他回答，她決定了：「打八圈吧，今個晚上我的精神很好！高第！你來不來？桐芳你呢？」

高第說要去睡覺。桐芳拒絕了。大赤包發了脾氣，想大吵一陣。可是，招弟說了話：

「媽！你聽！」

西院裏錢太太放聲哭起來，連大赤包也不再出聲了。

十四

中秋前後是北平最美麗的時候。天氣正好不冷不熱，晝夜的長短也分得均勻。沒有冬季從蒙古吹來的黃風，也沒有伏天挾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麼高，那麼藍，那麼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訴北平的人們：在這些天裏，大自然是不會給你們什麼威脅與損害的。西山北山的藍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還披上各色的霞帔。

在太平年月，街上的高掛與地攤，和果店裏，都陳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詭一一叫出名子來的水果。各種各樣的葡萄，各種各樣的梨，各種各樣的蘋果，已經叫人夠看夠聞夠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好聞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蘆形的大棗，清香甜賒的小白梨，像花紅那樣大的白海棠，還有只供聞香兒的海棠木瓜，與通體有金星的香檳子，再配上寫拜月用的，貼着金紙條的枕形的西瓜，與黃的紅的鷄冠花，可就使人顧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經辨不清哪一種香味更好聞，哪一種顏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

那些水果，無論是在店裏或攤子上，又都擺列的那麼好看，果皮上的白霜一點也沒碰掉，而都被擺成放着香氣的立體的圖案畫，使人感到那些果販都是藝術家，他們會使美的東西更美一些。況且，他們還會唱呢！他們精心的把攤子擺好，而後用清脆的嗓音唱出有腔調的「果讚」：「唉——一毛錢兒來哪，你就挑一堆我的小白梨兒，皮兒又嫩，水兒又甜，沒有一個虫眼兒，我的小嫩白梨兒哪！」歌聲在香氣中顫動，經蘋果葡萄的靜壓配上音樂，使人們的脚步放慢，聽着看着嗅着北平之秋的美麗。

同時，良鄉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細沙與糖蜜在路旁噼噼啾啾的炒着，連燻下的柴煙也是香的。「大酒缸」門外，雪白的葱白正拌炒着肥嫩的羊肉；一碗酒：四兩肉，有兩三手錢就可以混個醉飽。高粱紅的河蟹，用蓆蓆裝着，沿街叫賣，而會享受的人們會到正陽樓去用小小的本錘，輕輕敲裂那毛茸茸的蟹腳。

同時，在街上的「香盞的」果攤中間，還有多少個兔兒爺攤子，一層層的擺起粉面彩身，身後插着傘旗的兔兒爺——有大有小，都一樣的漂亮工細，有的騎着老虎，有的坐着蓮花，有的戴着剃頭挑兒，有的背着鮮紅的小木櫃；這雕塑的小品給千千萬萬的兒童心中種下美

的種子。

同時，以花爲糧的豐台開始一挑一挑的往城裏運送葉齊荷大的秋菊，他公園中的花匠，與愛美的藝菊家也準備給他們費了半年多的苦心與勞力所養成的奇葩異種開「菊展」。北平菊種之多，式樣之奇，足以甲天下。

同時，像春花一總驕傲與俊美的青年學生，從清華園，從出產蓮花白酒的海甸，從東南西城，到北海去划船；河花久已殘敗，可是河邊還給小船上的男女身上染上一些清香。

同時，那文化過熱的北平人，從一入八月就準備給親友們送節禮了。街上的鋪店用各式的酒瓶，各種節子的月餅，把自己打扮得像鮮豔的新娘子；就是那不賣禮品的鋪戶也要湊個熱鬧，掛起秋節大減價的綢條，迎接北平之秋。

北平之秋就是人間的天堂，誰都比天堂更繁榮一點呢！

祁老太爺的生日是八月十三。口中不說，老人的心裏却盼望着這一天將與往年的一天同樣的熱鬧。每年，過了生日便緊跟着過節，即使他正有點小小的不舒服，他也必定掙扎着表示出歡迎與興奮。在六十歲以後，生日與秋節的聯合祝賀幾乎成爲他的宗教儀式——在這

天，他須拿出最心愛的衣服；他須在事前預備好許多小紅紙包，包好最近鑄的銀角子，分給向他祝壽的小兒；他須極和善的詢問親友們的生活近況，而後按照着他的生活經驗逐一的給予鼓勵或規勸；他須留神觀察教每一位客人都吃飽，並且檢出他所不大喜歡的瓜果或點心給兒童們拿了走。他是老壽星，所以必須作到老壽星所應有的一切慈善，客氣，寬大，好免得教客人們因有所不滿而暗中抱怨，以致損了的壽數。生日一過，他感到疲乏；雖然還表示出他很關心大家怎樣過中秋節，而心中却只把他作爲生日的尾聲，過不過並不太緊要，因爲生日是他自己的，過節是大家的事；這一家子，連人口帶產業，都是他創造出來的，他理應有點自私。

今年，他由生日的前十天，已經在夜間睡得不甚安貼了。他心中很明白，有日本人佔據着北平，他實在不應該盼望過生日與過節能和往年一樣的熱鬧。雖然如此，他可是不願意就輕易的放棄了希望。錢默吟不是被日本憲兵捉去，至今還沒有消息麼？誰知道能再活幾天呢，那麼，能夠活着，還不是一件喜事嗎？爲什麼不快快活活的過一次生日呢？這麼一想，他但不希望過生，而且切盼這一次要比過去的任何一次——不管可能與否——更加倍的熱鬧！

說不定，這也許就是末一次了哇！況且，他準知道自己沒有得罪過日本人難道日本人——不管怎樣不講理——還不准一個老實人慶一慶七十五的壽日嗎？

他決定到街上去看看。北平街市上，在秋節，應該是什麼樣子，他一閉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他實在沒有上街去的必要。但是，他要出去，不是爲看他所知道的秋節街市，而是爲看看「今年的街市是否有過節的氣象。假若街上照常的熱鬧，他便無疑的還可以快樂的過一次生日，而日本人的武力佔領北平也就沒什麼大了不得的地方了。

到了街上，他沒有聞到果子的香味，沒有遇到幾個手中提着或肩上担着禮物的人，沒有看見多少中秋月餅。他本來走的很慢，現在完全走不上來了。他想不到，城裏沒有果品，是因爲，城外不平安，東西都進不了城。他也知道，月餅的稀少是大家不敢過節的表示。他忽然覺得混身有些發冷。在他心中，只要日本不妨礙他自己的生活，他就永遠想不起恨惡他們。對國事，正如對日本人，他總以爲都離他很遠，無須乎過問。他只求能平安的過日子，快樂的過生日；他覺得既沒有辜負過任何人，他就應當享有這點平安與快樂權利，現在，他看明白，日本已經不許他過節過生日！

以那老人的飽經患難，他的小眼睛裏是不肯輕易落出淚來的。但是，現在他的眼有點看不清前面的東西了。他已經活了七十五歲。假若小兒們會因為一點不順心而啼哭，老人們就會由於一點不順心而想到年歲與死亡的密切關係，而不大容易控制住眼淚。等到老人與小兒們都不會淚流，世界便不是到了最和平的時候，就是到了最恐怖的時候。

我了個豆汁兒攤子，他借坐了一會，心中才舒服了一些。

他開始往家中走。路上，他看兩個鬼兒爺攤子，都擺着許多大小不同的，五光十色的鬼兒爺。在往年，他會拉着兒子，或孫子，或重孫子，在這樣的攤子前一站，就站個把鐘頭，去欣賞，批評，和選購一兩個價錢小而手工細的泥鬼兒。今天，他獨自由攤子前面過，他感到孤寂。同時，往年的鬼兒爺攤子是與許多果攤兒立在一處的，使人看到兩種不同的東西，而極快的把二者聯給到一起——用鮮果供養鬼子王。由於這觀念的聯合，人們的心中就又立刻構出一幅美麗的，和平的，歡喜的拜月圖來。今天，兩個鬼兒的攤子是孤立的，兩旁並沒有那色香俱美的果子，使那老人心中覺得異樣，甚至於有些害怕。

他想給小順兒和妞子買兩個鬼兒爺。很快的他又轉了念頭——在這樣的年月還給孩子們

買玩藝兒？可是，當他還沒十分打定主意的時候，擺攤子的人，一個卅多歲的瘦子，滿臉含笑的叫住了他：「老人家照顧照顧吧！」由他臉上的笑容，和他聲音的溫柔，祁老人看出來，即使不買他的貨物，而只和他閒扯一會兒，他也必定很高興。祁老人可是沒停住脚步，他沒有心思買玩具或閒扯。瘦子趕過來一步：「照顧照顧吧！便宜！」聽到「便宜」，幾乎是本能的，老人停住了脚。瘦子的笑容更擴大了，假若剛才還帶有不放心的意思，現在彷彿是已把心放下去。他笑着嘆了口氣，似乎是說：「我可抓到一位財神爺！」

「老人家，您坐一會兒，歇歇腿兒！」瘦子把板凳拉過來，而且用袖子拂拭了一番。「我告訴您，擺出三天了，還沒開過張，您看這年月怎辦？貨物都是一個夏天作好的，能夠不拿出來賣嗎？可是……」看老人已經坐下，他趕緊入了正題：「得啦，你老人家拿我兩個大的，準保賠着本兒賣；您要什麼樣子的？這一對，一個騎黑虎的，一個騎黃虎的，就很不錯！玩藝作的真地道！」

「給兩個小孩子買，總得買一模一樣的，省得爭吵！」祁老人覺得自己是被瘦子圈弄住了，不得不先用話搪塞一下。

「有的是一樣的呀，拿排吧！」瘦子決定不放跑了這個老人。「你看，是要兩個黑虎的呢，還是來一對蓮花座兒的？價錢都是一樣，我賤賤的買！」

「我不要那麼大的！孩子小，玩藝兒大，容易壞了！」老人又把瘦子支出去，心中痛快了一點。

「那麼您就挑兩個小的得啦！」瘦子決定要把這號生意作成。「大的小的，價錢並差不多，因為小的工細，省了料可省不了工！」他輕輕的拿起一個不到三寸高的小兔兒爺，放在手中上細細的端詳：「你看，活兒作得有多麼細緻！」

小兔兒的確作得細緻：粉臉是那麼光滑，眉眼是那麼清秀，就是一個七十五歲的老人也沒法不像小孩子那樣的喜愛牠。臉蛋上沒有胭脂，而只在小三瓣嘴上畫了一條細線，紅的，上了油；兩個細長白耳朵上淡淡的描着點淺紅；這樣，小兔兒的臉上就帶出一種英俊的樣子，倒好像是兔兒中的黃天霸似的。牠的上身穿着硃紅的袍，從腰以下是翠綠的葉與粉紅的花，每一個葉褶與花瓣都精心的染上鮮明而勻調的彩色，使綠葉紅花都閃閃欲動。

那老人的小眼睛發了光。但是，他曉得怎樣控制自己。他不能被這個小泥東西誘惑住，

而隨便花錢。他會像懸崖勒馬似的勒住他的錢——這是他成家立業的首要的原因。

「我想，我還是挑兩個不大不小的吧！」他看出來，那些中溜兒的玩具，既不像大號的那麼威武，也不像小號的那麼玲瓏，當然價錢也必合適一點。

瘦子有點失望。可是，憑着他的北平小販應有的修養，他把失望都嚴嚴的封在心裏，不準走漏出半點味兒來。『您愛哪樣的就挑哪樣的，反正都是小玩透兒，沒有好大的意思！』老人費了廿五分鐘的工夫，挑了一對。又費了不到二十五分也差不多的時間，講定了價錢。講好了價錢，他又坐下了——非到無可如何的時候，他不願意往外掏錢；錢在自己的口袋裏是和狗拴在屋裏一樣保險的。

瘦子並不着急。他願意有這麼位老人坐在這裏，給他作義務的廣告牌。同時，交易成了，彼此便變成朋友，他對老人說出心中的話：

「要照這麼下去，我這點手藝非絕了根兒不可！」

「怎麼？」老人把要去摸錢袋的手又拿了出來。

「您看哪，今年我的貨要是都賣不出去，明年我還傻瓜似的預備嗎？不會？要是幾年下

去，這行手藝還不斷了根？總想是不是？」

「幾年？」老人的心中涼了一下。

「東三省……不是已經丟了好幾年了嗎？」

「哼！」老人的手有點發顫，相當快的掏出錢來，遞給瘦子。「哼！幾年！我就入了土嘍！」說完，他幾乎忘了拿那一對泥更兒，就要走開，假若不是瘦子很小心的把牠們遞過來。

「幾年！」他一邊走一邊自己嘟囔着。口中嘟囔着這兩個字，他心中的眼睛已經看到，他的棺材恐怕是要從有日本兵把守着的城門中抬出去，而他的子孫將要住在一個沒有鬼兒爺的北平；隨着鬼兒爺的消滅，許多許多可愛的，北平特有的東西，也必定絕了根！他想不到像「亡國慘」一類的名詞，去給他心中的抑鬱與關切一個簡單而有力的結論，他只覺得「絕了根」，無論是什麼人和什麼東西，是「十分」不對的！在他的活動了七十五年的心中，對任何不對的事情，向來很少有用「十分」來形容的時候。即使有時候他感到有用「十分」作形容的必要，他也總設法把牠減到九分、八分，免得激起自己的怒氣，以致發生什麼激烈的行動；他甯可吃虧，而決不去帶着怒氣應付任何的事。他沒讀過什麼書，但是他老以爲這種

吃虧而不動氣的辦法是孔夫子或孟夫子直接教給他的。

一邊走，他一邊減低「十分」的成數。他已經七十五歲了，「老不以筋骨爲能」，他必須往下壓制自己的憤怒。不知不覺的，他已走到了小羊圈，像一匹老馬那樣半閉着眼而能找到了家。走到錢家門外，他不由的想起錢默吟先生，而立刻覺得那個「十分」是減不得的。同時，他覺得手中拿着兩個鬼兒爺是非常不合適的；錢先生怎樣了，是已經被日本人打死，還是熬着苦刑在獄裏受罪？好友生死不明，而他自己還有心程給重孫子買鬼兒爺！想到這裏，他幾乎要承認錢少爺的陣死一軍日本兵，和孫子瑞全的逃走，都是合理的舉動了。

一號的門開開了。老人受了一驚。幾乎是本能的，他往前趕了幾步；他不願意教錢家的人看見他——手中拿着鬼兒爺！

緊走了幾步以後，他後了悔。憑他與錢老人的友誼，他就是這樣的躲避着朋友的家屬嗎？他馬上放緩了脚步，很慚愧的回頭看了看。錢太太——一個比蝴蝶還溫柔，比羔羊還可憐的年近五十的矮婦人——在門外立着呢。她的左腋下夾着一個不很大的藍布包兒，兩隻凹進很深的眼看看大槐樹，又看看藍布包兒，好像在自家門前迷失了路的樣子。祁老人向後轉。

錢太太的右手拉起來一點長袍——一件極舊極長的袍子，長得遮住脚面——似乎也要向後縮。老人趕了過去，叫了聲錢太太。錢太太不動了，呆呆的望着他。她臉上的肌肉像是已經忘了怎樣表情，只有眼皮慢慢的閉閉。

「錢太太！」老人又叫了一聲，而想不起別的話來。

她也說不出話來；極度的悲苦使她心中成了一塊空白。

老人嘆了好幾口氣，才問出來：「錢先生怎樣了？」

她微微的一低頭，可是並沒有哭出來；她的淚彷彿已經早已用完了。她很快的轉了身，邁進了門坎。老人也跟了進去。在門洞中，她找到了自己的聲音，一種失掉了言語的音樂的啞澀的聲音：

「什麼地方都問過了，打聽不到他在哪裏！祁伯伯！我是個終年不滿出這個門坎的人，可是現在我找遍了九城！」

「大少爺呢？」

「快，快，快不行啦！父親被捕，弟殉弟難，他正害病；病上加氣，他已經三天沒吃一

口東西，沒說一句話了！祁伯伯，日本人要是用炮把城轟平了，倒比這要坑害人強啊！」說到這裏，她的頭揚起來。眼中，代替眼淚的，是一團兒怒的火；止不住的眨眼，好像是被烟火燒炙着似的。

老人埋了一會兒。他很想幫她的忙，但是事情都太大，他無從盡力。假若這些苦難落在別人的身上，他會很簡單的判斷：「這都是命當如此！」可是，他不能拿這句話判斷眼前的這一回事，因為他的確知道錢家的人都是一百一十成的好人，絕對不應該受這樣的折磨。

「現在，你要上哪兒去呢？」

她看了看臉了的藍布包兒，臉上抽動了一下，而後又揚起頭來，決心把害羞壓服住：「我去當當！」緊跟着，她的臉上露出極微的，可是由極度用力而來的，一點笑意，像在濃雲後努力透出一點陽光。「哼！平日，我連拿錢買東西都有點害怕，現在我會也上當鋪了！」

祁老人得到可以幫忙的機會：「我，我能借給你幾塊錢！」

「不，祁伯伯！」她說得那麼堅決，啞澀的嗓子中居然出來一點尖銳的聲音。

「咱們過得多呀！錢太太！」

「不！我的丈夫一輩子不求人，我不能在他不在家的時候……」她沒有能說完這句話，她要剛強，可是她也知道剛強的代價是多麼大。她忽然的改了話：「祁伯伯！你看，默吟怎樣呢？能夠還活着嗎？能夠還回來嗎？」

祁老人的手顫起來。他沒法回答她。想了半天，他聲音很低的說：「錢太太！咱們好不好去求求寇曉荷呢？」他不會說，「解鈴還是繫鈴人，」可是他的口氣與神情幫忙他，教錢太太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求他？」她的眉有點立起來了。

「我去！我去！」祁老人緊趕着說。「你知道，我也很討厭那個人！」

「你也不用去！他不是人！」錢太太一輩子不會說一個「佛」字，「不是人」已經把她所有的憤恨與詛咒都說盡了。「啊。我還得趕緊上當舖去呢！」說着，她很快的往外走。

祁老人完全不明白她了。她，那麼老實，規矩，好害羞的一個婦人，居然會變成這麼堅

決，烈性與勇敢的，攔住一會，看她已出了大門，他才想起跟出來。出了門，他想攔住她，可是她已拐了灣——她居然不再注意關上門，那永遠關得嚴嚴的門！老人嘆了口氣，不知道怎的很想把手中的一對泥東西摔在大槐樹的粗幹子上。可是，他並沒有那麼辦。他也想進去看看錢多少，可是也打不起精神來，他覺得心裏堵得慌！

走到三號門口，他想進去看看冠先生，給錢默吟說說情。可是，他還須再想一想。他的願意搭救錢先生是出於真心，但是他絕不願因救別人而連累了自己。在一個並不十分好對付的社會中活了七十多歲，他知道什麼叫作謹慎。

到了家中，他彷彿疲倦得已不能支持。把兩個玩藝兒交給小順兒的媽，他一語未發的走進自己的屋中。小順兒的媽只顧了接和看兩個泥東西，並沒有注意老人的神色。她說了聲：「喲，還有賣鬼兒爺的哪！」說完，她後了悔；她的語氣分明是有點看不起老太爺，差不多等于說：「你還有心思買玩藝兒哪，在這個年月！」她覺得不大得勁兒。爲掩飾自己的不知如何是好，她喊了聲小順兒：「快來，太爺爺給你們買鬼兒爺來啦！」

小順兒與妮子像兩個箭頭似的跑來。小順兒手拿過一個泥鬼兒去，小妮子把一個食指放

在嘴唇上，看着兎兒爺直吸氣，興奮得臉上通通的紅了。

「還不進去給老太爺道謝哪？」他們的媽高聲的說。

妞子也把兎兒爺接過來，雙手捧着，同哥哥走進老人的屋內。

「太爺爺！」小順兒笑得連眉毛都擡了地方。「你給買來的？」

「太爺爺！」妞子也要表示感謝，而找不到話說。

「玩去吧！」老人半閉着眼說：「今年玩了，明年可……」他把後半句話嚥回去了。

「明年怎樣？明年買更大，更大的呢？」小順兒問。

「大，大，的呢？」妞子跟着哥哥說。

老人把眼閉嚴，沒回出話來。

十五

北平雖然作了幾百年的「帝王之都」，牠的四郊却並沒有受過多少好處。一出城，都市立刻變成了田野。城外幾乎沒有什麼好的道路，更沒有什麼工廠，而只有些奉國與不十分肥美的田；田畝中夾着許多沒有樹木的坡地。在平日，這裏的農家，和其他的北方的農家一樣，時常受着狂風，乾旱，蝗蟲的欺侮，而一年倒有半年忍受着交給農民們自行維持，而農民們便把生死存亡都交給命運。他們雖然有一輩子也不一定進幾次城的，可是在心理上都自居爲北平人。他們都很老實，講禮貌，即使餓着肚子也不敢去爲非作歹。他們只受別人的欺侮，而不敢去損害別人。在他們實在沒有法子維持生活的時候，才把子弟們送城裏去拉洋車，當巡警或作小生意，得些工資，補充地畝生產的不足。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他們無可避逃的要受到最大的苦難：屠殺、搶掠、奸污，都首先分配在他們的身上。趕到大局已定，皇帝便會把他們的田墓用御筆一圈，圈給那開國的元勳；於是，他們丟失了自家的坟墓與產業

，而給別人作看守攻陵的奴隸。

那老人的父母是葬在德勝門外土城西邊的一塊相當乾燥的地裏。據風水先生說，這塊地背攻土城，北平城的前身，——前面西山，主家業興旺。這塊地將將的夠三畝，那老人由典租而後又找補了點錢，慢慢的把地買過來。他並沒有種幾株樹去紀念父母，而把地仍舊交給原來的地主耕種，每年多少可以收納一些雜糧。他覺得父母的就頭前後左右都有些青青的麥苗或白薯秧子也就和樹木的綠色相差無幾，而死鬼們大抵也可以滿意了。

在老人的生日的前一天，種着他的三畝地的常二爺——一個又乾又倔，而心地極好的，將近六十歲的，橫粗的小老頭兒——進城來看他。德勝門已經被敵人封閉，他是由西門進來的。背著一口袋新小米，他由家裏一口氣走到那家。除了臉上和身上落了一層細黃土，簡直看不出來他是剛剛負着幾十斤糧走了十幾里路的。一進街門，他把米袋放下，先聲勢浩大的躁了一陣腳，而後用粗硬的手使勁的搓了搓臉，又在身上拍打了一回，這樣把黃土大概的除掉，他才提起米袋往裏走，一邊走一邊老聲老氣的叫：「那大哥！那大哥！」雖然他比那老人小着十好幾歲，可是，當初不知怎麼論的，他們彼此兄弟相稱。

常二爺每次來訪，總是祁家全家人最興奮的一天。久住在都市裏，他們已經忘了大地的真正顏色與功用；他們的「地」不是黑土的大道，便是石子鑲成，鋪着臭油的馬路。及至他們看到常二爺——滿身黃土而拿着新小米或高粱的常二爺——他們才覺出人與大地的關係，而感到親切與興奮。他們願意聽他講些與政治、國際關係，衣裝的式樣，和電影明星，完全無關，可是緊緊與生命相聯，最實際，最迫切的問題。聽他講話，就好像吃膩了鷄鴨魚肉，而嚼一條剛從架上摘下來的，尖端上還頂着黃花的王瓜，那麼清鮮可喜。他們完全以朋友對待他，雖然他既是個鄉下人，又給他們種着地——儘管只是三畝來的坡地。

祁老人這兩天心裏正不高興。自從給小順兒們買了兔兒爺那天起，他就老不大痛快。對於慶祝生日，他已經不再提起，表示舉行與否全沒關係。對錢家，他打發瑞宣給送過十塊錢去，錢太太不收。他很想到冠家去說說情，可是他幾次已經走到三號的門外，又退了回來。他厭惡冠家像厭惡一羣蒼蠅似的。但是，不去吧，他又覺得對不起錢家的人。不錯，在這年月，人人都該少管別人的閒事，像貓管不着狗的事那樣。可是，見死不救，究竟是於心不安的。人到底是人哪；況且，錢先生是他的好友啊！他不便說出心中的不安。大家動問，他只

說有點想念「小三兒」，遮掩過去。

聽到常二爺的聲音，老人從心裏笑了出來，急忙的迎到院裏。院中的淺盆石榴樹上掛着的「小罐兒」已經都紅了，老人的眼看到那發光的紅色，心中忽然一亮；緊跟着，他看到常二爺的大腮梆，花白鬍鬚的臉。他心中的亮光像探照燈照住了飛鏡那麼得意。

「常老二！你可好哇？」

「好噢！大哥好？」常二爺把糧袋放下，作了個通大址地的大揖。

到了屋裏，兩位老人彼此端詳了一番，口中不住的說：「好」，而心中都暗道：「又老了一些！」

小順兒的媽聞風而至，端來洗臉水與茶壺。常二爺一邊用硬手搓着硬臉，一邊對她說：「泡點好棗子啲！」

她的熱誠勁兒使她的言語坦率而切於實際：

「那沒錯！先告訴我吧，二爺爺，吃了飯沒有？」

瑞宣正進來，臉上也帶着笑容，把話接過去：「還用問嗎，你作去就是啦！」

常二爺用力的用手巾鑽着耳朵眼，鬍子上的水珠一勁兒往下滴。「別費事！給我作碗片兒湯就行了！」

「片兒湯？」祁老人的眼睛睜得不認再大一點。「你這是到了我家裏啦！順兒的媽，趕緊去作，作四大碗炸醬麵，煮硬一點！」

她回到廚房去。小順兒和妞子飛跑的進來。常二臉已洗完臉，把兩個孩摀住，而後先舉妞子，後舉小順兒，把他們舉得幾乎夠着了天——他們的天便是天花板。把他們放下，他從懷裏掏出五個大紅皮油雞蛋來，很抱歉的說：「簡直找不出東西來！得啦，就這五個蛋吧！真拿不出手去。哼！」

這時候，連天佑太太也振作精神，慢慢的走進來。瑞豐也很想過來，可是被太太攔住：「一個破種地的鄉下腦壳，有什麼可看的！」她撇着胖嘴說。

大家團團圍住，看常二爺喝茶，吃麵，聽他講說今年的年成，和家中大小的困難，都感得新穎有趣。最使他們興奮的，是他把四大碗麵條，一中碗炸醬，和兩頭大蒜，都吃了個乾淨。吃完，他要了一大碗麵湯，澆口把牠喝乾，而後挺了挺腰，說了聲：「涼湯化原食！」

大家的高興，可惜，只是個很短的時間的。常二爺在打過幾個長而響亮的飽嗝兒以後，說出點使大家面面相覷的話來：

「大哥！我來告訴你一聲！城外頭近來可很不安靜！偷挖盜墓的很多！」

「什麼？」那老人驚異的問。

「偷挖盜墓的！大哥你看哪，城裏頭這些日子怎麼樣，我不大知道。城外頭，乾脆沒有人管事兒啦！你說鬧日本鬼子吧，我沒看見一個；你說沒鬧日本鬼子吧，黑天白日的又一勁兒咕咚大砲！打下糧食來，不敢挑出去賣；不賣吧，又怎麼買些針頭線腦的呢；眼看着就到冬天，難道不給孩子們身上添點東西嗎？近來就更好了，王爺坟和張老公坟全教人家給扒啦，我不曉得由哪兒來的這麼一股兒無法無天的人，可是我心裏直沉不住氣！我自己的那幾畝旱也不收，潦也不收的冤孽地，和那幾間東倒西歪塌病腔子的草房，都不算一回事；我就是不放心你的那塊地！大哥，你託我給照應着坟，我沒拿過你一個小銅板，你也沒拿我當作看坟的對待。咱們是朋友。每年春秋兩季，我老把坟頭拍得圓圓的，多添幾畝土；什麼話呢，咱們是朋友。那野地的出產，我打了五斗，不能告訴你四斗九升。心眼放正，老天爺看得

見，現在王爺珍都教人家給扒了，萬一……」常二爺一勁兒眨巴他的沒有什麼睫毛的眼。

大家全愣住了。小順兒看出來屋裏的空氣有點不大對，扯了扯妮子：「走，咱們院子裏玩去！」

妮子看了看大家，也低聲說了聲：「呸！」——「走」字，她還不大說得上來。

大家都感到問題的嚴重，而都想不出辦法來。瑞宣只說出一個「亡」字來，就又閉上嘴。他本來要說「亡了國連死人也得受刑！」可是，說出來既無補于事，又足以增加老人們的憂慮，何苦呢，所以他閉上了嘴。

天佑太太說了話：「二叔你就多分點心吧，誰教咱們是父一輩子一輩的交情呢！」她明知道這樣的話說不說都沒關係，可是她必須說出來；老太太們大概都會說這種於事無益，而暫時能教大家緩一口氣的話。

「就是啊，老二！」祁老人馬上也想起談話來。「你還得多分分心！」

「那用不着大哥你囑咐！」常二爺拍着胸膛說：「我能盡心的地方，決不能耍滑！說假話是狗養的，我要交代清楚，到我不能盡心的時候，大哥你可別一口咬定，說我不夠朋友！」

時，這才叫做天下大亂，大變人心呢！」

「老二！你只管放心！看事做事；你盡到了心，我們全家感恩不盡；我們也不能夠怨你！那是我們祁家的坎地！」祁老人一氣說完，小眼睛裏窩着兩顆淚。他真的動了心。假如不幸父母的棺材真叫人給掘出來，他一輩子的苦心與努力豈不全都落了空？父母的骨頭若隨便被野狗叨了走，他豈不是白活了七十多歲，還有什麼臉再見人呢？

常二爺看見祁老人眼中的淚，不敢再說別的，而只好橫打鼻樑負起責任：「得啦，大哥！什麼也甭說了，就盼着天爺不虧負咱們這些老實人吧！」說完，他背着手慢慢往院中走。（每逢他來到這裏，他必定要一屋裏院裏全參觀一遍，倒好像是遊覽故宮博物院呢。）來到院中，他故意的誇獎那些石榴，好使祁老人把眼淚收回去。祁老人也跟着來到院中，立刻喊瑞豐拿剪子來，給二爺剪下兩個石榴，給孩子們帶回去。瑞豐這才出來，向常二爺行禮打招呼。

「老二，不要動！」常二爺攔阻瑞豐去剪折石榴。「是在樹上是個玩藝兒！我帶回家去，還不夠孩子吃三口的呢！那下孩子，老像餓瘋了似的！」

「瑞豐你剪哪！」那老人堅決的說。「剪幾個大的！」

這時候，天佑太太在屋裏低聲的叫瑞宣：「老大，你攙我一把兒，我站不起來啦！」

瑞宣趕緊過去攙住了她。「媽！怎麼啦？」

「老大！咱們作了什麼孽，至于要攙咱們的坎哪！」

瑞宣的手碰着了她的，冰涼！他沒有話可說，但是沒法子不說些什麼：「媽！不要緊！不要緊！哪能可巧就輪到咱們身上呢！不至於！不至於！」一邊說着，他一邊攙着她走，慢慢走到南屋去。「媽！喝口糖水吧？」

「不喝！我躺會兒吧！」

扶她臥倒，他呆呆的看着她的瘦小的身軀。他不由的想到：她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死去，而死後還不知哪會兒就被人家擄出來！他是應當在這裏守着她呢？還是應當像老三那樣去和敵人決鬥呢？他決定不了什麼。

「老大，你去吧！」媽媽閉着眼說，聲音極微細。

他輕輕的走出來。

常二爺參觀到廚房，看小順兒的媽那份忙勁兒，和青菜與豬肉之多，他忽然的想起來：「噫！明天是大哥的生日，你看我的記性有多好！」說完，他跑到院中，就在石榴盆的附近給祁老人跪下了：「大哥，你受我三個頭吧！盼你再活十年廿年的，硬硬朗朗的！」

「不敢當噢！」祁老人喜歡得手足無措。「老哥兒們啦，不敢當！」

「就是這三個頭！」二爺一邊磕頭一邊說。「你跟我「要」禮物我也拿不出來！」叩罷了頭，他立起來，用手擰了擰磕膝上的塵土。

瑞宣趕緊跑過來，給常二爺作揖致謝。

小順兒以爲這很好玩，小青蛙似的，爬在地上，給他的小妹磕了不止三個頭。小妞子笑得眼淚的，也忙着跪下給哥哥磕頭。磕着磕着，兩個頭頂在一處，改爲頂老羊。

大人們，心裏憂慮着坟墓的安全，而眼中看到兒童的天真，都無可如何的笑了笑。

「老二！」祁老人叫常二爺。「今天不要走，明天吃碗壽麵再出城！」

「那——」常二爺想了想：「我不大放心家裏呀！我並沒多大用處，究竟是在家可以給他們仗點胆！噯！這半個月，簡直的沒法混！」

「我看，二爺爺還是回去的好！」瑞宣低聲的說。「省得兩下裏心都不安！」

「這話對！」常二爺點着頭說。「我還是說走就走。抓早兒出城，路上好走一點！那麼大哥，我走啦！」

「不准你走！」小順兒過來抱住常二爺的腿。

「不肘！」妞子永遠摹仿着哥哥，也過來拉住老人的手。

「好乖！真乖！」常二爺一手拍着一個頭，口中讚嘆着。「我還來呢！再來，我給你們扛個大南瓜來！」

正這麼說着，門外李四爺的清陰嗓音在喊：「城門又關上了，先別出門啊！」

祁老人與常二爺都是飽經患難的人，只知道謹慎，而不知道害怕。可是聽到李四爺的喊聲，他們臉上的肌肉都縮緊了一些，鬍子微微的立起來。小順兒和妞子，不知道爲什麼，趕緊撒開手，不再纏磨常二爺了。

「怎麼？」小順兒的媽從廚房探出頭來問：「又關了城？我還忘了買黃花和木耳，非買去不可呢！」

大家都覺得這不是買木料的好時候，而都想責備她一半句。可是，大家又都知道她是一片忠心，所以誰也沒肯出聲。見沒人搭話，她嘆了口氣，像蝸牛似的把頭縮回去。

「老二！咱們屋裏坐吧！」祁老人往屋中讓常二爺，好像屋中比院裏更安全似的。

常二爺沒說什麼，心中七上八下的不安。晚飯，他到廚房去幫着烙餅，本想和祁少奶奶說些家長里短；可是，一提起家中，他就更不放心，所以並沒有能說得很痛快，晚間，剛點燈不久，他就睡了，準備次日一清早就出城。

天剛一亮，他就起來了，可是不能不辭而別——怕大門不鎖好，萬一再有「掃亮子」的小賊。等到小順兒的媽起來升火，他用涼水漱了漱口，告訴她他要趕早兒出城。她一定要給他弄點東西吃，他一定不肯；最後，她塞給他一張昨天晚上剩下的大餅，又倒了一大碗暖瓶裏的開水，勸令教他吃下去。吃完，他拿着祁老人給的幾個石榴，告辭。她把他送出去。

城門還是沒有開。他向巡警打聽，巡警說不上來什麼時候才詣開城，而囑咐他別緊在那裏幌得幌去。他又回到祁家來。

沒有任何人的幫助，小順兒的媽獨力做好了兩三桌人吃的「炒菜麵。」工作使她疲勞，

可也使她自傲。看常二爺回來，她更高興，因為她知道即使她的烹調不能盡滿人意，她可是必能由常二爺的口中得到最好的稱讚。

祁老人也頗高興常二爺的沒能走脫，而湊趣說：「這這城門替我留客，老二！」

眼看就十點多鐘了，客人沒有來一個！祁老人雖然還陪着常二爺閒談，可是臉上的顏色越來越暗了。常二爺看出來老人的神色不對，頗想用點可笑的言語教他開心，但是自己心中正思念着家裏，實在打不起精神來。於是，兩位老人就對坐着發愣。愣得實在難堪了，就交替着咳嗽一聲，而後以咳嗽為題，找到一兩句話——只是一兩句，再往下說，就勢必說到年歲與健康，而無從不悲觀。假若不幸而提到日本鬼子，那就更糟，因為日本人是來毀滅一切的，不管誰的年紀多麼大，和品行怎樣好。

天佑一清早就回來了，很慚愧的給父親磕了頭。他本想給父親買點鮮果和螃蟹什麼的，可是城門關着，連西單牌樓與西四牌樓的肉市上與菜市上都沒有一個攤子，他只好空着手回來。他知道，老父親並不爭嘴；不過，能帶些東西回來，多少足以表示一點孝心。再說，街上還能買到東西，就是「天下太平」的證據，也好教老人高興一點。可是，他空着手回來簡

直不敢多在父親面前立着或坐着，恐怕父親問到市面如何，而增加老人的憂慮。他也不敢完全藏到自己的屋中去，深恐父親挑了眼，說他並沒有祝壽的誠心。他始終沒敢進南屋去，而一會兒進到北屋給父親和常二爺添添茶，一會兒到院中用和悅的聲音對小順兒說：「看！太爺爺的石榴有多麼紅呀！」或對小妮子說：「喲！太爺爺給買的兔兒爺？真好看！好好拿着，別疼了噢！」他的話聲不但和悅，而且相當的高，好教屋裏的老人能聽見。口中這麼說着，他的心裏可正在盤算：每年在這個時節，城裏的人多少要添置一些衣服；而城外的人，收了莊稼以後，必定進城來買布疋：只要價錢公道，尺碼兒大，就不怕城外的人不成羣搭夥的來照顧的。他的小布舖，一向是言無二價，而且是尺碼加一，他永不仗着「大減價」去招生意，他的尺就是最好的廣告。可是，今年，他沒看見一個鄉下的主顧：城門關着呢！至於城裏的人，有錢的不敢花用，沒錢的連飯都吃不上，誰還買布！他看準，日本人不必用真刀真槍的亂殺人，只要他們老這麼佔據着北平，就可以殺人不見血的消滅多少萬人，他想和家裏的人談談這個，但是今天是老太爺的生日，他張不開口。他須把委屈放在肚子裏，而把孝心，像一件新袍子似的，露在外面。

天佑太太扎拌着，很早的就起來，穿起新的竹布大衫，給老公公行禮。在她低下頭行禮的時候，她的淚偷偷的在眼中轉了幾轉。她覺得她必死在老公公的前頭，而也許剛剛埋在地裏就被匪徒們給掘出來！

最着急的是小順兒的媽。酒飯都已預備好，而沒有一個人來！勞力是她自己的，不算什麼。錢可是大家的呢：假若把菜麵都剩下，別人還好辦，老二瑞豐會首先責難她的！即使瑞豐不開口，東西都是錢買來的，她也不忍隨便扔掉啊！她很想溜出去，把李四爺請來，可是人家能空着手來嗎？她急得在廚房裏亂轉，實在等不住了，她到上屋去請示：

「你們二位老人家先喝點酒吧？」

常二爺純粹出于客氣的說：「不忙！天還早呢！」其實，他早已餓了。

祁老人捱了一小會兒，低聲的說：「再等一等！」

她笑得極不自然的又走向廚房。

瑞豐也相當的失望，他平日最喜歡串門子，訪親友，好有機會把東家的事說給西家。再把西家的事說給東家，而在姑姑老姨之間充分的表現他的無聊與重要。親友們家中有婚喪事

兒，他必定到場，去說，去吃，去展覽他的新衣帽，像隻格外討好的狗似的，總在人多的地方搖擺尾巴。自從結婚以後，他的太太扯住了他的腿，不許他隨便出去。在她看，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北海的五龍亭，東安市場與劇院才是談心，吃飯，和展覽裝飾的好地方。她討厭那些連「嘉寶」與「阮玲玉」都不曉得的三姑姑與六姨兒。因此，他切盼今天能來些位親友，他好由北屋串到南屋的和平輩的開些小玩笑，和長輩們說些陳穀子爛芝麻；到吃飯的時候，還要扯着他的乾而尖銳的鬚子，和男人們拚酒猜拳。吃飽，喝足，把談話也都扯盡，他會告訴大嫂：「你的菜作得並不怎樣，全仗着我的招待好，算是沒垮台；你說是不是？大嫂？」

等到十一點多鐘了，還是沒有人來，瑞豐的心涼了半截。他的話，他的酒量，他的酬應天才，今天全沒法施展了！「真奇怪！人們因為關城就不來往了嗎？北平太洩氣了！太洩氣！」他叨着根烟捲兒在屋中來回的走，口中嘟囔着。

「哼！近來人才好呢！我就討厭那羣連骨也不刷的老婆子老頭子們！」二太太撇着嘴說。「我告訴你，豐，趕到明兒個老三的事犯了，連條狗也甭想進這個院子來！看看錢家，

你就明白了，」

瑞豐恍然大悟：「對呀！不都是關城的緣故，倒恐怕是老三逃走的事已然吵嚷動了呢！」

「你這才明白！木頭腦袋！我沒早告訴你嗎，咱們得分出去另過嗎？你老不聽我的，倒好像我的話都有毒似的！趕明兒老三的案子犯了，管家也得徵憲兵緝了走！」

「依你之見呢？」瑞豐拉住她的胖手，輕輕的拍了兩下。

「過了節，你跟大哥說：分家！」

「咱們月間的收入太少哇！」他的小乾臉上皺起許多細紋來，像個半熟了的花仔兒似的。「在這裏，大嫂是咱們的義務老媽子；分出去，你又不會作飯。」

「什麼不會？我會，就是不作！」

「不管怎樣吧，反正得雇女僕，開銷不是更大了嗎？」

「你是死人，不會去活動活動？」二太太彷彿感到疲乏，打了個肥大款式的哈欠，、紅嘴張開，像個小火山口似的。

「嗚！你不是說話太多了，有點累的慌？」瑞豐很關切的問。

「在舞場，公園，電影園，我永遠不覺得疲倦；就是在這裏我才老沒有精神；這裏就是地獄，地獄也許比這兒還熱鬧點兒！」

「咱們找什麼路子呢？」他不能承認這裏是地獄；可是也不敢頂撞太太，所以只好發問。

她的胖食指指着西南：「冠家！」

「冠家？」瑞豐的小乾臉上登時發了光。他久想和冠家的人多來往，一來是他羨慕曉荷的吃喝穿戴，二來是他想跟兩位小姐勾搭勾搭，開開心。可是，全家的反對冠家，使他不敢特立獨行，而太太的管束又教他不敢正眼高弟與招弟。今天，聽太太的話，他高興得像餓狗得到一塊骨頭。

「冠先生和冠太太都是頂有本事的人，跟他們學，你才能有起色！可是，」胖太太說到這裏，她的永遠縮縮着的脖子居然挺了起來，「你要去，必得跟我一道，要是偷偷的獨自去和她們耍骨頭，我砸爛了你的腿！」

「也不至有那麼大的罪過呀！」他扯着臉不害羞的說。

他們決定明天去給冠家送點節禮。

瑞宣的憂慮是很多的，可是不便露在外面。爲目前之計，他須招老太爺和媽媽歡喜。假若他們因憂鬱而鬧點病，他馬上就會感到更多的困難。他暗中去關照了瑞豐，建議給父親，囑託了常二爺：「吃飯的時候，多喝幾杯！拚命的鬧哄，不給老人家發牢騷的機會！」對二弟妹，他也投遞了降表：「老太爺今天可不高興，二妹，你也得幫忙，招他笑一笑！辦到了我過了節，請你看電影！」

二奶奶得到這個賄賂，才答應出來和大家一同吃飯；她本想獨自吃點什麼，故意給大家下不來台的。

把大家都運動好，瑞宣用最歡悅的聲音叫：「順兒的媽！開飯嚕！」然後又叫瑞豐：「老二！幫着拿菜！」

老二「啊」了一聲，看着自己的藍緞子夾袍，實在不願到廚房去。待了一會兒，看常二爺自動的下廚房，他只好跟了過去，拿了雙雙筷子。

小順兒，妞子，和他們的兔兒爺——小順兒的那個已短了一個犄角——也都上了桌子，爲是招祁老太爺歡喜。只有大奶奶不肯坐下，因爲她須炒菜去。天佑和瑞宣爺兒倆把所能集合起來的笑容都擺在臉上。常二爺輕易不喝酒，但是喝起來，因爲身體好，很有個量兒；他今天決定放量的喝。瑞豐心裏並沒有像父親與哥哥的那些憂慮，而純以享受態度把筷子老往好一點的菜裏伸。

祁老人的臉上沒有一點笑容。很勉強的，他喝了半盅兒酒，吃了一筋子菜。大家無論如何努力製造空氣，空氣中總是濕潮的，像有一片兒霧。霧氣越來越重，在老人的眼皮上結成兩個水珠。他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但是在今天他要是還能快樂，他就不是神經錯亂，也必定是有了別的毛病。

「上來了，他只喝了一口酒。擦了擦鬍子，他問天佑：『小三兒沒信哪？』」

天佑看瑞宣，瑞宣沒回答出來什麼。

吃過麵，李四爺在大槐樹下報告，城門開了，常二爺趕緊告辭。常二爺走後，祁老人躺下了，晚飯也沒有起來吃。

十六

中秋。程長順很早的吃了午飯，準備作半天的好生意。可是，轉了幾條胡同，把雙子喊乾，並沒作上一號買賣。擰着嘴，抹着頭上的汗，他走回家來。見了外婆，淚在眼眶裏，聲音加倍的重，他叨嘮：「這是怎麼啦？大節下的怎麼不開張呢？去年今天，我不是拿四十塊零八毛來嗎？」

「歇會兒吧，好小子！」馬寡婦安慰着他。「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啊！」

剃頭的孫七，吃了兩杯悶酒，白眼珠上橫着好幾條血絲，在院中搭了話：「馬老太太，咱們是得另打主意啊。這樣，簡直混不下去！你看，現在鋪子裏都裁人，我的生意越來越少！有朝一日呀！我得打着「喚頭」，沿街兜生意去！我一輩子愛臉面，難道要了這麼多年的手藝，真教我下街去和剛出師的鄉下孩子們爭生意嗎？我看明白啦。要打好好的活着，非把日本鬼子趕出去不可！」

「小點聲呀！孫師傅！教他們聽見還了得！」馬寡婦開着點門縫，低聲的說。

孫七哈哈的笑起來。馬寡婦趕緊把門關好，像耳語似的對長順說：「不要聽孫七的，咱們還是老老實實的過日子，別惹事！反正天下總會有一天了的時候！日本人厲害呀，架不住咱們能忍啊！」老太太深信她的哲理是天下最好的，因為「忍」字教她守住貞節，渡過患難，得到像一個鋼針那麼無趣而永遠發着點光的生命。

這時候，已經是下午四點鐘，小崔交了車，滿臉怒氣的走回來。

孫七的近視眼沒有看清小崔臉上的神色。「怎樣？今天還不錯吧？」

「不錯？」小崔沒有好氣的說。「敢情不錯！聽說過沒有？大八月十五的，車廠子硬不放份兒，照舊交車錢！」

「沒聽說過！這是牠媽的日本辦法吧？」

「就是啊！車主硬說，近來三天一關城，五大一淨街，收不進錢來，所以今天不能再放份兒！」

「你乖乖的交了車份兒？」

「我又不是車主兒的兒子，不能那麼聽話！一聲沒哼，我把車拉出去了，反正我心裏有數兒！拉到過午，才拉了兩個座兒；還不夠車錢呢！好吧，我弄了一斤大餅，兩個子兒的蔥醬，四兩醬肘子，先吃他媽的一頓再說。吃完，我又在茶館裏泡了好大半天。泡夠了，我把兩個車胎全扎破，把車送了回去。進了車廠子，我神氣十足的，喊了聲：兩邊都放砲啦，明兒個兒！說完，我就扭出來了！」

「真有你的，小崔！你行！」

屋裏，小崔的太太出了聲：「孫七爺，你白活這麼大的歲數呀！他大爺下的，一個銅板拿不回來，你還誇獎他哪？人心都是肉作的，你的是什麼作的呀，我問問你！」說着她走了出來。

假若給她兩件好衣裳和一點好飲食，她必定是個相當好看的小婦人。衣服的破舊，與飢寒的侵蝕，使她失去青春。雖然她才廿三歲，她的眉眼，行動，與脾氣，却已都像四五十歲人的了。她的小長臉上似乎已沒有了眉眼，而只有替委屈與憂愁工作活動的一些機關。她的四肢與胸背已失去青年婦人所應有的誘惑力，而只是一些洗衣服，走路，與其他勞動的，

帶着不多肉的木板與木棍。今天，她特別的難看。頭沒有梳，臉沒有洗，雖然已是秋天，她的身上却只穿着一身像從垃圾堆中掘出來的破單褲褂。她的右肘和右腿的一塊肉都露在外面。她好像已經忘了她是個女人。是的，她已經忘了一切，而只記着午飯還沒有吃——現在已是下午四點多鐘。

孫七爺，雖然好搶話吵嘴，一聲沒出的躲開。他同情她，所以不能和她吵嘴，雖然她的話不火好聽。同時，他也不便馬上替她說公道話，而和小崔吵鬧起來；今天是八月節，不應當吵鬧。

小崔很愛他的太太，只是在喝多了酒的時候才管轄不住他的拳頭，而砸在她的身上。今天，他沒有吃酒，也就沒有伸出拳頭去的蠻勁兒。看着她蓬頭垢面的樣子，他撻了好大半天，說不出話來。雖然如此，他可是不肯向她道歉，他要維持住男人的威風。

馬老太太輕輕的走出屋門來，試着步兒往前走。走到小崔的身旁，她輕輕拉了他一把。

然後，她向小崔太太說：「別着急啦，大節下的！我這兒還有兩盤倭瓜餡的餃子呢，好歹的你先墊一墊！」

小崔太太吸了吸鼻子，帶着哭音說：「不是呀，馬老太太！挨一頓飢，兩頓餓，並不算什麼！一年到頭老是這樣，沒個盼望，沒個辦法，算怎麼一回事呢？我嫁給他三年了，老太太你看看我，還像個人不像？」說完，她一聲頭。極快的走進屋中去。

小崔嘆了口氣，倭瓜臉上肌肉橫七豎八的亂扭動。

馬老太太又拉了他一把：「來！把餃子給她拿過去，給她兩句好話！不准又吵鬧！聽見了沒有？」

小崔沒有動。他不肯去拿馬老太太的餃子。他曉得她一輩子省吃儉用，像抱了窩的老母鸡似的，拾到一顆米粒都留給長順吃。他沒臉去奪她的吃食。嗽了一聲，他說：

「老太太！留着餃子給長順吃吧！」

長順擤着鼻子，在屋內搭了錢兒：

「我不吃！我想哭一場！大節下的，跑了七八里會一個銅板沒掙！」

馬老太太提高了點聲音：「你少說話，長順！」

「老太太！」小崔接着說：「我想明白了，我得走！我養不了她，」他向自己屋中指了指。

指。「照這麼下去，我連自己也要養不活了！我當兵去，要死也死個痛快！我去當兵，她呢只管改嫁別人，這到乾脆，省得都餓死在這裏！」

孫七又湊了過來。「我不知道，軍隊裏還要我不娶。要是能行的話，我跟你一塊兒走！這像什麼話呢，好好的北平城，教小鬼子霸佔着！」

聽到他們兩個的話，馬老太太後悔了。假若今天不是中秋節，她決不會出來多事。這並不是她的心眼慈善，而是嚴守着她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寡婦教條。「別這麼說呀！」她低聲而懇切的說：「咱們北平人不應當說這樣的話呀！凡事都得忍，忍住了氣，老天爺才會保佑咱們，不是嗎？」她還有許多話要說，可是唯恐怕教日本人聽了去，所以搭訕着走進屋中，心裏很不高興。

過了一會兒，她教長順把餃子送過去。長順剛拿起盤子來，隔壁的李四媽端着一大碗熱氣騰騰的嫩豬頭肉，進了街門。她進屋就喊，聲音比碗裏的肉更熱一點。「小崔！好小子！我給你送點肉來！什麼都買不到，那個老東西不知道由哪兒弄來個豬頭！」話雖是對小崔說的，她可是並沒看見他；她的話是不能存在心中的，假若遇不到對家，她會像上了弦的留聲

機似的，不管有人聽沒有，獨自說出來。

「四大媽！又教你費心！」小崔搭了話。

「嗚！你在這兒哪？快接過去！」

小崔笑着把碗接過去，對四大媽他是用不着客氣推讓的。

「好小子！把碗還給我！我不進屋裏去啦！嗚！」她又看見了孫七。七爺！你吃了沒有？來吧，跟你四大爺喝一杯去！什麼鬧日本鬼子不開的，反正咱們得過咱們的節！」

這時候，錢家的老少兩位婦人放聲的哭起來。孫七爺聽到了一耳朵，趕緊說：「四大媽，聽！」

四大媽的眼神兒差點事，可是耳朵並不沉。「怎麼啦？嗚！小崔，你把碗送過來吧，我趕緊到錢家看看去！」

孫七跟着她，「我也去！」

馬老太太見小崔已得到一碗肉，把餃子收回來一半，而教長順只送過一盤子去：「快去！快去！別再出門啦，錢家不定又出了什麼事！」

祁家過了個頂暗淡的秋節。祁老人和天佑太太都病倒，沒有起來。天佑吃了點老人生日剩下的菜，便到舖子去；因為舖夥們今天歇着工，他不能不照應着點；他一向是在三節看着舖子，而教別人去休息；因此，他給大家的工錢儘管比別家的小，可是不家還都樂意幫助他；他用人情補足了他們物質上的損失。他走後瑞宜和韻梅輕輕的拌了幾句嘴。韻梅吃過了不很高興的午飯，就忙着準備晚間供月的東西。她並不一定十分迷信月亮爺，不過是想萬一她有一點點靈應呢，在這慌亂的年月，她就不應當不應酬得週到一些。再說呢，年年拜月，今年也似乎不可缺乏，特別是在婆婆正臥病在床的時候。她須教婆婆承認她的能力與週到，好教婆婆放心養病，不必再操一點心。

瑞宜滿腔的憂鬱，看她還弄那些近乎兒戲的東西，怒氣便找着了個出！口：「真！你還弄那些個玩藝？」

假若她和緩的說明了她的用意，瑞宜自然會因了解而改了口氣。可是，她的心中也並不高興，所以只覺得丈夫有意向她發氣，而忽略了說明真象的責任。「噲！」她的聲音不大，可是很清脆。「你看我一天到晚老鬧着玩，不作一點正經事，是不是？」說話的時候，她的

眼神比言語還加倍的厲害。

瑞宣不願意繼續的吵，因為也曉得越吵聲音就必定越大，教病着的老人們聽見不大好意思。他忍住了氣，可是臉上陰沉的要落下水來。他躲到院中，某某的看著樹上的紅石車。

在三點鐘左右的時候，他看見瑞豐夫婦都穿着新衣服往外走。瑞豐手裏舉着個小蒲包，裏面裝的大概是月餅。他沒問他們上哪裏去，他根本看不起送禮探親家一類的事。

瑞豐夫婦是到冠家去。

冠先生與冠太太對客人的歡迎是極度熱烈的。曉荷拉住瑞豐的手，有三分多鐘，還不肯放開。他的呼吸氣兒裏都含着親熱與溫暖。大赤包，搖動着新燙的魔鬼式的頭髮，把瑞豐太太樓在懷中。祁氏夫婦來的時機最好。自從錢默吟先生被捕，全胡同的人都用白眼珠瞪冠家的人。雖然在口中，大赤包一勁兒的說「不在乎」，可是心中究竟不大夠味兒。大家的批評並不能左右她的行動，也不至于阻礙她的事情，因為他們是些沒有努力的人。不過，像小崔，孫七，劉棚匠，李四爺，那些下等人也敢用白眼瞪她。她的確有些吃不消。今天，看瑞

豐夫婦來到，她覺得胡同中的「輿論」一定是改變了，因為祁家是這裏的最老的住戶，也就是「言論界」的代表人。瑞豐拿來的一點禮物很輕微，可是大赤包極寬重的把被撿過來——牠是一點象徵，象徵着全胡同還是要敬重她，像敬重西太后一樣。無論個性怎樣對的人，當他作錯事的時候，心中也至少有點不得勁，而希望別人說他並不作錯。瑞豐來訪，是給曉荷與大赤包來作誇人——即使他們的行為不正，也還有人來巴結！

瑞豐夫婦在冠家覺得特別舒服，像久旱中的花木忽然得着時雨。他們聽的，看的，和感覺到的，都恰好是他們所願意聽的，看的，與感覺到的。大赤包親手給他們煮了來自英國府的咖啡，切開由東城一家大飯店新發明的月餅。吸着咖啡，瑞豐慢慢的有了些醉意；冠先生的最無聊的話，也不是怎麼正好碰到他的心眼上，像小兒的胖手指碰到籬笆肉上那麼又癢癢又好受。冠先生的老態與氣度，使他欽佩羨慕，而願意多多的學習。他的小乾臉上紅起來，眼睛在不偷着瞧尤如芳與招弟姑娘的時候，每那麼閉一閉。像一股熱酒走到腹部時候那樣的微暈。

瑞豐太太的一向癩央央的胖身子與胖臉，居然挺脫起來。她忽然有了脖子，身量高出來

一寸。說着笑着，她連乳名——毛桃兒——也告訴了大赤包。

「打幾圈兒吧？」大赤包提議。

瑞豐沒帶着多少錢，但是絕對不能推辭。第一他以爲今天是中秋節，理應打牌。第二，在冠家而拒絕打牌，等於有意破壞秩序。第三，自己的腰包雖然不很充實，可是他相信自己技巧不壞，不至於誇台。瑞豐太太馬上答應了：「我們倆一家吧！我先打！」說着，她摸了摸手指上的金戒指，暗示給丈夫：「有金戒指呢！甯輸掉了她，不能丟人！」瑞豐暗中佩服太太的見識與果敢，可是教她先打未免有點不痛快。他曉得她的技巧不怎樣高明，而脾氣又扭——越輸越不肯下來。假若他立在她後邊，給她指點呢，她會一定把輸錢的罪過都歸到他身上，不但勞而無功，而且罪在不赦。他的小乾臉上有點發僵。

這時候，大赤包問曉荷：「你打呀？」

「讓客人！」曉荷莊重而又和悅的說：「瑞豐你也下場好了！」

「不！我和她一家兒！」瑞豐自以爲精明老練，不肯因技癢而失去控制力。

「那麼，太太，桐芳或高第招弟，你們四位太太小姐們玩會兒好麼！我們男的伺候着茶

水！」曉荷對婦女的尊重，幾乎像個有教養的美國人似的。

瑞豐不能不欽佩冠先生了，於是爽性決定不立在太太背後看歪脖子胡。

大赤包一聲令下，男女僕人飛快的跑過來，一眨眼把牌桌擺好，頗像機械化部隊的動作那麼迅速準確。

柳芳把權利讓給了招弟，表示謙退，事實上她是怕和大赤包因一張牌也許又吵鬧起來。

婦人們入了座。曉荷陪着瑞豐閒談，對牌桌連睬也不睬。

「打牌，吃酒，」他告訴客人，「都不便相強。強迫誰打牌，正和揪着人家耳朵灌酒一樣的不合理。我永遠不搶酒喝，不爭着打牌；也不勉強別人陪我。在交際場中，我覺得我這個態度最妥當！」

瑞豐連連的點頭。他自己就最愛犯爭着打牌和鬧酒的毛病。他覺得冠先生應當作他的老師！同時，他偷眼看大赤包。她活像一隻雌獅。她的右眼照管着自己的牌，左眼掃射着牌手們的神氣與打出的牌張；然後，她的兩眼一齊看一看桌面，很快的又一齊看到遠處坐着的客

人，而遞過去一點微笑。她的微笑裏含着威嚴與狡滑，像雌獅對一隻小兔那樣威而不厲的逗弄着玩。她的抓牌與打牌幾乎不是胳膊與手指的運動，而像牌由她的手中躍出或被她的育磁性的肉吸了來似的。她的肘，腕，甚至于乳房，好像都會抓牌與出張。出張的時節，她的牌擦得很響，給別人的神經上一點威脅，可是，那張牌到哪裏去了？沒人能知道，又給大家一點惶惑。假若有人不知進退的問一聲：「打的什麼？」她的回答又是那麼一點含着威嚴，與狡滑的微笑，使發問的人沒法不紅了臉。她自己胡了牌，隨着牌張的倒下，她報出胡數來，緊跟着就洗牌；沒人敢質問她，或懷疑她，她的全身像都發着電波，給大家的神經都通了電，她說什麼就必定是什麼，懷疑她就像懷疑中央廣播電台一樣的無用。可是，別人胡了牌而少算了翻數，她也必定據實的指出錯誤：「跟我打牌，吃不了虧！輸贏有什麼關係，牌品要緊！」這，又使大家沒法不承認即使把錢輸給她，也輸得痛快。

瑞豐再看他的太太，她已經變成在獅子旁邊的一隻肥美而可憐的羊羔。她的眼忙着看手中的牌，又忙着追尋大赤包打出不見了的張子，還要抽出空兒看看冠家的人們是否在暗笑她。她的左手在桌上，緊緊的按着兩張牌，像唯恐他們會偷偷的跑出去；右手，忙着抓牌，

又忙着整理牌，以致往往不到時候就伸出手去，碰到別人的手；急往回縮，袖子又擦倒了自已的那堵小竹牆。她的臉上的肌肉縮緊，上門牙咬着下嘴唇，爲是使精力集中，免生錯誤，可是那三家的牌打得太熟太快，不知怎的就落了空。「噲！」她不曉得什麼時候，誰打出二案；她恰好胡二案調單——缺一門，二發，孤久，三翻！她只「噲」了一聲，不便再說什麼，多說更洩自己的氣。三家的二案馬上都封鎖住了，她只好換了張兒。她打出了二案，大赤包胡坎二案！大赤包什麼也沒說，而心中發出的電碼告訴明白了瑞豐太太：「我早就等着你的二案呢！」

瑞豐還勉強着和曉荷亂扯，可是心中極不放心太太手上的金戒指。

牌打到西風圈，大赤包連作三把莊。她發了話：「瑞豐，你來替我吧！我贏得都不像話了，再打，準保我還得連莊！你來，別教太太想我們娘兒三個圍弄她一個人！你來呀！」

瑞豐真想上陣。可是，曉荷吸住了她。他剛剛跟曉荷學到一點怎樣落落大方，怎好就馬上放棄了呢？學着曉荷的媚笑樣子，他說：「你連三把莊，怎知道她不連九把莊呢？」說着，他看了看太太，她從鼻子上抹去一個小汗珠，向他笑了。他非常滿意自己的詞令，而且心

中感謝冠先生的寬闊。他覺得從前和三姑六姨的搶兩粒花生米，說兩句俏皮話，或誇讚自己怎樣扣住一張牌，都近乎無聊，甚至於是下賤。冠先生的態度與行動才真是足以登大雅之堂的！

「你不來呀？」大亦包的十個小電棒兒又洗好了牌。「那天在曹宅，我連作了十四把莊，你愛信不信！」她知道她的威嚇是曾使瑞豐太太更要手足失措的。

她的牌起得非常的整齊，連莊是絕對可靠的了。可是，正在計劃着怎樣多添一翻的時節，西院的兩位婦人哭嚎起來。哭聲像小鋼針似的刺入她的耳中。她想若無其事的繼續賭博，但是那些小鋼針好像是穿甲彈，一直鑽到她的腦中，而後爆炸開。她努力控制自己的肌肉與神經，不許牠們洩露她的內心怎樣遭受着轟炸。可是，她控制不住她的汗，她的夾肢窩忽然的濕了一點，而最討厭的是腦門與鼻尖上全都潮潤起來。她的眼由東掃西射改爲緊緊的釘着她的牌。只有這樣，她才能把心拴住，可是她也知道這樣必定失去談笑自如的勁兒，而使人看出她的心病。她不後悔自己作過的事，而只恨自己爲什麼這樣脆弱，連兩聲啼哭都受不住！

啼聲由啾啾改爲似斷似續的悲啼，牌的響聲也一齊由清脆的拍拍改爲在桌布上的輕滑。

牌的出入遲緩了好多，高第和招弟的手都開始微顫。大赤包錯了一張牌，竟被瑞豐太太胡了把滿貫。

曉荷的臉由微笑而擴展到滿臉都是僵化了笑紋，見瑞豐太太胡了滿貫，他想拍手喝彩，可是，手還沒拍到一處，他發現了手心上出滿了涼汗。手沒有拍成，他把手心里的汗偷偷的抹在褲子上。這點動作使他幾乎要發怒。他起碼也有三十年沒幹過這麼沒出息的事了——把汗擦在褲子上；這點失儀的恥辱的分量幾乎要超過賣人害命的罪過的，因為他一生的最大的努力與最高的成就，就是在手脚的動作美妙而得體上。他永遠沒用過他的心，像用他的手勢與眼神那麼仔細過，他的心像一罐罐頭牛奶，即使打開，也只由一個小孔，慢慢的流出一小條牛奶來。在這小罐裏永遠沒有像風暴或泉湧的情感。他寧可費兩個鐘頭去修腳，而不肯閉上眼看一會兒他的心。可是，西院的哭聲確各使他把汗擦在褲子上的原因。他害怕了。他一定是動了心。動了心就不易控制手脚，而失去手足的美好姿態便等於失去了他的整個的人！他趕緊坐好，把嘴唇偷偷的舔滑潤了，想對瑞豐解釋：「那個……」他找不到與無聊扯談相等的話，而只有那種話才能打開僵局。他有點發窘。他不曉得什麼叫良心的譴責，而只感到

心中有點警悶。

『爸爸！』高第叫了一聲。

『啊？』曉荷輕妙的問了聲。他覺得高第這一聲呼叫極有價值，否則他又非儘在那兒不可。

『替我打兩把呀？』

『好的！好的！』他沒等女兒說出理由來便答應了，而且把『的』說得很重，像剛剛學了兩句國語的江南人那樣要字字清楚，而把重音放錯了地方。因為有了這樣的『的』，他索性學江南口音，補上：『吾來哉！吾來哉！』而後，腳輕輕的跳了個小箭步，奔了牌桌去。這樣，他覺得就是西院的全家都死了，也可以與他絲毫無關了。

他剛坐下，西院的哭聲，倏歇息了一會兒的大雨似的，比以前更加猛烈了。

大赤包把一張么餅猛的拍在桌上，眼看着西邊，帶着怒氣說：『太不像話了，這兩個臭娘們！大節下的嚷什麼喪呢！』

『沒關係！』曉荷用兩個手指夾着一張牌，眼瞟着太太，說：『她哭她們的，我們玩我

們的！」

「還差多少呀？」瑞豐搭訕着走過來。「先歇一會兒怎樣？」

他太太的眼射出兩道「死光」來：「我的牌剛剛轉好一點！你要回家，走好了，沒人攔着你！」

「當然打下去！起碼十六圈，這是規定！」冠先生點上枝香烟，很俊俏的由鼻中冒出兩條小龍來。

瑞豐趕緊走回原位，覺得太太有點不懂事，可是不便再說什麼；他曉得夫妻間的和睦是仗着丈夫能含着笑承認太太的不懂事而維持着的。

「我要是有勢力的話，碰！」大赤包碰了一對九萬，接着說：「我就把這樣的娘們一個個都殺了才解氣！跟她們作鄰居真算倒了霉，連錢團小麻醫她們都不許你消消停停的玩！」

屋門開着呢，大赤包的一對公餅型的眼睛看見桐芳和高第往外走。「碰！你們倆上哪兒去？」她問。

桐芳的腳步表示出快快溜出去的意思，可是高第並不怕她的媽媽，而想故意的排戰：「我們到西院看看去！」

「胡說！」大赤包半立起來，命令曉荷：「快攔住她們！」

曉荷顧不得向瑞豐太太道歉，手裏握着一張紅中就跑了出去。到院中，他一把握沒有抓住桐芳，（因為紅中在手裏）他使不上力）她們倆跑了出去。

牌沒法打下去了。冠先生與冠太太都想納住氣，不在客人面前發作。在他倆的心中，這點修養與控制是必須表現給客人們看的，以便維持自己的身分。能夠敷衍面子，他們以為，就是修養。但是今天的事似乎特別另樣。不知怎的，西院的哭聲彷彿抓住了大赤包的心，使她沒法不暴躁，那一絲絲的悲音像蜘蛛用絲纏裹一個小虫似的，纏住她的心靈。她想用玩耍，用賄扯，去解脫自己，但是毫無功效，笑聲向她要求繳械投降。不能！不能投降！她須把怒火發出來，以便把裹住她的心靈的蛛絲燒斷。她想去到院中，趁着腳辱罵西院的婦女們一大頓。可是，不知到底爲了什麼，她鼓不起勇氣；西院的哭聲像小澗筒似的澆滅了她的勇敢。她的怒氣拐了灣，找到了曉荷，「你就那麼飯桶，連她們倆都攔不住？這算怎么回事呢？她

們倆上西院幹什麼去？你也去看看哪！普天下，找不到另一個你這樣鬆頭日腦的人！你娶小老婆，你生女兒，可是你管不住她們！這像什麼話呢？」

曉荷手中掂着那張紅中，微笑着說：「小老婆是我娶的，不錯！女兒可是咱們倆養的，我不能負全責。」

「別跟我胡扯！你不敢去呀，我去！我去把她們倆扯回來！」大赤包沒有交代一聲牌是暫停，還是散局，立起來就往院中走。

瑞豐太太的胖臉由紅而紫，像個熟過了勁兒的大海茄。這把牌，她又起得不錯。可是大赤包離開牌桌，而且並沒交代一聲。她感到冤屈與恥辱。西院的哭聲，她好像完全沒有聽到。她是「一個心眼」的人。

瑞豐忙過去安慰她：「錢家大概死了人！不是老頭子教日本人給槍斃了，就是大少爺病重。咱們家去吧！在咱們院子裏不至於聽得這麼清楚！走哇？」

瑞豐太太一把拾起自己的小皮包，一把將那手很不錯的牌推倒，怒沖沖的往外走。

「別走哇！」曉荷閃開了路，而口中挽留她。

她一聲沒出。瑞豐搭汕着也往外走，口中啊啊着些個沒有任何意思的字。

「再來玩！」曉荷不知送他們出去好，還是只送到院中好。他有點怕出大門。

大赤包要往西院去的勇氣，到院中便消去了一大半。看瑞豐夫婦由屋裏出來，她想一手拉住一個，都把他们拉回屋中。可是，她又沒作到。她只能說出：「不要走！這太對不起了！改天來玩呀！」她自己也覺出她的聲音裏並沒帶着一點水分，而像枯朽了的樹枝被風刮動的不得已而發出些乾澀的響聲來。

瑞豐又啊啊了幾聲，像個驚惶失措的小家兔似的，踉打踉打的，緊緊的跟隨在太太的後面。

祁家夫婦剛走出去，大赤包對準了曉荷放去一個魚雷。「你怎麼了？怎麼連客也不知道送送呢？你怕出大門，是不是？西院的娘們是母老虎能一口吞了你？」

曉荷決定不反攻，他的心理像打牌到天亮的時候那麼一陣陣兒的發迷忽。他的臉上還笑着，唯一的原因是沒有可以代替笑的東西。愣了半天，他低聲的對自己說：「這也許就是個小報應呢！」

「駢屁！」

「什麼？」大赤包聽見了，馬上把手又在腰間，像一座「怒」的刻像似的。「放你娘的駢屁！」

「什麼屁不好放，單放駢屁？」曉荷覺得質問的非常的得體，心中輕鬆了些。

十七

孫七，李四媽，瑞宣，李四爺，前後腳的來到錢家。事情很簡單；錢孟石病故，他的母親與太太在哭。

李四媽知道自己的責任是在勸慰兩位婦人。可是，她自己已哭成了個淚人。「這可怎麼好噢！怎麼好噢！」她雙手拍着大腿說。

孫七，淚在眼圈裏，躁開了腳！「這是什麼世界；抓去老的，逼死小的！我……」他想到破口大罵，而沒敢罵出來。

瑞宣，在李四爺身後，決定要和四爺學，把一就看成一，二看成二；哀痛，憤怒，發急，都辦不了事。儘管錢老人是他的朋友，孟石是他的老同學，他決定不撤開他的感情去慟哭，而要極冷靜的替錢太太辦點事。可是，一眼看到死尸與哭着的兩個婦人，他的心中馬上忘了棺材，裝歛，埋葬，那些實際的事，而由孟石的身上看到一部亡國史，錢老人和孟石的學

間，頹喪，氣節，與生命，就這麼胡裏胡塗的全結束了。還有千千萬萬人的生命，恐怕也將要這麼結束！人將要像長熟了的稻麥那樣被鐵刀割倒，連他自己也必定受那一刀之苦。他並沒為憂慮自己的死亡而難過，他是想死的原因與關係。孟石為什麼應當死？他自己為什麼該當死？在一個人死了之後，他的長輩與晚輩應當受着什麼樣的苦難與折磨？想到這裏，他的淚，經過多少次的阻止，終於大串的落下來。

孟石，還穿着平時的一身舊絨褲褂，老老實實的躺在床上，和睡熟了的樣子沒有多大區別。他的臉瘦得剩了一條。在這瘦臉上，沒有苦痛，沒有表情，甚至沒有了病容，就那麼不言不語的，閉着眼安睡。瑞宣要過去拉起他的瘦，長，蒼白的手，喊着問他：「你就這麼一聲不響的走了嗎？你不曉得仲石的壯烈嗎？為什麼臉上不掛起笑紋？你不知道父親在獄中嗎？為什麼不怒目？」可是，他並沒有走過去拉死鬼的手。他知道在死前不抵抗的，只能老老實實的閉上眼，而北平人倒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抵抗的，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也曾有那麼一天就這樣閉上了眼，連死尸上還不帶出一點怒氣。他哭出了聲。多日來的羞愧，憂鬱，顧慮，因循，不得已，一股腦兒都哭了出來。他不是專為哭一位亡友，而是多一

半哭北平的滅亡與恥辱！

四大媽拉住兩個婦人的手，陪着她們哭。錢太太與媳婦已經哭傻了，張着嘴，合着眼，淚與鼻涕流溼了胸前，他們的哭聲裏並沒有一個字，只是心裏往外傾倒眼淚，由喉中激出悲聲。哭一會兒，她們噙住，要閉過氣去。四大媽急忙給她們捶着背，淚和言語一齊放出來：「不能都急死喲！錢太太！錢少奶奶！別哭嘍！」她們緩過氣來，哼唧着，抽噎着，生命好像只剩了一根線那麼細，而這一根線還要湧出無窮的淚來。氣順開，她們從新大哭起來。冤屈，憤恨，與自己的無能，使她們願意馬上哭死。

四爺含着淚在一旁等着，他的年紀與領槓埋人的經驗，教他認忍心的等待。等到她們死去活來的有好幾次了，他抹了一把鼻涕，高聲的說：「死人是哭不活的喲！都住聲！我們得辦事！不能教死人臭在家裏！」

孫七不忍再看，躲到院中去。院中的紅黃雞冠花開得正旺，他恨不能過去拔起兩棵，好解解心中的鬱悶：「人都死啦，你們還開得這麼有來有去的！他媽的！」

瑞宣把淚收住，低聲的時：「錢伯母！錢伯母！」他想說兩句有止勸收淚的作用的話，

可是說不出來；一個亡了國的人去安慰另一個亡了國的人，等於屠場中的兩頭牛相對哀鳴。

錢太太哭得已經沒有了聲音，沒有了淚，也差不多沒有了氣。她直着眼，楞起來。她的手和脚已然冰冷，失去了知覺。她已經忘了爲什麼哭，和哭誰，除了心中還跳，她的全身都已不會活動。她楞着，眼對着死去的兒子楞着，可是並沒看見什麼；死亡似乎已離她自己不遠，只要她一閉目，一垂頭，她便可以很快的離開這苦痛的人世。

錢少奶奶還連連的抽搭。四大媽拉着她的手，擠咕着兩隻哭紅了的眼，勸說：『好孩子！好孩子！要想開點呀！你要哭壞了，誰還管你的婆婆呢？』

少奶奶橫着心，忍住了悲慟。楞了一會兒，她忽然的跪下了，給大家磕了報喪的頭。大家都楞住了；想了一下，才明白過來。四大媽的淚又從新落下來：『起來吧！苦命的孩子！』可是，少奶奶起不來了。這點控制最大的悲哀的努力，使她筋疲力盡。手脚激顫着，她癱在了地上。

這時候，錢太太吐出一口白沫子來，哼哼了兩聲。

『想開一點呀，錢太太！』李四爺勸慰：『有我們這羣人呢，什麼事都好辦！』

『錢伯母！我也在這兒呢！』瑞宣對她低聲的說。

孫七輕輕的進來：『錢太太！咱們的胡同裏有害人的，也有幫助人的，我姓孫的是來幫忙的，有什麼事情你說就是了！』

錢太太如夢方醒的看了大家一眼，點了點頭。

桐芳和高第已在門洞裏立了好半天，聽院內的哭聲止住了，她們才試着步往院裏走。

孫七看見了她們，趕緊迎上來，要細看看她們是誰。及至看清楚了，他頭上與脖子上，青筋立刻凸起來。他久想發作一番，現在他找到了合適的對象：『小姐太太們，這兒沒唱戲，也不要猴子，沒有什麼好看的！請出！』

桐芳把外場勁兒拿出來：『七爺，你也在這兒幫忙哪？有什麼我可以作的事沒有？』

孫七聽小崔說過，桐芳的爲人不錯。他是錯怪了人，於是弄得很僵。

桐芳和高第搭訕着往屋裏走。瑞宣認識她們，可是向來沒和她們說過話。李四媽的眼神既不好，又忙着勸慰錢家婆媳，根本不曉得屋裏又添了兩個人。錢家婆媳不大認識她們；就

是相識，也沒心思打招呼。她們倆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心中極不得勁兒。李四爺常給冠家作事，當然認識她們，他可是故意的不打招呼。

桐芳無可奈何的過去拉了李四爺一下，把他叫到院中來。高第也跟了出來。

『四爺！』桐芳低聲而親熱的叫。『我知道咱們的胡同裏都怎麼恨我們一家子人！可是我和高第並沒過錯。我們倆沒出過壞主義，陷害別人！我和高第想把這點意思告訴給錢太太，可是看她哭得死去活來的，實在沒法子張嘴。得啦，我求求你吧，你老人家得便替我們說一聲吧！』

四爺不敢相信她的話，也不敢不信。最初，他以為她倆是冠家派來的『偵探』。聽桐芳說得那麼懇切，他又覺得不應當適度的懷疑她們。他不好說什麼，只不着邊際的點了點頭。

『四爺！』高第的鼻子上縱起許多帶着感情的碎紋。『錢太太是不是很窮呢？』

李四爺對高第比對桐芳更輕視一些，因為高第是大赤包的女兒。他又倔又硬的回出來一句：『窮算什麼呢！錢家這一下子斷了根，絕了後！』

『仲石是真死啦？錢老先生也……？』高第說不下去了。她一心只盼仲石的死是個謠

言，而錢先生也會不久被釋放出來，好能實現她自己的那個神祕的小夢。可是，看到錢家婦女的悲傷，和孟石的死，她知道自己的夢將永遠是個夢了。她覺得她應當和錢家婆媳一同大哭一場，因為她也變成了寡婦——一個夢中的寡婦。

李四爺有點不耐煩，很不客氣的說：「你們二位要是沒別的事，就請便吧！我還——得——」

桐芳把話搶過來：「四爺，我和高第有一點小意思！」她把手中握了半天的一個小紙包——紙包或手上的汗溼得皺起了紋——遞過來：「你不必告訴錢家的婆媳，也不必告訴別人，你愛怎麼用就怎麼用，給死鬼買點紙燒也好，給……也好，都隨你的便！這並不是誰教給我們這麼作的，我們只表一表我們自己的心意；爲這個，回頭大概我們還得和家中打一架呢！」

李四爺的心中暖和一些，把小紙包接了過來。他曉得錢家過的是苦日子，而喪事有牠的必須花錢的地方。當着她們，他把小包兒打開，以便心明眼亮；裏面是桐芳的一個小金戒指和高第的二十五塊鈔票。

『我先替你們收着吧！』老人說。『用不着，我原物交還，用得着，我有筆清賬！我不告訴她們，好在她們一家子都不懂得算賬！』

桐芳和高第的臉上都光潤了一點，覺得她們是作了一件最有意義的事。

她們走後，李老人把瑞宣叫到院中商議：『事情應該快辦哪，錢少爺的身上還沒換一換衣服呢！要老這麼耽擱着，什麼時候能抬出去呢？入土爲安；又趕上這年月，更得快快的辦啦！』

瑞宣連連點頭，『四爺，要依着我，連壽衣都不必去買，有什麼穿什麼；這年月不能再講體面。棺材呢，買口結實點的，弄十六個人趕快抬出去。你老人家看是不是？』

李老人抓了抓脖子上的大肉包。『我也這麼想。恐怕還得請幾位——至少是五衆兒——和尚，超渡超渡吧？別的都省，這兩錢兒非花不可！』

孫七湊了過來：『四大爺，難道不報喪嗎？錢家有本家沒有，我不曉得，老太太和少奶奶的娘家反正非趕緊去告訴一聲不可呀！別的我盡不了力，這點跑腿的事，我辦得了！我——個人不行，還有小崔呢！』

『四爺爺！』瑞宣親熱的叫着：『現在我們去和錢太太商議，管保是毫無結果，她已經哭昏了。』

李老人猜到瑞宣的心意：『咱們可作不了主，祁大爺！事情我都能辦，棺材舖，槓房，我都熟，都能替錢太太省錢。可是，沒有她的話，我可不敢去辦。』

『對！』瑞宣沒說別的，趕快跑回屋中，把四大爺叫出來：『老太太，你先去問她們有什麼至親，請了來，好商議商議怎辦事呀！』

李四媽的大近視眼已哭成了一對小的紅桃，專顧了難受，什麼主意也沒有，而且耳朵似乎也發聾，聽不清任何人的話。

瑞宣急忙又改了主意：『四爺爺！孫師傅！你們先家去歇一會兒，教四祖母在這裏照顧着她們婆媳。』

『可憐的少奶奶！一朵花兒似的就守了寡！』四大媽的雙手又拍起大腿來。

沒人注意她的話。瑞宣接着說：『我家去，小順兒的媽找來，叫她一邊勸一邊問錢太太，等問明白了，我通知你們兩位，好不好？』

孫七忙接過話來：『四大爺，你先回家吃飯，我在這兒守着點門！祁大爺，你也請吧！』說完，他像個放哨的兵似的，很勇敢的到門洞裏去站崗。

李四爺同瑞宣走出來。

瑞宣忘了亡國的恥辱與錢家的冤屈，箭頭兒似的跑回家中。他的眼還紅着，而心中痛快了許多。現在，他似乎只求自己能和李四爺與孫七一樣的幫錢家的忙；心中的委屈彷彿已經都被淚沖洗乾淨，像一陣大雨把胡同裏的樹葉與渣滓洗淨了那樣。找到了韻梅，他把剛才吵嚷的事已經忘淨，很簡單而扼要的把事情告訴明白了她。她還沒忘了心中的委屈，可是一聽到錢家的事，她馬上挺了挺腰，忙而不慌的擦了把手，奔了錢家去。

祁老人把瑞宣叫了去。瑞宣明知道說及死亡必定招老人心中不快，可是他沒法作善意的欺哄，因為錢家的哭聲是隨時可以送到老人的耳中的。

聽到孫子的報告，老人好大半天沒說上話來。患難打不倒他的樂觀，死亡可使他再固執已見。說真的，城池的失守並沒使他怎樣過度的惶恐不安；他有自己的老主意；主意拿定，他覺得老天爺也沒法難倒他。乃至『小三兒』不辭而別，錢默吟被抽，生日沒有過成，攻

裏有被發掘的危險，最後，錢少爺在中秋節日死去，一件一件像毒箭似的射到他心中，他只好閉口無言了！假使他爽直的說出他已經不應當再樂觀，他就只好馬上斷了氣。他還希望再活幾年！可是，錢少爺年輕輕的就會已經死了！哼，誰知道老天要怎麼收拾人呢！他的慣於切合實際的心本想拿出許多計劃；錢家的喪事應當怎樣辦，錢家婆媳應當取什麼態度，和那家應該怎樣幫錢家的忙……可是，他一句沒說出來。他已不大想信自己的智慧與經驗了！

瑞豐在窗外偷偷的聽話兒呢。他們夫婦的『遊歷』冠家，據胖太太看，並沒有多大的成功。她的判斷完全根據着牌沒有打好這一點上。她想信，假若繼續打下去，她必定能夠大捷，而贏了錢買點能給自己再增加些脂肪的吃食，在她想，是最足以使她的心靈得到慰藉的事。可是，牌局無結果而散！她有點看不起大赤包！

瑞豐可並不這麼看。學着冠先生的和悅而瀟灑的神氣與語聲，他說『在今天的情形之下，我們很難怪她。我們必須客觀的，客觀的，去判斷一件事！說真的，她的咖啡，點心，和招待的慇懃，到底是只此一家，並無分號，在咱們這條胡同裏！』他很滿意自己的詞令，

只可憐嗚呼還少着一點汁水，不十分像冠先生——冠先生的聲音裏老像有個剛咬破的蜜桃。胖太太，出乎瑞豐意料之外，居然沒有反駁，大概是因為除了牌局的未能圓滿結束，她實在無法否認冠家的一切確是合乎她的理想的。看到太太的同意，瑞豐馬上建議：「我們應當多跟他們來往！別人不了解他們，我們必須獨具隻眼！我想我和冠曉荷一定可以成爲莫逆之交的！」說完，他的眼珠很快的轉了好幾個圈；他滿意運用了「獨具隻眼」與「莫逆之交」，像詩人用恰當了兩個典故似的那麼得意。

他去偷聽瑞宣對老祖父說些什麼，以便報告給冠家。他須得到曉荷與大赤包的歡心，他的前途才能有希望。退一步講，冠家即使不能給他實利，那麼常能弄到一杯咖啡，兩塊洋點心，和白瞧瞧桐芳與招弟，也不算冤枉！

瑞宣走出來，弟兄兩個打了個照面。瑞豐見大哥的眼圈紅着，猜到他必是極同情錢太太。他把大哥叫到棗樹下面。棗樹本來就不甚體面，偏又愛早早的落葉，像個沒有模樣而頭髮又稀少的婦人似的那麼難看。幸而枝子的最高處還掛着幾個未被小順兒的磚頭照顧到的紅透了的棗子，算是稍微遮了一點醜。瑞豐和小順兒一樣，看到棗子總想馬上放到口中。現在，

他可是沒顧得去打那幾個紅蛋，因為有心腹話要對哥哥說。

「大哥！」他的聲音很低，神氣懇切而詭秘：「錢家的孟石也死啦！」「也」字說得特別的用力，倒好像孟石的死是爲湊熱鬧似的。

「啊！」瑞宣的聲音也很低，可是不十分好聽。「他也是你的同學！」他的「也」字幾乎與二弟的那個同樣的有力。

瑞宣，一個受過新教育的人，曉得什麼叫小家庭制度。他沒有一點反對老二要分出去的意思。不過，祖父，父親，和母親，都絕對不喜歡分家，他必得替老人們設想，而敷衍老二。老二在家裏，或分出去，對瑞宣在家務上的，經濟上的，倫理上的負擔並沒什麼差別。

可是，老二若是分出去，三位老人就必定一齊把最嚴重的譴責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甯可多忍受老二夫婦一些冤枉氣，而不肯叫老人們心中都不舒服。他受過新教育，可是須替舊倫理盡義務。他沒有一時一刻忘了他的理想，可是整天，整月，整年的，他須爲人情與一家大小的飽暖去工作操勞。每逢想到這種矛盾，他的心中就失去平靜，而呆呆的發愣。現在，他又愣起來。

「怎樣？」老二緊催了一板。

「啊？」瑞宣眨巴了幾下眼，才想起剛才的話來。想起老二的話來，正像一位在思索着宇宙之謎的哲學家忽然想起缸裏沒有了米那樣，他忽然的發了氣。他的臉突然的紅了，緊跟着又白起來。「你到底要幹嗎？」他忘了祖父與母親的病；忘了一切，聲音很低，可是很實，像擊着大雨的沉雷。「分家嗎？你馬上滾！」

南屋的老太太忘了病痛，急忙坐起來，隔着窗戶玻璃往外看：「怎麼啦？怎麼啦？」

老太太上了當。老二湊近窗前：「媽！這你可聽見了？大哥叫我滾蛋！」

幸而，母親的心是平均的拴在兒女身上的。她不願意審判他們，因為審判必難決定屈直勝負。她只用她的地位與慈愛的威權壓服他們：「大節下的呀！不准吵嘴！」

老二再向窗前來湊了湊，好像是他受了很大的委屈，而要求母親格外愛護他。

瑞豐太太肉滾子似的扭了出來。「豐！你進來！有人叫咱們滾，咱們還不忙着收拾收拾就走嗎？等着叫人滾出去，不是白癡一面嗎？」

瑞豐放棄了媽媽，小箭頭似的奔了太太去。

「瑞宣——」祁老人在屋裏扯着長聲兒叫：「瑞宣——」並沒等瑞宣答應，他發開了純爲舒散肝氣的議論：「不能這樣子呀！小三兒還沒有消息，怎能再把二的趕出去呢！今天是八月節，家家講究團圓，怎麼單單咱們說分家呢？要分，等我死了再說；我還能活幾天？你們就等不得呀！」

瑞宣沒答理祖父，也沒安慰媽媽，低着頭往院外走。在大門外，他碰上了韻梅。她紅着眼圈報告：

「快去吧！錢太太不哭啦！孫七爺已經去給她和少奶奶的娘家送信，你趕緊約上李四爺，去商議怎麼辦事吧！」

瑞宣的怒氣還沒消，可是決定盡全力去幫錢家的忙。他覺得只有盡力幫助別人，或者可以減輕他的憂慮，與不能像老三那樣去赴國難的罪過。

他在錢家守了一整夜的死人。

十八

除了娘家人來到，錢家婆媳又狠狠的哭了一場之外，她們沒有再哭出聲來。錢太太的太陽穴與腮全陷進去多麼深，以致鼻子和顴骨都顯着特別的堅硬，有稜有角。二者必居其一；不是她已經把淚都傾盡，就是她下了決心不再哭。恐怕是後者，因為在她的陷進很深的眼珠裏，有那麼一點光。這點光像最溫柔的女貓怕淘氣的小孩動她的未睜開眼的小貓那麼厲害，像帶着鷄籠的母雞感覺到天上來了老鷹那麼勇敢，像一個被捉住的麻雀要用牠的小嘴咬斷了籠子棍兒那麼堅決。她不再哭，也不多說話，而只把眼中這點光一會兒放射出來，一會兒又收回去；存儲了一會兒再放射出來。

大家很不放心這點光。

李四爺開始喜歡錢太太，因為她是那麼簡單痛快，只要他一出主意，他馬上點頭，不給他半點麻煩和淤磨。從一方面看，她對於一切東西的價錢和到什麼地方去買，似乎全不知道

，所以他一張口建議，她就點頭。從另一方面看，她的心中又嫌頗有些打算，並不胡裏胡塗的就點頭。比如說：四爺說，棺材只求結實，不管式樣好不好看；她點點頭。四爺說，靈柩在家裏只修五天，出殯只要十六個槓兒和一甌兒清音吹鼓手；她又點點頭。可是，當他提到請和尚放燄口的時候，她搖了頭，因為錢先生和少爺們都不信佛，家裏從來沒給任何神佛燒過香。這，教李四爺覺得很奇怪。他很想問明白，錢家是不是「二毛子」信洋教。可是他沒有敢問，因為他想不到錢家的人在什麼時候上過教堂，而且這一家子無論在什麼地方都絲毫不帶洋氣兒。李四爺不能明白她，而且心中有點不舒服——在他想，無論怎樣不信佛的人，死後念念經總是有益無損的。錢太太可是很堅決，她連着搖了兩次頭。

李四爺也看出來；她的反對念經，一定不是爲節省那幾個錢，因爲當他建議買棺材與別的事的時候，雖然他立意要給她節省，可是並沒有問說出來；她只點頭，而並沒問：「那得要多少錢哪？」她既像十分明白李四爺必定會給省錢，又像隨便花多少也不在乎的樣子。李四爺一方面喜歡她的簡單痛快，另一方面又有點損心——她到底有多少錢呢？

爲慎重起見，李四爺避着錢太太，去探聽少奶奶的口氣。她沒有任何意見，婆婆說怎麼辦

，就怎辦。四爺又特別提出請和尙念經的事，她說：「公公和孟石都愛作詩，什麼神佛也不信。」四爺不知道詩是什麼，更想不到為什麼作詩就不信佛爺。他只好放棄了自己的主張，雖然在中心已經算計好，他會給他們請來五位規矩而又便宜的和尚。他問到錢太太到底有多少錢，少奶奶毫不遲疑的回答：「一個錢沒有！」

李四爺抓了頭。不錯，他自己準備好完全盡義務，把槓領出城去。但是，槓錢，棺材錢，和其他的開銷，儘管他可以設法節省，可也要馬上就籌出款子來呀！他把瑞宣拉到一邊，咬了咬耳朵。

瑞宣按着四爺的計劃，先醜醜的在心中造了個預算表，然後才說：「我曉得咱們胡同裏的人多數都肯幫忙。但是錢太太絕不喜贊咱們出去替她化緣募捐，咱們自己呢，至多也不過能掏出十塊八塊的，那和總數還差得多呢！咱們是不是應當去問問她們的娘家人呢？」

「應當問了！」老人點了頭。「這年月，買什麼都要付現錢！要不是鬧日本鬼子，我準担保能賒出一口棺材來；現在，連一斤米全賒不出來，更休提壽材了！」

錢太太的弟弟，和少奶奶的父親，都在這裏。錢太太的弟弟陳野求，是個相當有學問，

而心地極好的中年瘦子，臉上瘦，所以就顯得眼睛特別大。當他的眼球定住的時候，他好像是很深沉，個性很強似的。可是他平常定住眼球，反之，他的眼球總愛多此一舉的亂轉，倒好像他是很浮躁，很好事。有這麼一對眼，再加上兩片薄得像刀刃似的，極好開合（找不到說話的對象，他自己會叨嘮得很熱鬧）的嘴唇，他就老那麼飄飄輕輕的，好像一片飛在空中的鷄毛那樣被人視為無足重輕。事實上，他既不深沉，也不浮躁。他的好轉眼珠只是一種習慣，他的好說話是為特別討別人的好。他是個好人。假若不是因為他有一位躺在墳地的，和一位騎在床上的，太太，這兩位太太給他生的八個孩子，他必定不會老被人看成空中浮動的一片鷄毛。只要他用一點力，他就能成爲一位學者。可是，八張像蝗蟲的小嘴，和十六對像鐵犁的腳，就把他的學者資格永遠褫奪了。無論他怎樣賣力氣，八個孩子的鞋襪永遠敵他愛莫能助！

他和錢默吟是至近的親戚，也是最好的朋友。姐夫與舅舅所學的不同，但是談到學問，彼此都有互相尊敬的需要。至於談到人生的享受，野求就非常的美慕默吟了，默吟有詩有畫有花木與茵陳酒，而野求只有吵起來像一羣飢狼似的孩子。他非常的喜歡來看姐姐與姐夫，

因為即使正趕上姐夫也斷了糧，到底他們還可以上下古今的閒扯——他管這個閒扯叫作「磨一磨心上的鏽。」可是，他不能常來，八個孩子與一位常常生病的太太，把他拴在了柴米油鹽上。

當孫七把口信捎到的時候，他正吃着晚飯——或者應當說正和孩子們搶着飯吃。孫七把話說完，野求把口中沒嚼淨的東西都吐在地上。沒顧得找帽子，他只向屋裏擲了一鑿，就跑了出來，一邊走一邊落淚。

就是他，陪着瑞宣熬了第一夜。瑞宣相當的喜歡這個人。最足以使他們倆的心碰在一處的是他們對國事的憂慮，儘管憂慮，可是沒法子去爲國盡忠。他告訴瑞宣：「從歷史的久遠上看，作一個中國人並沒什麼可恥的地方。但是，從只顧私而不顧公，只講門心路而不敢真刀真槍的去幹這一點看，我實在不佩服中國人。北平亡了這麼多日子了，我就沒看見一個敢和敵人拼一拼的！中國的人情命忍辱實在值得詛咒，話雖這樣說，可是你我……」他很快的停住，矯正自己：「不，我不該這麼說！」

「沒關係！」瑞宣慘笑了一下：「你我大概差不多！」

「真的？我還是只說我自己吧！八個孩子，一個老鬧病的老婆！我就像被黏在蒼蠅紙上的一個蒼蠅，想飛，可是身子不能動！」唯恐瑞宣張嘴，他搶着往下說：「是的，我知道連小燕還不忍放棄了一窩黃嘴的小雛兒，而自己到南海上去飛翔。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岳武穆，文天祥，也都有家庭！咱們，嘔，請原諒！我，不是咱們！我簡直是個婦人，不是男子漢！再拾眼看看北平的文化，我可以說，我們的文化或者只能產生我這樣因循苟且的傢伙，而不能產生壯懷激烈的好漢！我自己慚愧，同時我也為我們的文化擔憂！」

瑞宣長嘆了一聲：「我也是個婦人！」

連最愛說話的陳野求也半天無話可說了。

現在，瑞宣和李四爺來向野求要主意。野求的眼珠定住了。他的輕易不見一點血色的瘦臉上慢慢的發暗——他的臉紅不起來，因為貧血。張了幾次嘴，他才說出話來：「我沒錢！我的姐姐大概和我一樣！」

怕野求難堪，瑞宣嘟囔着：「咱們都窮到一塊兒啦！」

他們去找少奶奶的父親——金三爺。他是個大塊頭。雖然沒有李四爺那麼高，可是比李

四並寬的多。寬肩膀，粗脖子，他的頭幾乎是四方的。頭上臉上全是紅光兒，臉上沒有鬚髮，頭上只剃了幾十根灰白的頭髮。最紅的地方是他的鼻尖頭，放開量，他詭一頓喝斤半高粱酒。在少年，他踢過梅花棒，擲過私跤，扔過石頭，練過形意拳，而且讀過一本書。經過五十八個春秋，他的工夫雖然已經擱下了，可是身體還像一頭黃牛那麼結實。

金三爺的辦公處是在小茶館裏。泡上一壺自己帶來的香片，吸兩筒關東葉子烟，有的眼睛看着出來進去的人，耳中聽着四下裏的話語，心中盤算着自己的錢。看到一個合適的人，或聽到一句有靈感的話，他便一個木楔子似的擠到生意中去。他說媒，拉絛，放賬！他的腦子裏沒有一個方塊字，而有排列得非常整齊的一片數目字。他非常的愛錢，錢就是他的「四書」或「四叔」——他分不清「書」與「叔」有多少不同之處。可是，他也能很大方。在應當買臉面的時候，他會很心的拿出錢來，好不致於教他的紅鼻子減少了光彩。假若有人給他一瓶好酒，他的鼻子就更紅起來，也就更想多發點光。

他和默吟先生作過同院的街坊，默吟先生沒有借過他的錢，而時常送給他點茵陳酒，因此，兩個人成了好朋友。默吟先生一肚子詩詞，三爺一肚子賬目，可是在不提詩詞與賬目，

而都把臉喝紅了的時候，二人發現了他們都是「人」。

因爲友好，他們一來二去的成了兒女親家。在女兒出閣以後，金三爺確是有點後悔，因爲錢家的人永遠不會算賬，而且也是無賬可算。但是，細看一看呢。第一，女兒不受公婆的氣；第二，小公母倆也還和睦；第三，錢家雖窮，而窮得硬氣，不但沒向他開口借過錢，而且彷彿根本不曉得錢是什麼東西，第四，親家的茵陳酒還是那麼香冽，而且可以白喝。於是，他把後悔收起來，而時時暗地裏遞給女兒幾個錢，本利一概犧牲。

這次來到錢家，他準知道買棺材什麼的將是他的責任。可是，他不便自告奮勇，他須把錢花到亮燭的地方。他沒問親家母的經濟情形如何，她也沒露一點求助的口氣。他忍心的等着，他的錢像舞台上的名伶似的，身敲敲鑼鼓是不會出來的。

李四爺和瑞宣來敲鑼鼓，他大仁大義的答應下：「二百塊以內，我兜着！二百出了頭，我不管那個零兒！這年月，誰手裏也不方便！」說完，他和李四爺又討論了幾句，對四爺的辦法，他都點了頭，他從幾句話中看出來四爺是內行，絕對不會把他的「獻金」隨便被別人賺了去。對瑞宣，他沒大招呼，他覺得瑞宣太文雅了，不會是臨辦事的人。

李四跑去奔走。瑞宣，因為喪事的「五金」已有了着落，便陪着野求先生談天。好像有一種暗中的諒解似的，他們都不敢提嚙吟先生。在他們的心裏，都知道這是件最值得談的事，因為孟石仲石都已死去，而錢老先生是生死不明，他們希望老人能活着，還能恢復自由，好使這一家人有一個辦法。但是，他們都張不開口來談，因為他們對營救錢先生絲毫不能盡力，空談一談有什麼用呢？因此，他們口中雖然沒有開着，可是心中非常的難過，他們的眼神互相的告訴：「咱們倆是最沒有用的！」

談來談去，談到錢家婆媳的生活問題。瑞宣忽然靈機一動：「你知道不知道，他們收藏着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呢？字畫，或是善本的古書？假若有這一類的東西，我們負責給賣一賣，不是就能進一筆錢嗎？」

「我不知道！」野求的眼珠轉得特別快，好像願意馬上能發現一兩件寶物，足以使姐姐免受飢寒似的。「就是有，現在誰肯出錢買字畫書籍呢？咱們的想法都只適用於太平年月，而今天……」他的薄嘴唇緊緊的閉上，貧血的腦中空了一塊，像個擱久了的雞蛋似的。

「問問錢太太怎樣？」瑞宣是急於想給她弄一點錢。

「那，」野求又轉了幾下眼珠。「你不曉得我姐姐的脾氣！她崇拜我的姐夫！」很小心，他避免叫出姐夫的名字來。「我曉得姐夫是個連一個蒼蠅也不肯得罪的人，她一定沒強迫過姐姐服從他。可是他一句話，一點小小的癖好，都被姐姐看成神聖不可侵犯的，絕對不能更改的事。她甯可挨一天的餓，也不肯缺了他的酒，他要買書，她馬上摘下頭上的銀釵。你看，假若他真收藏着幾件好東西，她一定不敢去動一動，更不用說拿去賣錢了！」

「那麼，出了殯以後怎麼辦呢？」

野求好大半天沒回答出來，儘管他是那麼喜歡愛說話的人。楞夠了，他才遲遲頓頓的說：「爲她們有個照應，我可以搬來住。她們需要親人的照應，你看出來沒有我姐姐的眼神？」

瑞宣點了點頭。

「她眼中的那點光兒不對！誰知道要幹什麼呢？丈夫被捕，兩個兒子一齊死了，恐怕她已打定了什麼主義。她是最老實的人，但是被攔好的一隻鷄也要掙扎掙扎吧？我很不放心！我應當來照應着她！話可是又說回來，我自願還不暇，怎能再多養兩口人呢？光是來照應着

她們，而看着她們挨餓，怎算什麼辦法呢？設若這是在戰前，我無論怎樣，可以找一點兼差，供給她們點粗茶淡飯。現在，教我上哪兒兼事去呢？亡了國就亡了親戚朋友之間的善意善心！征服者是狼，被征服者是一羣各自逃命的羊！再說，她們清靜慣了，我要帶來八個孩子，一天就把這滿院的花草踏平，半天就把她們的耳朵震聾，大概她們也受不了！簡單的說吧，我沒辦法！我的心快碎了，可是想不出辦法！」

棺材到了，一口極笨重結實，而極不好看的棺材！沒上過漆，木材的一切缺陷全顯露在外面，顯出凶惡狼毒的樣子。

孟石只穿了一身舊衣服，被大家裝進那個沒有一點感情的白匣子去。

金三爺用大孝頭搥了棺材兩下子，滿臉的紅光忽然全晦暗起來，高聲的叫着：「孟石！孟石！你就這麼忍心的走啦？」

錢太太還是沒有哭。在棺材要蓋上的時候，她顫抖着從懷中掏出一小捲，沒有裱過，顏色已灰黃了的紙來，放在兒子的手旁。

瑞宣向野求遞了個眼神。他們倆都猜出來那必是一函張字畫。可是他們都不敢去問一聲

，那個養家的天白匪子使他們喉中發澀，說不出話來。他們都看見過棺材，可是這一口似乎與衆不同，他使他們意味到全個國家就也是一口棺材！

少奶奶大哭起來。金三爺的淚是輕易不落下来的，可是女兒的哭聲使他的眼失去了控制淚珠的能力。這，招起他的暴燥；他過去拉着女兒的手，厲聲的喝喊：「不哭！不哭！」女兒繼續的悲號，他停止了呼喝，淚也落了下來。

出殯的那天是全胡同最悲慘的一天。十六個沒有穿袈衣的窮漢，在李四爺的響尺的指揮下，極慢極小心的將那口白辣辣的棺材在大槐樹下上了槓。沒有喪種，少奶奶披散着頭髮，穿着件極長的粗布孝袍在棺材前面領魂。她像一個女鬼。金三爺悲痛的，緊蹙的，無可如何的，撥着她；紅鼻子上掛着一串眼淚。在起槓的時節，他躁了躁兩隻大脚。一班兒清音，開始奏起簡單的音樂。李四爺清脆的嗓子喊起「例行公事」的「加錢」，只喊他半句來。他的響尺不能^每差錯一點，因為他是槓夫的耳目，可是敲得不響亮；他絕對不應當動心，但是動了心。一輛極破的轎車，套着一匹連在棺材後面都顯出緩慢的瘦驢子，拉着錢太太。她的眼，乾的，放着一點奇異的光，緊釘住棺材的後面；車動，她的頭也微動一下。

那老人，還病病歪歪的，扶着小順兒，在門內往外看。他不敢出來。小娘子也要出來看，被她的媽扯了回去。瑞宣太太的心眼最軟。把小娘子扯到院中，她聽見婆婆在南屋裏問她：「錢家今天出殯啊？」她只答應了一聲「是！」然極快的走到廚房，一邊切着菜，一邊落淚。

瑞宣，小崔，孫七，都去送殯。除了冠家，所有的鄰居都立在門外含着淚看着。看到錢少奶奶，馬老寡婦幾乎哭出聲來，被長順攙了回去：「外婆！別哭啊！」勸着外婆，他的鼻子也酸起來。小文太太扒着街門，只看了一眼，便轉身進去了。四大媽的責任是給錢家看家。她一直追着棺材，哭到胡同口，才被四大爺叱喝回來。

死亡，在亡國的時候，是最容易碰到的事。錢家的悲慘景象，由眼中進入大家的心中，在心中，他們回味到自己的安全。生活在喪失了主權的土地上，死是他們的近鄰！

十九

冠生的稠雲再也不能控制住雷雨了。幾天了，大赤包的臉上老掛着一層發光的油。她久想和桐芳高第開火。可是，西院裏還停着棺材；她的喉管，像銹住了的鎗筒，發不出火來。她老覺得有一股陰氣，慢慢的從西牆透過來；有一天晚上，在月光下，她彷彿看見西牆上有個人影。她沒敢聲張，可是她的頭髮都偷偷的豎立起來。

西院的棺材被抬了走。她的心中丟了一塊病。臉上的一層灰色的油慢慢變成暗紅的，她像西太后似的坐在客室的最大的一張椅子上。像火藥庫忽然爆炸了似的，她喊了聲：「高第！來！」

高第，雖然見慣了陣式，心中不由的顫了一下。這短鼻子上擰起一朵不怕風雨的小花，她慢慢的走過來。到了屋中，她沒有抬頭，問了聲：「幹嗎？」她的聲音很低很重。像有鉄筋洋灰似的。

大赤包臉上的雀斑一粒粒的都發着光，像無數的小黑鎗彈似的。「我問問你！那天，你跟那個臭娘們上西院幹什麼去了？說！」

桐芳，一來是激于義憤，二來是不甘心領受「臭娘們」的封號，三來是不願教高第孤立無援，一步便竄到院中，提着最高的聲音質問：「把話說明白點兒，說是臭娘們呀？」

「心理沒病不怕冷年糕！」大赤包把聲音提得更高一點，企圖着壓到桐芳的聲勢。「來吧！你敢進來，算你有胆子！」

桐芳的個子小，力氣弱，講武，不是大赤包的對手。但是，她的勇氣催動着她，像小錫子並不怕老鷹那樣，撲進了北屋。

大赤包，桐芳高第的三張嘴一齊活動，誰也聽不清誰的話，而都盡力的發出聲音，像林中的羣鳥只管自己啼喚，不顧得聽取別人的意見那樣。她們漸漸的失去了爭吵的中心，改爲隨心所欲的詬罵，於是她就只須把毒狠而污穢的字隨便的編串到一塊，而無須顧及文法和修辭。這樣，她們心中和口中都感到爽快，而越罵越高興。她們的心中開了閘，把平日積聚下的污垢一下子傾瀉出來；她們平日在人羣廣衆之間所帶着的面具被扯得粉碎，露出來她們的

真正的臉皮，她們得到了「返歸自然」的解放與欣喜！

曉荷先生藏在桐芳的屋裏，輕輕的哼唧着『空城計』的一段「二六」，右手的食指中指與無名指都富有彈性的在膝蓋上點着板眼。現在，他知道，還不到過去勸架的時候；雨要是沒下夠，就是打雷也不會晴天的。他曉得，等到她們的嘴角上已都起了白沫兒，臉上已由紅而白，舌頭都短了一些的時候，他再過去，那才能收到馬到成功的效果，不費力的便振作起家長的威風。

瑞豐，奉了太太之命，來勸架。勸架這件工作的本身，在他看，是得到朋友的信任與增高自己的身分的捷徑。當你給朋友們勸架的時候，就是那佔理的一面，也至少在言語或態度上有他的過錯——你抓住了他的缺陷。在他心平氣和了之後，他會怪不好意思和你再提起那件事，而即使不感激你，也要有點敬畏你。至於沒有理的一面，因為你去調解而能逃脫了無取鬧所應得的懲罰，自然就非感激你不可了。等到事情過去，你對別的朋友用不着詳述鬧事理的首尾，而只簡直的——必須微微的含笑——說一聲：『他們那件事是我給了的！』你的身分，特別是在這人事關係比法律更重要的社會裏，便無疑的因此而增高了好多。

瑞豐覺得他必須過去勸架，以便一舉兩得：既能獲得冠家的信任，又詔增高的身分。退一步講，即使他失敗了，冠家的人大概也會因為他的無能而忽視了他的熱心的。是的，他必須去，他須像個木楔似的硬楔進冠家去，教他們沒法不承認他是他們的好朋友。況且，太太的命令是不能不遵從的呢。

他把頭髮梳光，換上一雙新鞋，選擇了一件半新不舊的綢緞袍，很用心的把袖口捲起，好露出裏面的雪白的襯衣來。他沒肯穿上成新的長袍，一來是多少有點不適宜於去勸架，二來是穿新衣總有些不自然——他是到冠家去，人家冠先生的文雅風流就多半仗着一切都自自然然。

到了戰場，他先不便說什麼，而只把小乾臉板得緊緊的，皺上眉頭，倒好像冠家的爭吵是最嚴重的事，使他心中感到最大的苦痛。

三個女的看到他，已經疲乏了的舌頭又從新活躍起來，像三大桶熱水似的，把話都灑在他的頭上。他嘆了一口氣。然後，他的眼向大赤包放出最誠懇的關切，頭向高第連連的點着，右耳向桐芳瞥着，鼻子和口中時時的哼着，唧着，嘆息着。他沒聽清一句話，可是他的耳

目口呆全都沒入她們的聲音中，像只有他聽了解她們似的。

她們的舌頭又都潤轉不靈了，他乘機會出了聲：「得了！都看我吧！冠太太！」

「真氣死人哪！」大赤包因為力氣已衰，只好用咬牙增高感情。

「冠小姐！歇歇去！二太太！瞧我啦！」

高第和桐芳連再瞪仇敵一眼的力氣也沒有了：搭訕着作了光榮的退却。

大赤包喝了口茶，打算從新再向瑞豐述說心中的委屈。瑞豐也從新皺上眉，準備以算一道最難的數學題的姿態去聽取她的報告。

這時候，曉荷穿着一身淺灰色湖綢的袂襖褲，袂襖上罩着一件深灰色細毛織打的菊花紋的小背心，臉上儲蓄不小的笑意，走進來。

「瑞豐！今天怎麼這樣閒在？」他好像一點不曉得她們剛吵完架似的。沒等客人還出話來，他對太太說：「給瑞豐弄點什麼吃呢？」

雖然還想對瑞豐訴委屈，可是在鬧過那麼一大場之後，大赤包又覺得把心思與話語轉變個方向也未為不可。她是相當爽直的人。「對啦！瑞豐，我今天非請請你不可，你想吃什

麼？」

沒有太太的命令，瑞豐不敢接受冠家的招待。轉了一下他的小眼珠，他扯了個謊：「不，冠太太！家裏還等着我吃飯呢！今天，有人送來了一隻烤鴨子！我決不能跟你鬧客氣！改天，改天，我和內人一同來！」

「一言爲定！明天好不好？」大赤包的臉，現在，已恢復了舊觀，在熱誠懇切之中帶着不少的威嚴。見瑞豐有立起來告辭的傾向，她又補上：「喝杯熱茶再走，還不到吃飯的時候！」她喊僕人泡茶。

瑞豐，急於回去向太太報功，可是又不願放棄多和冠氏夫婦談一談的機會，決定再多坐一會兒。

曉荷很滿意自己的從容不迫、調度有方；他覺得自己確有些講葛武侯的氣度與智慧。他也滿意大赤包今天的態度，假若還是不依不饒的繼續往下吵鬧，即使他是武侯，大概也要手足失措。因此，他要在客人面前表示出他對她們的衝突並不是不關心，好教太太得到點安慰，而也可以避免在客人走後再按她的張手雷的危險。

未曾開言，他先有滋味的輕嘆了一聲，以便惹起客人與太太的注意。嘆罷了氣，他又那麽無可如何的，啼笑皆非的微笑了一下。然後才說：「男大當婚，女大當聘，一點也不錯！我看哪，」他瞟了太太一眼，看她的神色如何，以便決定是否說下去。見大赤包的臉上的肌肉都鬆懈着，有些個雀斑已被肉摺兒和皺紋掩藏住，他知道她不會馬上又變臉，于是決定往下說：「我看哪，太太！咱們應當給高第找婆家了！近來她的脾氣太壞了，鬧得簡直有點不像話！」

瑞豐不敢輕易發表意見，只把一切所能集合起來的表情都擺在臉上，又是皺眉，又是眨眼，還舔一舔嘴唇，表現出他的關切與注意。

大赤包沒有生氣，而只把嘴角往下撇，撇到成了一道很細很長的曲綫，才又張開：「你橫是不敢說桐芳鬧得不像話！」

瑞豐停止了皺眉，擠眼。他的小乾臉上立刻變成了「沒字碑」。他不敢因為「作戲」而顯出偏袒，招任何一方面的不快。

曉荷從太太的臉色和話聲去判斷，知道她不會馬上作「總攻擊」，搭訕着說：「真的

，我真不放心高第！

『瑞豐！』大赤包馬上來了主意：『你幫幫忙，有合適的人給他介紹一個！』

瑞豐受寵若驚的，臉上像打了個閃似的，忽然的一亮：『我一定幫忙！一定！』說完，他開始去檢查他的腦子，頗想能馬上找到一兩位合適的女婿，送交大赤包審查備案。同時，他心理說：『嘿！假若我能作大媒！給冠家！給冠家！』也許是因為太慌促吧，他竟自沒能馬上想起配作冠家女婿的『舉子』來。他改了話，以免老楞着：『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怎麼？府上也……』曉荷也皺了皺眉，知道這是輪到他該表示同情與關切的時候了。

『提起來話長得很！』瑞豐的小乾臉上居然有點濕潤的意思，像臉的全部都會落淚似的。

『閒談！閒談！我反正不會拉老婆舌頭！』曉荷急於要聽聽那家的爭鬥經過。

憑良心說，瑞豐實在沒有什麼委屈可訴。可是，他必須說出點委屈來，以便表示自己怎麼的大仁大義；假若沒有真的，他也須，『創作』出一些實事。一個賢人若是甘心受苦難

而一聲不出，一個凡人就必須說出自己的苦難，以便自居爲賢人。吸着剛泡來的香茶，他做個受氣的媳婦回到娘家來似的，訴說着祁家四代的罪狀。最後，他提到已經不能再住在家裏，因爲大哥瑞宣與大嫂都壓迫他教他分家。這，分明是個十成的謊言，可是爲得別人的同情，謊言是必須用的工具。

曉荷很同情瑞豐，而不便給他什麼主意，因爲一出主意便有非實際去幫忙不可的危險。最使他滿意的倒是聽到祁家人的不大和睦，他的心就更寬綽了一些，而把自己家事的糾紛看成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大赤包也同情瑞豐，而且馬上出了主意。她的主意向來是出來的很快，因爲她有這個主意不好就馬上另出一個，而絲毫不感到矛盾的把握！

「瑞豐，你馬上搬到我這裏來好啦！我的小南屋閒着沒用，只要你嫌窄，搬來就是了！我一定收你的房錢，不教你自住，你不用心裏過意不去！好啞，就這樣辦啦！」

這，反倒吓了瑞豐一跳。他沒想到事情能會這麼快就有辦法！有了辦法，他反倒沒了主意。他不敢謝絕冠太太的厚意，也不敢馬上答應下來。他的永遠最切實際的心立刻看到，假

若他搬了來，只就打牌那一件事，且不說別的，他就「奉陪」不起。他的小乾臉忽然縮小了一圈。他開始有點後悔，不該爲閒扯而把自己弄得進退兩難。

冠先生看出客人的爲難，趕緊對太太說：「別勸着人家分家呀！」

大赤色的主意，除了他自己願意馬上改變，永遠是不易撤銷的：「你知道什麼！我不能看着瑞豐——這麼好的人——在家裏小菜碟似的受欺負！」她轉向瑞豐：「你什麼時候願意來，那間小屋總是你的！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瑞豐覺得點頭是他必盡的義務。他點了頭。口中也想說兩句知恩感德的話，可是沒能說出來。

曉荷看出瑞豐的爲難，趕緊把話岔開。「瑞豐，這兩天令兄頗幫錢家的忙。錢家到底怎麼辦的喪事，令兄也許對你講過了把？」

瑞豐想了一會兒才說：「他沒對我講什麼！他——唉！他跟我說不到一塊兒！我們只有手足之名，而無手足之情！」他的頗像初中學生的講演稿子的詞令，使他很滿意自己的口才。

「噢！那就算了吧！」曉荷的精神與語調與其說是不願爲難朋友，還不如說是激將法。瑞豐，因爲急於討好，不便把談話結束在這裏：「曉翁，要打聽什麼？我可以去問瑞宣！即使他不告訴我，不是還可以從別方面……」

「沒多大了不起的事！」曉荷淡淡的一笑。「我是要打聽打聽，錢家有什麼字畫出賣沒有？我想，錢家父子既能寫能畫，必然有點收藏。萬一因爲辦喪事需錢而想出手，我倒願幫這個忙，」他的笑意比剛才加重了好多，因爲他的話是那麽巧妙，居然把「乘人之危」變成「幫這個忙」，連他自己都覺得有點「太」聰明了，而不能不高興一下。

「你要畫幹什麼？這年月在錢買破紙？你簡直是個半瘋子！」大赤包覺得一件漂亮的衣服可以由家裏美到街上去，而字畫只能掛在牆上；同樣的花錢，爲什麼不找漂亮的。能在大街上出風頭的東西去買呢？

「這，太太，你可不曉得！」曉荷笑得很甜美的說。「我自有效用！自有效用！噢，」他轉向瑞豐：「你給我打聽一下！謝謝！」他把脊背挺直，而把腦袋低下，拱好的拳頭放在頭上，停了有五六秒鐘。

瑞豐也忙着拱手，但是沒有冠先生那樣的莊嚴漂亮。他心中有點發亂。他的比鷄鴨的大不了多少的腦子攔不下許多事——比打哈哈湊趣，或搶兩個糖豌豆重大一點的事。他決定告辭回家，去向太太要主意。

回到家中，他不敢開門見山的和太太討論，而只皺着眉在屋中來回的走——想不出主意，而覺得自己很重要。直到太太下了命令，他才無可如何的據實報告。

太太，聽到可以搬到冠家去，像餓狗看見了一塊骨頭：「那好極了！豐！你這回可露了本事！」

太太的褒獎使他沒法不笑着接領，但是：「咱們月間的收入是……」他不能說下去，以免把自己的重要剝奪淨盡。

「掙錢少，因為你倆眼兒黑糊糊，不認識人哪！」瑞豐太太直挺脖子，想教喉中清亮一些，可是沒有效果；她的話都像帶着肉餡兒似的。「現在咱們好容易鉤上了冠家，還不一擲納心的跟他們打成一氣？我沒看見過你這麼沒出息的人！」

瑞豐等了一會兒，等她的氣消了一點，才張嘴：「咱們搬過去，連伙食錢都沒有！」

「不會在那院住，在這院吃嗎？難道瑞宣還不准咱們吃三頓飯？」

瑞豐想了想，覺得這的確是個辦法！

「去，跟他們說去！你不去，我去！」

「我去！我去！我想大哥總不在乎那點飯食！而且，我會告訴明白他，多虧我有好事，就馬上自己開火；這不過是暫時之計！」

錢家的坟地是在東直門外。橫到了鼓樓，金三爺替錢太太打了主意，請朋友們不必再遠送。瑞宣知道自己不慣于走遠路，不過還想送到城門。可是野求先生很願接受這善意的勸阻，他的貧血的瘦臉上已經有點發青，假若一直送下去，他知道他會要鬧點毛病的。他至少須拉個伴兒，因為按照北平人的規矩，喪家的至親必須送到坟地的；他不好意思獨自「向後轉」。他和瑞宣咬了個耳朵。看了看野求的臉色，瑞宣決定陪着他「留步」。

小崔和孫七決定送出城去。

野求怪難堪的，到破轎車的旁邊，向姐姐告辭。錢太太兩眼釘往棺材的後面，好象聽明白了，又沒大聽明白他的話，只那麼偶然似的點了一下頭。他跟着車走了幾步。「姐姐！

別太傷心啦！明天不來，我後天必來看你！姐姐！」他似乎還有許多話要說，可是腿一軟，車走過去。他呆呆的立在馬路邊上。

瑞宣也想到錢太太打個招呼，但是看她那個神氣，他沒有說出話來。兩個人呆立在馬路邊上，看着棺材向前移動。天很暗，馬路很長，他們一眼看過去，就能看到那像微微有些塵霧的東直門。秋晴並沒有教他們兩個覺到爽朗。反之，他們覺得天很低，把他們倆壓在那裏不能動。他們所看到的陽光，只有在那口白而醜惡的，很痛苦的一步一步往前移動的棺材上的那一點。那幾乎不是陽光，而是一點無情的，惡作劇的，像什麼蒼蠅一類的東西，在死亡上面顫動。慢慢的，那口棺材離他們越來越遠了。馬路兩邊的電杆往一處收攏，像要鉗住牠，而最遠處的城門樓，靜靜的，冷酷的，又在往前吸引牠，要把牠吸到那張穿出去就永遠不回來的城門洞裏去。

❶ 捱了好久，兩個人不約而同的往歸路走，誰也沒說什麼。

瑞宣的路，最好是坐電車到太平倉；其次，是走烟袋斜街，什利海，定王府大街，便到了護國寺。可是，他的心彷彿完全忘了選擇路綫這件事。他低着頭，一直往西走，好像要往

總勝門去。陳野求跟着他。走到了鼓樓西，瑞宣抬頭向左右看了看。極小的一點笑意顯現在他的嘴唇上：「噢！我走到哪兒來啦？」

「我也不應該往這邊走！我應當進後門！」野求的眼垂視着地上，像有點怪不好意思似的。

瑞宣心裏想：這個人的客氣未免有點過火！他打了個轉身。陳先生還跟着。到烟袋斜街的口上，他向陳先生告別。陳先生還跟着。瑞宣有些不大得勁兒了，可是不好意思說什麼。最初，他以爲陳先生好說話，所以捨不得分離。可是，陳先生並沒說什麼。他偷眼看看，陳先生的臉色還是慘綠的，分明已經十分疲乏。他納悶：爲什麼已經這樣的疲倦了，還陪着朋友走冤枉路呢？

眼看已到斜街的西口，瑞宣實在忍不住了。「陳先生！別陪我啦吧？你不是應該進後門？」

野求先生的頭低得不詔再低，用袖子擦了擦嘴。擱了半天。他的最靈巧的薄嘴唇開始顫動。最後，他的汗和話一齊出來：「祁先生！」他還低着頭，眼珠剛往上一翻便趕緊落下去。「祁先生！唉——！」他長嘆了一口氣。「你，你，有一塊錢沒有？我得帶回五斤雜合

麵去！八個孩子！唉——！」

瑞宣很快的摸出五塊一張的票子來，塞在野求的手裏。他沒說什麼，因為找不到恰當的話。

野求又嘆了口氣。他想說很多的話，解釋明白他的困難，和困難所造成的無恥。

瑞宣沒容野求解釋，而只說了聲：「咱們都差不多！」是的，在他心裏，他的確看清楚：恐怕有那麼一天，他會和野求一樣的無恥與難堪，假若日本兵老佔據住北平！他絲毫沒有輕視野求先生的意思，而只求早早的結束了這小小的一幕悲喜劇。沒再說什麼，他奔了什刹海去。

什刹海周圍幾乎沒有什麼行人。除了遠遠的，隨着微風傳來的，電車的鈴聲，他聽不到任何的響聲。「海」中的菱角，雞頭米，與荷花，已全只剩了一些殘破的華子，在水上漂着或立着。水邊上柳樹的華子已很稀少，而且多半變成黃的。在水心裏，立着一隻像雕刻的，一動也不動的白鷺。「海」的秋意，好像在白鷺身上找到了集中點，她是那麼靜，那麼白，那麼幽獨淒慘。瑞宣好像被她吸引住了，某某的立在一株秋柳的下面。他想由七七抗戰起一

直想到錢孟石的死亡，把還活在心中的一段亡國史從新溫習一遍，以便決定此後的行動。可是，他的心思不能集中。在他剛要想起一件事，或拿定一個注意的時候，他的心中就好像有一個小人兒，掩着口在笑他：你想那個幹嗎？反正你永遠不敢去抵抗敵人，永遠不敢決定什麼！他有許多事實上的困難，足以使他爲自己辯護。但是心中那個小人兒不給他辯護的機會。那個小人兒似乎已給他判了案：『不敢用血肉相拚的，只能臭死在地上！』

極快的，他從地上拔起腿來，沿着『海』岸疾走。

到了家中，他想喝口茶，休息一會兒，便到錢家去看看。他覺得錢家的喪事彷彿給了他一點寄託，幫人家的忙倒能夠暫時忘記了自己的憂愁。

他的一杯茶還沒吃完，瑞豐便找他來談判。

瑞豐聽完二弟的話，本要動氣。可是，他心中忽而一亮，從二弟身上找到了一個可以自諒自慰的理由——還有比我更沒出息的人呢！這個理由可並沒詭激他心裏快活；反之，他更覺得難過了。他想：有他這樣的明白而過於老實的人，已足以教敵人如入無人之境的攻入北平；那麼，再加上老二與寇曉荷這類的人，北平就恐怕永難翻身了。由北平而想到全國，

假若到處的知識分子都像他自己這樣不敢捋起拳頭來，假若到處有老二與冠曉荷這樣的蛆虫，中國又將怎樣呢？想到了這個，他覺得無須和老二動氣了。等老二說完，他聲音極低的，像怕得罪了老二似的，說：「分家的事，請你先對父親說吧；我不作主！至於搬出去，還在這裏吃飯，只要我有一碗，總會分給你一半的，不成問題！還有別的話嗎？」

瑞豐反倒愣住了。他原是準備好和老大「白刃相接」的；老大的態度和語聲使他沒法不放下刺刀，而不知如何是好了。愣了一會兒，他的小乾臉上發了亮，他想明白啦：他的決定必是無懈可擊的完全合理，否則憑老大的精明，決不會這麼容易點頭吧！有了這點了解，他覺得老大實在有可愛的地方；於是，他決定乘熱打鐵，把話都說淨。怪親熱的，他叫了聲：「大哥！」

瑞宣心中猛跳了一下，暗自說：我是「他」的大哥！

「大哥！」老二又叫了聲，彷彿決心要親熱到家似的。「你知道不知道，錢家可有什麼好的字畫？」他的聲音相當的高，表示出內心的得意。

「幹嗎？」

「我是說，要是有的話，我願意給我個買主；錢家兩位寡婦，」

「錢老先生還沒死！」

「管他呢！我是說，她們倆得點錢，不是也不錯？」

「錢太太已經把字畫放在孟石的棺材裏了！」

「真的？」老二吓了大跳。「那個老娘們，太，太，」他沒意思往下說，因為老大的眼釘着他呢。停了一會兒，他才一計不成再生一計的說：「大哥，你再去看看！萬一能找一些，我們總都願幫她們的忙！」說完，他搭訕着走出去，心中預備好一句「我們大成功！」去給太太聽，好教她的臉上掛出些許的笑紋！

老二走出去，瑞宣想狂笑一陣。可是，他馬上後了悔。不該，更不該，對老二取那個放任的態度——他是哥哥，應當以作兄長的誠心，說明老二的錯誤，不應該看着弟弟往陷阱裏走！他想跑出去，把老二叫回來。只是想，他並沒有動。把微微發熱的手心按在腦門上，他對自己說：「算了吧，我和他還不一樣的是亡國奴！」

二十

瑞宣和四大媽都感到極度的不安：天已快黑了，送殯的人們還沒有回來！四大媽早已把屋中收拾好，只等他們回來，她好去休息。他們既還沒有回來，她是閒不住的人，只好拿着把破掃帚，東掃一下子，西掃一下子的消磨時光。瑞宣已把「歇會兒吧，四奶奶！」說了不知多少次，她可是照舊的走出來走進去，口中不住的抱怨那個老東西，倒好像一切錯誤都是四大爺的。

天上有一塊桃花包的明霞，把牆根上的幾朵紅鸚鵡照得像發光的血塊。一會兒，霞上漸漸有了灰暗的地方；鸚鵡花的紅色變成深紫的。又隔了一會兒，霞散開，一塊紅的，一塊灰的，散成許多小塊，給天上擺起幾穗葡萄和一些蘋果。葡萄忽然明起來，變成非藍非灰，極薄極明，那麼一種妖豔使人感到一點恐怖的颜色；紅的蘋果變成略帶紫色的小火團。緊跟着，像花忽然謝了似的，霞光變成一片灰黑的濃霧；天忽然的暗起來，像掉下好幾丈來似的。

瑞官看天，看鷄冠花；天忽然一黑，他覺得好像有塊鉛鑽落在他的心上。他完全失去他的自在與沉穩。他開始自己嘟囔：「莫非城門又關了？還是……」天上有了星，很小很遠，在那未盡失去藍色的天上極輕微的眨着眼。「四奶奶！」他輕輕的叫。「回去休息休息！累了一天，該歇着啦！」

「那個老東西！埋完了，還不說早早的回來！坎地上難道還有什麼好玩的？老不要臉！」她不肯走。雖然住在對門，她滿可以聽到她們歸來的聲音而趕快再跑過來，可是她不肯那麼辦。她必須等着錢太太回來，交代清楚了，才能離開。萬一日後錢太太說短少了一件東西，她可吃不消！

天完全黑了。瑞宣進屋點上了燈。炕裏的虫聲吱吱的響成一片。虫聲是那麼急，那麼慘，使他心中由煩悶變成焦躁。案頭上放着幾本破書，他隨手拿起一本來；放翁的劍南集。就着燈，他想讀一兩首，鎮定鎮定自己的焦急不安。一掀，他看見一張紙條，上面有些很潦草的字——孟石的筆蹟，他認得，在還沒看清任何一個字之前，他似乎已然決定：他願意偷走這張紙條，作個紀念。馬上他又改了主意：不能偷，他須向錢太太說明，把他要了走。繼而

又一想：死亡不定什麼時候就輪到自己，紀念？笑話！他開始看那些字：

「初秋；萬里傳烽火，驚心獨倚樓；雲峯餘夏意，血海洗秋收！」下面還有兩三個字，寫得既不清楚，又被禿筆隨便的塗抹了幾下，沒法認出來。一首未寫完的五律。

瑞宣隨手拉了一隻小凳，坐在了燈前，像第一次並沒看明白似的，又讀了一遍。平日，他不大喜歡中國詩詞。雖然不便對別人說，可是他心中覺得他閱過的中國詩詞似乎都像鴉片烟，使人銷沉懶散，不像多數的西洋詩那樣像火似的燃燒着人的心。這個意見，他謙退的即便對別人說；他怕自己的意見只是淺薄的成見。對錢家父子，他更特別的留着神不談文藝理論，以免因意見或成見的不同而引起友誼的損傷，今日，他看到孟石的這首未完成的五律，他的對詩詞的意見還絲毫沒有改變。可是，他捨不得放下牠。他翻過來掉過去的看，想看清那抹去了的兩三個字；如果能看清，他想把牠續成。他並沒覺到孟石的詩有什麼好處，他自己也輕易不弄那纖巧的小玩藝兒。可是，他想把這首詩續成。

想了半天，他沒能想起一個字來。他把紙條放在原處，把書關好。「國亡了，詩可以不亡！」他自言語的說：「不，詩也得亡！連語言文字都可以亡的！」他連連的點頭。「應當

爲孟石復仇，詩算什麼東西呢！」他想起陳野求，全胡同的人，和他自己，嘆了氣口；「都只鬼混，沒人，沒人，敢拿起刀來！」

四大媽的聲音吓了他一跳。「大爺，聽！他們回來啦！」說完，她瞎摸合眼的就往外跑，幾乎被門坎拌了一跤。

「慢着！四奶奶！」瑞宣奔過她去。

「沒事！蹣不死！哼，死了倒也乾脆！」她一邊嘮叨，一邊往外走。

破轎車的聲音停在了門口。金三爺帶着怒喊叫：「院裏還有活人沒有？拿個亮兒來！」瑞宣已走到院中，又跑回屋中去端燈。

燈光一閃，瑞宣看見一羣黃土人在閃動，還有一輛黃土蓋嚴了不動的車，與一頭連尾巴都不搖一搖的，黃色的又像驢又像騾子的牲口。

金三爺還在喊：「死鬼們！往下拾她！」

四大爺，孫七，小崔，臉上頭髮上全是黃土，只有眼睛是一對黑洞兒，像泥鬼似的，全沒出聲，可全都過來拾人。

瑞宣把燈往前伸了伸，看清拾下來的是錢少奶奶。他欠着脚，從車窗往裏看，車裏是空的，並沒有錢太太。

四大媽揉了揉近視眼，依然看不清楚：「怎麼啦？怎麼啦？」她的手已顫動了。

金三爺又發了命令：「閃開路！」

四大媽趕緊躲開，幾乎碰在小崔的身上。

「燈拿來領路！別在那兒愣着！」金三爺對燈光兒喊。

瑞宣急忙轉身，一手掩護着燈罩，慢慢的往門裏走。

到了屋中，金三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雖然身體那麼硬棒，可是他經筋疲力盡。

李四爺的腰已彎得不能再彎，兩隻大脚似乎已經找着了地，可是他還是照常的鎮靜，婆婆媽媽的處理事：「你趕緊去泡白糖開水！這裏有火，家裏弄去！快！」他告訴四大媽。

四大媽連聲答應：「這裏有火，我知道你們回來要喝水！到底怎回來呀？」

「快去作事！沒工夫說閒話！」四大爺轉向孫七與小崔：「你們倆回家去洗臉，待一會兒我家裏去吃東西：車把式呢？」

車夫已跟了進來，在屋門外立着呢。

四大爺掏出錢來：「得啦，把式，今天多受屈啦！改天我請喝酒！」他並在原價外多給一個錢。

車夫，一個屢臉的中年人，連錢看也沒有看就塞在身裏，「四大爺，咱們爺兒們過的多！那麼，我走啦！」

「咱們明天見啦！把式！」四大爺沒往外送他，趕緊招呼金三爺：「三爺，誰去給陳家送信呢？」

「我不！着管」三爺還在地上坐着，紅鼻子被黃土蓋着，像一截剛挖出來的蘿蔔。「姓陳的那小子簡直不是玩蕩兒！這樣的至親，他會偷油兒不送到地土上！我反正不能找他去，我的腳掌兒都磨破了！」

「怎麼啦，四爺爺？」瑞宣問。

李四爺的嗓子裏堵了一下。「錢太太碰死在棺材上了！」

「什，」瑞宣把「什」下面的「麼」嚥了回去。他非常的後悔，沒能送曠送到地土：多

一個人，說不定也許能手急眼快的救了錢太太。况且，他與野求是注意到她的眼中那點「光」的。

這時候，四大媽已把白糖水給少奶奶灌下去，少奶奶嘩嘩吐出來。

聽見女兒出聲，金三爺不再顧脚疼，立了起來。「苦命的丫頭！這才叫要咱們的好看呢！」一邊說着，他一邊走進裏間，去看女兒。他的舉動減少了許多，馬上打了主意：「姑娘，用不着傷心，都有爸爸呢！爸爸缺不了你的吃穿！願意跟我走，咱們馬上回家，好不好？」

瑞官知道不能放了金三爺，低聲的問李四爺：「尸首呢？」

「要不是我，簡直沒辦法！廟裏詔停靈，可不收沒有棺材的死尸！我先到東直門關鄉除了個火匣子，然後到蓮花菴連說帶央告，差不多都給人家磕頭了，人家才答應下暫停兩天！換棺材不換，和怎樣拾埋，馬上都得打主意！哩！我一輩子淨幫人家的忙，就沒遇見過這麼撓頭的事！」一向沉穩老練的李四爺現在顯出不安與急躁。「四媽！你倒是先給我弄碗水喝呀！我的嗓子眼裏都冒了火！」

「我去！我去！」四大媽聽丈夫的話聲語氣都不對，不敢再罵「老東西」。

「咱們可不該放走金三爺！」瑞宣說。

金三爺正從裏間往外走。「幹嗎不放我走？我該誰欠誰的是怎麼着？我已經發送了一個姑娘，還得再給親家母打幡兒嗎？你們找陳什麼球小子去呀！死的是他的親姐姐！」

瑞宣納住了氣，慘笑着說：「金三伯伯，陳先生剛剛借了我五塊錢去，你想想，他能發送得起一個人嗎？」

「我要有五塊錢，就不借給那小子！」金三爺坐在一條凳子上，一手揉腳，一手擦臉上的黃土。

「嗯——」瑞宣的態度還是很誠懇，好教三爺不再暴躁。「他倒是真窮！這年月，日本人佔着咱們的城，作事的人都拿不到薪水，他又有八個孩子，有什麼辦法呢？得啦，伯伯你作善作到底！乾脆的說，沒有你就沒有辦法！」

四大媽提來一大壺開水，給他們一人倒了一碗。四大爺蹲在地上，金三爺坐在板凳上，一齊吸那滾熱的水。水的熱氣好像化開了三爺心裏的冰。把水碗放在凳子上，他低下頭去落了淚。一會兒，他開始抽搭，老淚把臉上的黃土沖了兩道溝兒。然後，用力的捏了捏紅鼻

子，又噁了一大口白沫子，他拾起頭來。「真沒想到啊！真沒想到！就憑咱們九城八條大街，東單西四鼓樓前，有這麼多人，就會幹不過小日本，就會教他們治得這麼苦！好好的一家人，就這麼接二連三的會死光！好嘛，祁大爺，你找姓陳的去！錢，我拿；可是得教他知道！明人不能把錢花在暗地裏！」

瑞宣，雖然也相當的疲乏，決定去到後門裏，找陳先生。四大爺主張教小崔去，瑞宣不肯，一來因為小崔已奔跑了一整天，二來他願自己先見陳先生，好教給一套話應付金三爺。月亮還沒上來，門洞裏很黑。約摸着是在離門坎不遠的地方，瑞宣蹣到一條質的像木棍而不那麼硬的東西上。他本能的收住了，以為那是一條大蛇。還沒等到他反想出北方沒有像手臂粗的蛇來，地上已出了聲音：「打吧！沒的說！我沒的說！」

瑞宣認出來語聲：「錢伯伯！錢伯伯！」

地上又不出聲了。他彎下腰去，眼睛極用力往地上找，看清；錢默吟是臉朝下，身在門內，腳在門坎上爬伏着呢。他摸到一條臂，濕軟和，可是濕碌碌的很涼。他頭向裏喊：「金伯伯！李爺爺！快來。」他的聲音的難聽，馬上驚動了屋裏的兩位老人。他們很快的跑出來

。金三爺嘟囔着：「又怎麼啦？又怎麼啦？狼嚎鬼叫的？」

「快來！拾人！錢伯伯！」瑞宣發急的說。

「誰？親家？」金三爺撞到瑞宣的身上。「親家？你回來的！是時候！」雖然這末叨嘍，他可是很快的辨清方位，兩手抄起錢先生的腿來。

「四媽！」李四爺摸着黑抄起錢先生的脖子。「快，拿燈！」

四大媽的手又哆嗦起來，很忙而很慢的把燈拿出來，放在了窗台上。「誰？怎麼啦？簡直是鬧鬼啦！」

到屋裏，他們把他放在了地上。瑞宣轉身把燈由窗台上拿進來，放在桌上。地上躺着的確是錢先生，可已經不是他們心中所記得的那位詩人了。

錢先生的胖臉上已沒有了肉，而只剩了一些鬆的，無倚無靠的黑皮。長的頭髮，都黏合到一塊兒，像用膠貼在頭上的，上面帶着泥塊與草棍兒。在太陽穴一帶，皮已被燙焦，斑斑塊塊的，像拔過些「火罐子」似的。他閉着眼，而張着口，口中已沒有了牙。身上還是那一身單褲褂，已經因顏色太多而辨不清顏色，有的地方撕破，有的地方牢牢的黏在身上，有的

地方很硬，像血或什麼粘東西凝結在上面似的。赤着腳，滿腳是污泥，腫得像兩隻剛出泥塘的小豬。

他們呆呆的看着他。驚異，憐憫，與憤怒掙紮着他們的心，他們甚至於忘了他是躺在冰涼的地上。李四媽，因為還沒大看清楚，倒有了動作；她又泡來一杯白糖水。

看見她手中的杯子，瑞宣也開始動作。他十分小心，恭敬的，把老人的脖子抄起來，攪四大媽來灌糖水。四大媽靠近了錢先生，看清了他的臉，「啊」了一聲，杯子出了手！李四爺想斥責她，但是沒敢出聲。金三爺湊近了一點，低聲而溫和的叫：「親家！親家！默吟！醒醒！」這溫柔懇切的聲音，出自他這個野蠻無稽的人的口中，有一種分外的悲慘，使瑞宣的眼中不由的濕了。

錢先生的嘴動了動，哼出兩聲來。李四爺忽然的想起動作，他把裏間屋裏一把破藤子躺椅拉了出來。瑞宣慢慢的往起搬錢先生的身子，金三爺也幫了把手，想把錢先生搬到躺椅上去，錢先生由仰臥改成坐的姿式。他剛一坐起來，金三爺「啊」了一聲，其中所含的驚異與恐懼不減於剛才李四媽的那個。錢先生背上的那一部分小褂只剩了兩個肩，肩下面只剩了幾條，

都牢固的鑲嵌在血的條痕裏。那些血道子，有的是定好了黑的或黃的細長疤痕；有的鮮紅的張着，流着一股黃水；有的並沒有破裂，而只是藍青的腫淨的條子；有的是在黑疤下面扯着一條白的膿。一道布條，一道黑，一道紅，一道青，一道白，他的背是一面多日組成的血網！

「親家！親家！」金三爺真的動了心。說真的，孟石的死並沒使他動心到現在這樣的程度，因為他們女兒給了孟石，實在是因為他喜愛默吟。「親家！這是怎回事啊！日本鬼子把你打成這樣？我日他們十八輩兒的祖宗！」

「先別吵！」瑞宣還扶着錢詩人。「四大爺，快去請大夫！」

「我有白藥！」四大爺轉身就要走，到家中去取藥。

「白藥不行！去請西醫，外科西醫！」瑞宣說得非常的堅決。

李四爺，雖然極信服白藥，可是沒敢再辯駁。扯着兩條已經連立都快立不穩的腿，走出
去。

錢先生睜了睜眼，哼了一聲，就又閉上了。

李四媽爲顧自己摔了杯子的罪過，又沏來一杯熱水。這回，她沒敢親自去灌，而交給了

金三爺。

小崔回來了，在窗外叫：「四奶奶還不吃飯去嗎？天可真不早啦！」

「你去和孫七吃，別管我！」

「四爺呢？」

「請大夫去了！」

「怎麼不叫我去呢？」說着，他進了屋中。一眼看到地上的情景，他差點跳起來：「什麼？錢先生！」

瑞宣扶着錢先生，對小崔說：「崔爺，再跑一遍後門吧，請陳先生馬上來！」

「好孩子！」李四媽的急火燒心腑裏，真打嗝兒。「你去嚼兩口饅頭，趕緊跑一趟！」

「這——」小崔想問明白錢先生的事。

「快去吧，好孩子！」四媽央告着。

小崔帶着點捨不得走的樣子走出去。

熱水灌下去，錢先生的腹內響了一陣。沒有睜眼，他的沒了牙的嘴輕輕的動。瑞宜辨出幾個字，而不能把牠們聯成一氣，找出意思來。又待了一會兒，錢先生正式的說出話來：「好吧！再打吧！我沒的說！沒的說！」說着，他的手——與他的脚一樣的污黑——緊緊抓在地板上，把手指甲攔在方磚的縫子裏，像是爲增強抵抗苦痛的力量。他的語聲還和平日一樣的低碎，可是比平日多着一點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勁兒。忽然的，他睜開了眼——一對像廟中佛像的眼，很大很亮，而沒看見什麼。

「親家！我，金三！」金三並蹲在了地上，臉對着親家公。

「錢伯伯！我，瑞宜！」

錢先生把眼閉了一閉，也許是被燈光恍的，也許是出於平日的習慣。把眼再睜開：還是向前看着，好像是在想一件不易想起的事。

裏屋裏，李四媽一半勸告，一半責斥的，對錢少奶奶說：「不要起來！好孩子，多躺一會兒！不聽話，我可就不管你啦！」

錢先生似乎忘了想事，而把眼閉成一道縫，頓偏起一點，像偷聽話兒似的。聽到裏間屋

的聲音，他的臉上有一點點怒意。「啊！」他巴啣了兩下唇：「又該三號受刑了！挺着點，別咳！咬上你的唇，咬爛了！」

錢少奶奶到底走了出來，叫了聲「爸爸！」

瑞宣以爲她的語聲與孝衣一定會引起錢先生的注意。可是，錢先生依然沒有理會什麼。扶着那把破藤椅，少奶奶有淚無聲的哭起來。

錢先生的兩手開始用力往地拉。像要往起立的樣子。瑞宣想就勁兒把他搬到椅子上去。可是，錢先生的力氣，像狂人似的，忽然大起來。一使勁，他已經蹲起來。他的眼很深很亮，轉了幾下：「想起來了！他姓寇！哈哈！我去教他看看，我還沒死！」他再一使力，立了起來。身子搖了兩下，他立穩。他看到了瑞宣，但是不認識。他的凹進去的眼動了動，身子向後躲閃：「誰？又拉我去上電刑嗎？」他的雙手很快的搗在太陽穴上。

「錢伯伯！是我！那瑞宣！這是你家裏！」

錢先生的眼像困在籠中的飢虎的，無可如何的看着瑞宣，依然辨不清他是誰。

金三爺忽然心生一計：「親家！孟石和親家母都死啦！」他以爲錢先生是血迷了心，也

許因爲聽見最悲慘的事大哭一場，就甯清醒過來的。

錢先生沒有聽懂金三爺的話。右手的手指輕按着腦門，他彷彿又在思索。想了半天，他開始往前邁步——他的腫得很厚的脚已不能抬得很高；及至抬起來，他不知道往哪裏放拖好。這樣的走了兩步，他彷彿高興了一點。「忘不了！是呀，怎能忘了呢！我找姓冠的去！」他一邊說，一邊吃力的往前走，像帶着腳鍊似的那麼緩慢。

因爲想不起更好的主意，瑞宣只好相信金三爺的辦法。他想，假若錢先生真是血迷了心，而心中只記着到冠家去這一件事，那就不便攔阻。他知道，錢先生若和冠曉荷見了面，一定不能不起些衝突；說不定錢先生也許一頭碰過去，與冠曉荷同歸于盡！他既不便攔阻，又怕出了凶事；所以很快的他決定了，跟着錢先生去。主意拿定，他過去攙住錢詩人。

「躲開！」錢先生不許攙扶。「躲開！拉我幹什麼？我自己會走！到行刑場也是一樣的走！」

瑞宣只好跟在後面。金三爺看了女兒一眼，遲疑了一下，也跟上來。李四大媽把少奶奶攙了回去。

不知要倒下多少次，錢先生才來到三號的門外。金三爺與瑞官緊緊的跟着，唯恐他倒下

來。

三號的門開着呢。院中的電燈雖不很亮，可是把走道照得相當的清楚。錢先生努力試了幾次，還是上不了台階；他的腳腕已腫得不靈活。瑞官本想攙他回去，但是又一想，他覺得錢先生應當進去，給曉荷一點警戒。金三爺大概也這麼想，所以他扶住了親家，一直扶進大門。

冠氏夫婦正陪着兩位客人玩撲克牌。客人是一男一女，看起來很像夫婦，而事實上並非夫婦。男的是個大個子，看樣子很像個在軍閥時代作過師長或旅長的軍人。女的有三十來歲，看樣子像個從良的妓女。他們倆的樣子正好說明了他們的履歷——男的是個小軍閥，女的是暫時與他同居的妓女，他一向住在天津，新近才來到北平，據說頗有所活動，說不定也許能作警察局的特高科科長呢。因此，冠氏夫婦請他來吃飯，而且誠懇的請求他帶來他的女

朋友。飯後，他們玩起牌來。他的牌品極壞。遇到「愛司」，「王」，「后」，他使用他的並不很靈巧的大手，給作上記號。發牌的時候，他隨便的翻看別家的牌，而且扯着臉說「嗎

，你有一點紅桃兒愛司！』把牌發好，他還要翻開餘牌的第一張看個清楚。他的心和手都很笨，並不會暗中鬧鬼兒耍手彩；他的不守牌規只是一種變相的敲錢。等到贏了錢以後，他會腆着臉說：『這些辦法都是跟張守昌督辦學來的！』冠氏夫婦是一對老牌油子，當然不肯吃這個虧。可是，今天他們倆決定認命輸錢，因為對於一個明天也許就走馬上任的特務主任是理當納貢稱臣的。曉荷的確有涵養，越輸，他的態度越自然，說笑越活潑；還不時的向那位女『朋友』飛個媚眼。大赤包的氣派雖大，可是到底是婦人，還有時候沉不住氣，而把一臉的雀斑都氣得一明一暗的。曉荷不時的用脚尖偷偷碰她的腿，使她注意不要得罪了客人。

曉荷的臉正對着屋門。他是第一個看見錢先生的。看見了，他的臉登時有了血色。把牌放下，他要往起立。

『怎麼啦？』大赤包問。沒等他回答，她也看見了進來的人。『幹什麼？』她像叱喝一個叫化子似的問錢先生。她確是以爲進來的是個要飯的。及至看清那是錢先生，她也把牌放在了桌上。

『出牌呀！該你啦，老冠！』軍人的眼角擦到了進來的人，可是心思還完全注意在賭牌

上。

錢先生看着冠曉荷，嘴唇開始輕輕的動，好像是小學生在到老師跟前背書以前先自嚐背過兒那樣。

金三爺緊跟着親家，立在他的身旁。

瑞宣本想不進屋中去，可是撻了一會兒之後，覺得自己太缺乏勇氣。笑了一下，他也輕輕的走進去。

曉荷看見瑞宣，想把手扶起來，搭訕着說句話。但是他的手抬不起來。肯向敵人屈膝的，磕膝一定沒有什麼骨頭，他僵在那裏。

「這是他媽的怎回事呢？」軍人見大家撻起來，發了脾氣。

瑞宣極想鎮定，而心中還有點着急。他盼着錢先生快快的把心中繞住了的主意拿出來，快快的結束了這一場難堪。

錢先生往前湊了一步。自從來到家中，誰也沒認清，他現在可認清了冠曉荷。認清了，他的話像背得嫻熟的一首詩似的，由心中湧了出來。

「冠先生！」他的聲音幾乎恢復了平日的低柔，他的神氣也頗似往常的誠懇溫厚。「你不用害怕，我是詩人，不會動武！我來，是爲看看你，也叫你看看我！我還沒死！日本人很會打人，但是他們打破了我的身體，打斷了我的骨頭，可打不改我的心！我的心永遠是中國人的心！你呢，我請問你，你的心是那一個的呢？請你回答我！」說到這裏，他似乎已經筋疲力盡，身子幌了兩幌。

瑞宣趕緊過去，扶住了老人。

曉何沒有任何動作，只不住的舐嘴唇。錢先生的樣子與言語絲毫沒能打動他的心，他只是怕錢先生撲過來抓住他。

軍人說了話：「冠太太，這是怎回事。」

大赤包聰明自錢先生不是來動武，而且旁邊又有唧噥過她的錢的候補特務處處長助威，她決定拿出點厲害來。「這是成心搗蛋，你們全滾出去！」

金三爺的方頭紅鼻子一齊發出了光，一步，他邁到牌桌前。「誰滾出去？」

曉荷想跑開。金三爺隔着桌子，一探身，老鷹拍驢的揪住他的脖領，手往前一帶，又往

後一放，連晚荷帶椅子一齊翻倒。

『打人嗎？』大赤包立起來，眼睛向軍人求救。

軍人——一個只會爲虎作倀的軍人——急忙立起來，躲在一邊。妓女像個老鼠似的，藏在他的身後。

『好男不跟女鬥！』金三爺要過去抓那個像翻了身的烏龜似的冠晚荷。可是，大赤包以氣派的關係，躲晚了一點，金三爺不耐煩，把手一擦，正擦在她的臉上。以他的扔過石鎖的手，只這麼一擦，已擦活動了她的兩個牙，血馬上從口中流出來。她抱着腮喊起來：『救命啊！救命！』

『出聲——死你！』

她搗着臉，手裏發出聲，躲在一旁。她很想跑出去，喊巡警。可是，她知道現在的巡警並不認真的管事。這時節，連她都彷彿感覺到亡了國也有警扭的地方！

軍人和妓女想跑出去。金三爺怕他們出去調兵，喝了聲：『別動！』軍人很知道服從命令，以立正的姿態站在了屋角。

瑞宣雖不想去勸架，可是怕錢先生再昏過去，所以兩手緊握着老人的胳膊，而對金三爺說：『算了吧！走吧！』

金三爺很利落，又很安穩的，繞過桌子去：『我得管教管教他！放心，我會打人！教他疼，可不會傷了筋骨！』

曉荷這時候手脚亂動的算是把自己由椅子上翻轉過來。看逃無可逃，他只好往桌子下面鑽。金三爺一把握住他的左腳腕，像拉死狗似的把他拉出來。

曉荷知道北平的武士道規矩。他『叫』了；『爸爸！別打！』

金三爺沒了辦法。『叫』了，就不能再打。捏了捏紅鼻子頭，他無可如何的說：『便宜你小子這次！哼！』說完，他挺了挺腰板，蹲下去，把錢先生背了起來；向瑞宣一點頭：『走！』走出屋門，他立住了，向屋中說：『我叫金三，住在蔣養房，什麼時候找我來，清茶恭候！』

招弟害怕，把美麗的小臉用被子蒙起，拳着身躺在床上，一動也不敢動。

桐芳高第在院中看熱鬧呢。

借着院中的燈光，錢先生看見了她們。他認清了高第：「你是個好孩子！」

金三爺問了聲：「什麼」，沒得到回答，於是放開兩隻踢梅花槽的大脚，把親家背回家去。

見「敵人」走淨，冠家夫婦一齊暈好了聲音，使聲音不至傳到西院去，開始咒罵。大赤包漱了漱口，宣佈她非報仇不可，而且想出許多足以使金三爺碎尸萬斷的方策來。曉荷對客人詳細的說明他爲什麼不抵抗，不是胆小，而是好鞋不踩臭狗屎！那位軍人也慷慨激壯的說：他是沒動手，若是動了手的話，十個金三也不是他的對手。妓女沒說什麼，只含笑向他們點頭。

廿一

李四爺對西牛城的中醫，閉眼一想，大概就可以想起半數以上來。他們的住址，和他們的本領，他都知道。對於西醫，他只知幾位的姓名與住址，而一點也不曉得他們都曾治什麼病。碰了兩三家，他才在武定侯胡同找到了一位他所需的外科大夫，這是一位本事不大，而很愛說話的大夫，臉上很瘦，身子細長，動作很慢，像有一口大煙癮似的。問了李四爺幾句話，他開始很慢很慢的，把刀剪和一些小瓶往提箱裏安放。對每件東西，他都遲疑不決的看了再看，放進箱內去又拿出來，而後再放進去。李四爺急得出了汗，用手式和簡短的話屢屢暗示出催促的意思。大夫仍然不慌不忙，一邊收拾東西，一邊慢慢的說：「不忙！那點病，我手到擒來，保管治好！我不完全是西醫，我也會中國的接骨掌筋，中西貫通，我決誤不了事！」這幾句「自我介紹」，教李四爺的心舒服了一點。老人相信自與中國的接骨術。

像是向來沒出診過似的，大夫好容易才把藥箱裝好。他又開始換衣服。李四爺以為半夜

三更的，實在沒有打扮起來的必要，可是不敢明說出來。及至大夫換了裝，老人覺得他的忍耐並沒有白費。他本來以為大夫必定換上一身洋服，或是洋醫官愛穿的一件白袍子。可是，這位先生是換上了很講究的軟綢子夾袍，和緞子鞋。把袖口輕輕的，慢慢的，捲起來，大夫的神氣很像準備出場的說相聲的。李四爺甯願醫生像說相生的，也不喜歡穿洋服的假洋人。

看大夫捲好袖口，李四爺把那個小藥箱提起來。大夫可是還沒有跟着走的意思。他點着了一枝香烟，用力往裏吸，而後把不能不往外吐的一點烟，吝嗇的由鼻孔裏往外放；他不是吐烟，而像是給烟細細的過濾呢。這樣吸了兩口烟，他問：

『我們先講好了診費吧？先小人後君子！』

李四爺混了一輩子，他的辦法永遠是交情第一，金錢在其次。在他所認識的幾位醫生裏，還沒有一位肯和他先講診費的。只要他去請，他們似乎憑他的年紀與客氣，就得任勞任怨，格外的克己。聽了這位像說相聲的醫生這句話，老人覺得有點像受了污辱。同時，為時間的關係，他又不肯把藥箱放下，而另去請別人。他只好問：『你要多少錢呢？』這句話說得

很不好聽，彷彿是意在言外的說；「你不講交情，我也不犯上再客氣！」

醫生又深深的吸了口烟，才說：「出診二十元，藥費另算。」

「藥費也說定了好不好？歸了包堆，今天這一趟你一共要多少錢？」李四爺曉得八元的出診費已經是很高的，他不能既出二十元的診金，再被醫生敲一筆藥費。沒等大夫張口，他把藥箱放下了。「乾脆這麼說吧，一共攬總，二十五元。去就去，不去拉倒！」二十五元是相當大的數目，他去年買的那件小皮襖連皮帶帶面子，才一共用了十九塊錢。現在，他不便因為噎噎價錢而再多耽誤工夫，治病要緊。好在，他心中盤算，高第的那點錢和桐芳的小金戒指還在他手裏，這筆醫藥費總不至於落空。

「少點！少點！」醫生的瘦臉上有一種沒有表情的表情，像石頭那麼堅硬，無情，與因定。「藥費呀！上海的仗打不完，藥來不了！」

四爺的疲乏與着急使他控制不住了自己的脾氣：「好吧，不去就算啦！」他要往外走。

「等一等！」大夫的臉上有了點活動氣兒。「我走這一趟吧，賠錢的買賣！一共二十五

元。外加車費五元！」

四爺嘆了口無可如何的氣又把藥箱提起來。

夜間，沒有什麼人敢出來。胡同裏找不到部洋車。到胡同口上，四爺喊了聲：「車！」大夫，雖然像有口大烟癮，走路倒相當的快。「不用喊車，這幾步路我還能對付！這年月，真叫無法！我要車錢，而不坐車，好多收幾個錢！」

李四爺只勉強的哼了兩聲。他覺得這個像說相生的醫生是個不折不扣的騙子手！他心中很後悔自己沒堅持教錢先生服點白藥，或是請位中醫，而來找這麼個不三不四的假洋大夫。他甚至於決定：假若這位大夫光會敲錢，而不認真去調治病人，他會毫不留情的給他幾個有力的嘴巴的。

可是，大夫慢慢的和氣起來：「我告訴你，假若他們老佔據着這座城：慢慢的那些短腿的醫生會成羣的往咱們這裏灌，我就非餓死不可！他們有一切的方便。咱們什麼也沒有啊！」

李老者雖是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心中却有個極寬廣的世界。他不但關切着人世間的羈

利，也時時的往那死後所應去的地方望一眼。他的世界不只是他所認識的北平城，而是也包括着天上與地下。他總以為戰爭，災患，不過都是一時的事；那永遠不改的事却是無論在什麼時候，人們都該行好作善，好使自己縱然受盡人間的苦處，可是死後曾不致於受罪。因此，他不大怕那些外來的危患。反之，世上的苦難越大，他反倒越活躍，越肯去幫別人的忙。他是要以在苦難中所盡的心力，去換取死後與來生的幸福。他自己並說不上來他的信仰是從哪裏來的，他既不信佛，不信玉皇大帝，不信孔聖人，他也又信佛，信玉皇與孔聖人。他的信仰中有許多迷信，而迷信並沒能使他只憑燒高香拜神像去取得好的報酬，他是用鑿聚善行去表現他的心，而他的心是——他自己並不能說得這麼清楚——在人與神之間發生作用的一個機關。自從日本人進了北平城，不錯，他的確感到了悶氣與不安。可是他的眼彷彿會從目前的危難躍過去，而看着那更遠的更大的更有意義的地位。他以為日本鬼子的猖狂只是暫時的，他不認只管暫時的患難而忽略了那久遠的事體。現在，聽到了大夫的話，他想起錢先生的家敗人亡。在平日，他看大夫與錢先生都比他高着許多，假若他真是有彩羽的鸚鵡，他自己不過是屋簷下的麻雀。他沒有想到日本人的侵襲會使那些鸚鵡馬上變成丟棄在垃圾堆上的

腐鼠。他不再討厭在他旁邊走着的瘦醫生了。他覺得連自己也許不定在哪一天就被日本人砍去頭顱！

月亮上來了。星漸漸的稀少，天空闕起來。和微風勻到一起的光，像冰涼的刀刃兒似的，把寬靜的大街切成兩半，一半兒黑，一半兒亮。那黑的一半，使人感到陰森，亮的一半使人感到淒涼。李四爺，很想繼續聽着大夫的話，可是身上覺得分外的疲倦。他打了個很長的哈欠，涼風兒與涼的月光好像一齊進入他的口中；涼的，疲倦的，淚，順着鼻子往下滾。揉了揉鼻，他稍微精神了一點。他看見了護國寺街口立着的兩個敵兵。他輕顫了一下，全身都起了極細碎的小白鷄皮疙瘩。

大夫停止了說話，眼看着那一對只有鋼盔與刺刀發着點光的敵兵，他的身子緊貼着李四爺，像求老人保護他似的，快也不是，慢也不是的往前走。李四爺也失去了態度的自然，腳落在有月光的地上倒彷彿是落在空中；他的腳，在平日，是最穩當的，現在他覺得飄搖不定。他極不放心手中的藥箱萬一敵兵要起疑呢？他恨那隻可以被誤認爲子彈箱的東西，也恨那兩個兵！

敵兵並沒干涉他們。可是他們倆的脊骨上感到寒涼。有敵兵站着的地方，不管他們在發感還是含笑，總是地獄！他們倆的腳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上走，可是像小賊似的不敢把腳放平。極覺，極狼狽的，他們走到了小羊圈的口兒上。像老鼠找到了洞口似的，他們覺到了安全，鑽了進去。

錢先生已被大家給安放在床上。他不能仰臥，而金三爺又不忍看他臉朝下爬着。研究了半天，瑞宣決定教老人橫臥着，他自己用雙手撐着老人的膝子與大腿根。怕碰了老人的傷口，他把自己的袂袍輕輕的搭上。老人似乎是昏昏的睡過去，但是每隔二三分鐘，他的嘴與腮就猛的抽動一下，腿用力的往下一登；有時候，隨着口與腿的抽動，他輕喊一聲——像突然被馬蜂或蚊子螫了似的。扶着，看着，老人，瑞宣的夾肢窩裏流出了涼汗。他心中的那個幾乎近於抽象的「亡國慘」，變成了最具體的，最鮮明的事實。一個有學識有道德的詩人，在亡國之際，便變成了橫遭刑戮的野狗！他想流淚，可是恨憤橫在他的心中，使他的淚變成一些小的火苗，燒着他的眼與喉。他不住的乾嗽。

李四媽把錢少奶奶攙到西屋去，教他睡下。四大媽還不覺得餓，而只想喝水。喝了兩三

大口開水，她坐在床邊，一邊擰着腦門上的汗，一邊和自己嘀咕：「好好的一家人喲！怎麼會鬧成這個樣子呢。」她的大近視眼被汗澆得更迷糊了，整個的世界似乎都變成一些模糊不清的黑影。

金三爺在門口兒買了幾個又乾又硬的硬麵饅饅，嚼兩口饅饅，喝一點開水。他時時的湊過來，看親家一眼。看親家似睡似死的躺着，他的硬麵饅饅便塞在食管中，噎得直打嘔兒。躲開，灌一口開水，他的氣又順過來。他想回家去休息，可是又不忍得走。他既然惹了冠曉荷，他就須挺起腰板等着下同分解。他不能縮頭縮腦的躲開。無論怎麼說，剛才在冠家的那一幕總是光榮的；那麼，他就不能跳出是非場去，教人家笑他有始無終！把饅饅吃到一個段落，他點上了長烟袋，挺着腰板吸着烟。他覺得自己很像秉燭待旦的關老爺！

醫生來到，金三爺急扯白臉的救李四爺回家：「四爺！你一定得回家歇歇去！這裏全有我呢！走！你要不走，我是狗日的！」

四爺見金三爺起了關門子誓，不便再說什麼，低聲的把診費多少告訴了瑞宣，把那個戒指與那點錢也遞過去。「好啦，我回家吃點東西去，哪時有事只管喊我一聲。金三爺，祁大

少爺，你們多辛苦吧！」他走了出去。

醫生輕輕擲了破鞋上的塵土，用手擦了擦臉，又捲了捲袖口，才坐在了金三爺的對面。他的眼神向金三爺要茶水，臉上表示出他須先說些閒話兒，而不忙着去診治病人。假若他的行頭像說相生的，他的習慣是地道北平人的——在任何時間都要擺出閒暇自在的樣子來，在任何急迫中先要說道些閒話兒。

金三爺，特別是在戰勝了冠曉荷以後，不想扯什麼閒話兒，而願直截了當的作此事。

「病人在那屋裏呢！」他用大鑲袋指了指。

「嘔！」大夫的不高興與驚異攪混在一塊兒。這麼出了聲兒，怕金三爺領略不出來其中的滋味，他又「嘔」了一聲，比第一聲要沉重一些。

「病人在那屋裏呢！快着點，我告訴你！」金三爺立了起來，方頭的紅鼻子向大夫發着威。

大夫覺得紅鼻子與敵兵的刺刀有相等的可怕，沒敢再說什麼，像條小魚似的溜開。看見了瑞宣，他彷彿立刻感到「這是個好交代的人」。他又捲了捲袖口，眼睛躲着病人，而去

桃逗瑞宜。

瑞宜心中也急，但是老實的狗見了賊也不會高聲的叫，他還是婆婆媽媽的說：「醫生，請來看看吧！病得很重！」

「病重，並不見得難治。只要斷症斷得準，下藥下得對！斷症最難！」大夫的眼始終沒看病人，而很有力量的看着瑞宜，「你就說，那麼大名氣的尼古拉，出診二百元，汽車接送，對斷症都並沒有把握！我自己不敢說高明，對斷症還相當的，相當的，準確！」

「這位老先生是被日本人打傷的，先生！」瑞宜想提出日本人來，激起大夫一點義憤，好快快的給調治。

可是，瑞宜只恰好把大夫的話引到另一條路上來：「是的！假若日本醫生隨着勝利都到咱們這兒來掛牌，我就非挨餓不可！我到過日本，他們醫藥都相當的發達！這太可慮了！」

金三爺在外屋裏發了言：「你麼什麼豆腐呢？不快快的治病！」

瑞宜覺得很難以為情，只好滿臉陪笑的說：「他是真着急！大夫，請過來看看吧！」

大夫向外面瞪了一眼，無可如何的把錢先生身上蓋着的被袍拉開，像看一件絲毫無意購

買的東西去的，隨便的看了看。

「怎樣？」瑞宜急切的問。

「沒什麼！先上點白藥吧！」大夫轉身去找藥箱。

「什麼？」瑞宜驚訝的問：「白藥？」

大夫找到了藥，箱打開，拿出一小瓶白藥來。「我要是給他個外國名子，告訴你他是理耳的特效藥，你心裏大概就舒服了！我可是不欺人！該用西藥，我用西藥；該用中藥，就用中醫？我是要溝通中西醫術，自成一家！」

「不用聽聽心臟嗎？」瑞宜看不能叫打倒白藥，只好希望大夫施展些高于白藥的本事。

「用不着！咱們有消炎的好藥，吃幾片就行了！」大夫又在小箱裏找，找出幾片白的「布朗陶西耳」來。

瑞宜曉得那些小白片的用處與用法。他很後悔，早知道大夫的辦法是這麼簡單，他自己就會治這個病，何必白花卅元錢呢！他又發了問，還希望大夫到底是大夫，必定有些他所不知道的招數：「老人有點神經錯亂，是不是——」

「沒關係！身上疼，就必影響到神經；吃了我的藥，身上不疼了，心裏也自然會平靜起來。要是你真不放心的話，給他買點七厘散，或三黃寶蠟，都極有效。我不騙人，能用有效的中國藥，就不必多教洋藥房賺去咱們的錢！」

瑞宣沒了辦法。他很想自己去另請一位高明的醫生來，可是看了看窗外的月影，他只好承認了白藥與布朗陶西耳。「是不是先給傷口消一息毒呢？」

大夫笑了一下。「你彷彿倒比我還內行！上白藥用不着消毒！中國藥，中國辦法；西洋藥，西洋辦法！我知道怎樣選擇我的藥，也知道各有各的用法！好啦！」他把藥箱蓋上，彷彿一切已經辦妥，只等拿錢了。

瑞宣決定不能給大夫卅塊錢。錢還是小事，他不能任着大夫的意這樣壓弄錢詩人。說真的，假若他的祖父或父親有了病，他必定會盡他該盡的責任；可是，盡責任總多少含有一點勉強。對錢詩人，他是自動的，真誠的，願意到朋友所能盡的心力。錢先生是他所最佩服的人；同時，錢先生又是被日本人打傷的。對錢先生個人，和對日本人的憎恨，他以為他都應

該負起使老人馬上能恢復健康的責任——沒有一點勉強！

他的眼睛得很大，而黑眼珠凝成很小的兩個深黑的點子，很不客氣的對大夫說：「完啦？」

「完啦！」大夫板着瘦臉說。「小病，小病；上上藥，服了藥，準保見好！我明天不來，後天來；大概我一共來看四五次就可以毫無問題了！」

「你用不着再來！」瑞宣真動了氣。「有你這樣的大夫，不亡國才怪！」

「扯那個幹什麼呢？」大夫的瘦臉板得很緊，可是並沒有帶着怒。「該怎麼治，我怎麼治，不能亂來！亡國？等着看吧，日本大夫們一來到，我就非挨餓不可！說老實話，我今天能多賺一個銅板，是一個銅板！」

瑞宣的臉已氣白，但是不願再多和大夫費話，掏出五塊錢來，放在了藥箱上：「好，你請吧！」

大夫見了錢，瘦臉上忽然一亮。及至看明白只是五塊錢，他的臉忽然黑起來，像疾閃後的黑雲似的。「這是怎回事？」

金三爺在外間屋坐着打盹，大夫的聲音把他驚醒。巴啣了兩下嘴，他立起來。「怎麼

啦？」

「憑這一小瓶，和這幾小片，他要卅塊錢！」瑞宣向來沒作過這樣的事。這點事若放在平日，他一定會嘆口氣，認吃虧，決不能這樣的因不吃虧而顯出自己的小氣，褊狹。

金三爺往前湊了湊，紅鼻子有聲有色的出着熱氣。一把，他將藥箱拿起來。

大夫慌了。他以爲金三爺要把藥箱摔碎呢。「那可摔不得！」

金三爺處置這點事是很有把握的。一手提着藥箱，一手捏住大夫的脖子：「走！」這樣，他一直把大夫送到門外。把小箱放在門坎外，他說了聲：「快點走！這次我便宜了你！」

大夫，拿着五塊錢，舉起藥箱，向着大槐樹長嘆了口氣。

瑞宣，雖然不信任那個大夫，可是知道布朗陶西耳與白藥的功效。很容易的，他掰開錢先生的嘴（因爲已經沒有了門牙），灌下去一片藥。很細心的，他把老人的背輕輕的用清水擦洗了一遍，而後把白藥敷上。錢先生始終一動也沒動，彷彿是昏迷過去了。

這時候，小崔領着陳野求走進來。野求，臉上掛着許多細碎的汗珠，進了屋門，幌了好幾幌，像要暈倒的樣子。小崔扶住了他。他吐出兩口清水，臉上出了更多的汗，才緩過一口

氣。手扶着腦門，又立了半天，他才很勉強的說出話來。「金三爺！我先看看姐夫去！他的臉色是那麽綠，語氣是那麽低卑，兩眼是那麽可憐的亂轉，連金三爺也不便說什麼了。金三爺給了小崔個命令：『你回家睡覺去吧！有什麼事，咱們明天再說！』」

小崔已經很疲倦，可是捨不得走開。他恭敬的，低聲的問：「錢老先生怎樣了？」在平日，全胡同裏與他最少發生關係的人恐怕就是錢先生，錢先生連衙門都懶得出，就更沒有照顧小崔的車子的機會了。可是小崔現在極敬重錢先生，不是因為平日的交情，而是爲錢先生的敢和日本人拚命！

「睡着了！」金三爺說：「你走吧！明天見！」

小崔還要說些什麼，表示他對錢老人的敬重與關切，可是他的言語不夠用，只好把手心的汗都擽在褲子上，低着頭走出去。

看到了姐夫，也就想起親姐姐，野求的淚像開了關似的整串的往下流。他沒有哭出聲來。疲乏，憂鬱，痛心，和營養不良，使他癱倒在床前。

金三爺雖然很看不起野求，可是見他癱倒，心中不由的軟起來。「起來！起來！哭辦不

了事！城外頭還放着一口子呢！」他的話還很硬，可是並沒有爲難野求的意思。

野求有點怕金三爺，馬上楞楞磕磕的立起來。淚還在流，可是臉上沒有了任何痛苦的表情，俄雷閃已停，雖然還落着雨，而天上恢復了安靜的樣子。

「來吧！」金三爺住外屋裏叫野求和瑞宣。「你們都來！商量商量，我好睡會兒覺！」自從日本兵進了北平城，除了生意冷淡了些，金三爺並沒覺得有什麼該關心的地方。他的北平，只是一個好大的瓦片廠。當他立在高處的時候，他似乎看不見西山和北山，也看不見那黃瓦與綠瓦的宮殿，而只看見那灰色的，一臨一隴的，屋頂上的瓦。那便是他的田，他的貨物。有他在中間，賣房子的與買房子的便會把房契換了手，而他得到成三破二的報酬。日本人進了城，並沒用轟炸南苑與西苑的飛機把北平城內的「瓦片」也都炸平；那麼，有房子就必有買有賣，也就有了金三爺的「莊稼」。所以，他始終覺得北平的被日本人佔據與他並沒多大的關係。

及至他看到了女婿與親家太太的死亡，和親家的遍體鱗傷，他才覺出來日本人的攻城奪地並不是與他毫無關係——他的女兒守了寡，他最好的朋友，受了重傷！趕到他和冠曉荷發

生了衝突，他開始覺得不但北平的淪陷與他有關係，而且使他直接的捲入旋渦。他說不清其中的始末原由，而只覺得北平並不僅僅是一大片磚瓦，而是與他有一種特別的關係。這種關係只能用具體的事實來說明，而具體的事實就在他的心上與眼前——北平屬了日本人，他的至親好友就會死亡；他們的死亡不僅損失了他的金錢，而且使他看到更大的危險，大家都可以無緣無故死去的危險。在平日，他幾乎不知道什麼是國家；現在，他微微的看見了一點國家的影子。這個影子使他的心擴大了一點，寬大了一些。他還想不出他是否該去，和怎樣去，抵抗日本人；可是，他彷彿須去作一點事，只爲自己賺錢的事，心理才過得去。

陳野求的可憐的樣子，和瑞宣的熱誠的服侍錢老人，都使他動了一點心。他本來看不起他們；現在，他想和他們商議錢家的事，像好朋友似的坐在一塊兒商議。

瑞宣本來就沒心去計較金三爺曾經冷淡過他；在看見金三爺怎樣收拾了冠曉荷以後，他覺得這個老人是也還值得欽佩的。在危患中，他看出來，只有行動能夠自救與救人。說不定，金三爺的一伸拳頭，就許把冠曉荷吓了回去，而改邪歸正。假使全北平的人都敢伸拳頭呢？也許北平就不會這麼像死狗似的，一聲不出的受敵人的踢打吧？他認識了拳頭的偉大與光

榮。不管金三爺有沒有知識，有沒有愛國的心，反正那對笨頭使金三爺的頭上發出聖潔的光。他自己呢，只有一對手，而沒有拳頭。他有知識，認識英文，而且很愛國，可是在城亡了的時候，他像藏在洞裏的一條老鼠！他的自慚使他欽佩了金三爺。

「都坐下！」金三爺下了命令。他已經十分疲乏，白眼珠上橫着幾條細的血道兒，可是他還強打精神要把事情全盤的討論一過兒——他覺得自己非常的重要，有主意，有辦法，因為他戰勝了冠曉荷。又點上了煙，巴啣了兩口，話和烟一齊放出來：「第一件，」他把左手的手指屈起來，「明天怎麼埋親家太太。」

野求顧不得擦拭臉上的淚；眼珠兒定住，淚道兒在鼻子兩旁掛着，他對金三爺的紅鼻子發愣。聽到三爺的話，他低下頭去；即使三爺沒有看他，他也覺到有一對眼睛釘在了他的頭上。

瑞宣也沒話可說。

他們彷彿是用沉默哀懇着金三爺再發發善心。

金三爺咧了咧嘴，無可如何的一笑。「我看哪，事情還求李四爺給辦，錢，」他的眼裏

的釘在野求的頭上。

野求的頭低得更深了些，下巴幾乎碰到鎖子骨上面。

「錢，唉！還得我出吧？」

野求大口的嚥着吐沫，有點響聲。

「誰教三爺你……」瑞宣停頓住，覺得在國破家亡的時候，普通的彼此敷衍的話是不應當多說的。

「第二件，埋了親家太太以後，又該怎麼辦？我可以把姑娘接回家去，可是那麼一來，誰照應着親家呢？要是叫她在這兒伺候着公公，誰養活着他們呢？」

野求抬了抬頭，想建議他的全家搬來，可是緊跟着便又低下頭去，不敢把心意說出來；他曉得自己的經濟能力是担負不起兩個人一日三餐的；況且姐夫的調養還特別要多花錢呢！

瑞宣心中很亂。假若事情發生在平日，他想他一定會有辦法。可是事情既發生在現時，即使他有妥當的辦法，誰能保險整個的北平不在明天變了樣子呢？誰敢保證明天錢先生不再被捕呢？誰知道冠曉荷要怎樣報復呢？誰敢說金三爺，甚至連他自己，不遇到凶險呢？在屠

戶刀下的豬羊還詭提出自己的辦法嗎？

他乾噁了好幾下，才說出話來。他知道自己的話是最幼稚，最沒力量，可是不說不說。即使是個半死的人，說一句話總還是以表示他有點活氣兒。「三伯伯！我看少奶奶得在這兒伺候着錢伯伯。我，和我的內人，會幫她的忙。至於他們公媳二人的生活費用，只好由咱們大家湊一湊了。我這些話都不是長遠的辦法，而只是得過且過，混過今天再說明天。誰敢說，明天咱們自己不被日本人拿去呢！」

野求長嘆了一口氣。

金三爺把大手放在光頭上，用力的擦了幾下子。他要發怒，他以爲憑自己的武功和胆氣，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絕對不會受欺侮的。

這時候，裏屋裏錢先生忽然「啊」了一聲，像一隻母雞在深夜裏，冷不防的被黃狼咬住，那麼尖銳，苦痛，與絕望。野求的臉，好容易稍微轉過一點顏色來，聽到這一聲，馬上又變成慘綠的。瑞宣像被針刺了似的猛的站起來。金三爺頭上僅有的幾根頭髮全忽的豎起，他忘了自己的武功與胆氣，而覺得像有一把尖刀刺入他的心。

三個人前後腳跑進裏屋。錢老人由橫躺改爲臉朝下的爬伏，兩臂左右的伸開，雙手用力的抓着床單子，指甲差不多榻進了布中。他似乎還睡着呢，可是口中出着點被床單阻住的不甚清楚的聲音，瑞宣細聽才聽明白：「打！打！我沒有說！沒有！打吧！」

野求的身上顫抖起來。

金三爺把頭轉向了外，不忍再看。咬了咬牙，他低聲的說：「好吧，祁大爺，先把親家治好了，再說別的吧！」

後 記

本書寫成於重慶，即交良友公司發行，但該公司以種種關係到勝利後半年才在上海印成出書，而初版售罄後，也未見再版。現在良友公司的營業尙未恢復，我已向他們將過去所有交該公司出版之「趕集」「離婚」及本書版權按約一律收回，而本書紙型也由我備價贖回，改交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本書在良友出版時原名「四世同堂」，其實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現在第二部「偷生」也已交晨光同時出版，所以這第一部改名為「惶惑」，連同將來出版的第三部「飢荒」，全書總名還是稱爲「四世同堂」。

老 舍

三十五年十月一日紐約



晨光出版公司印行